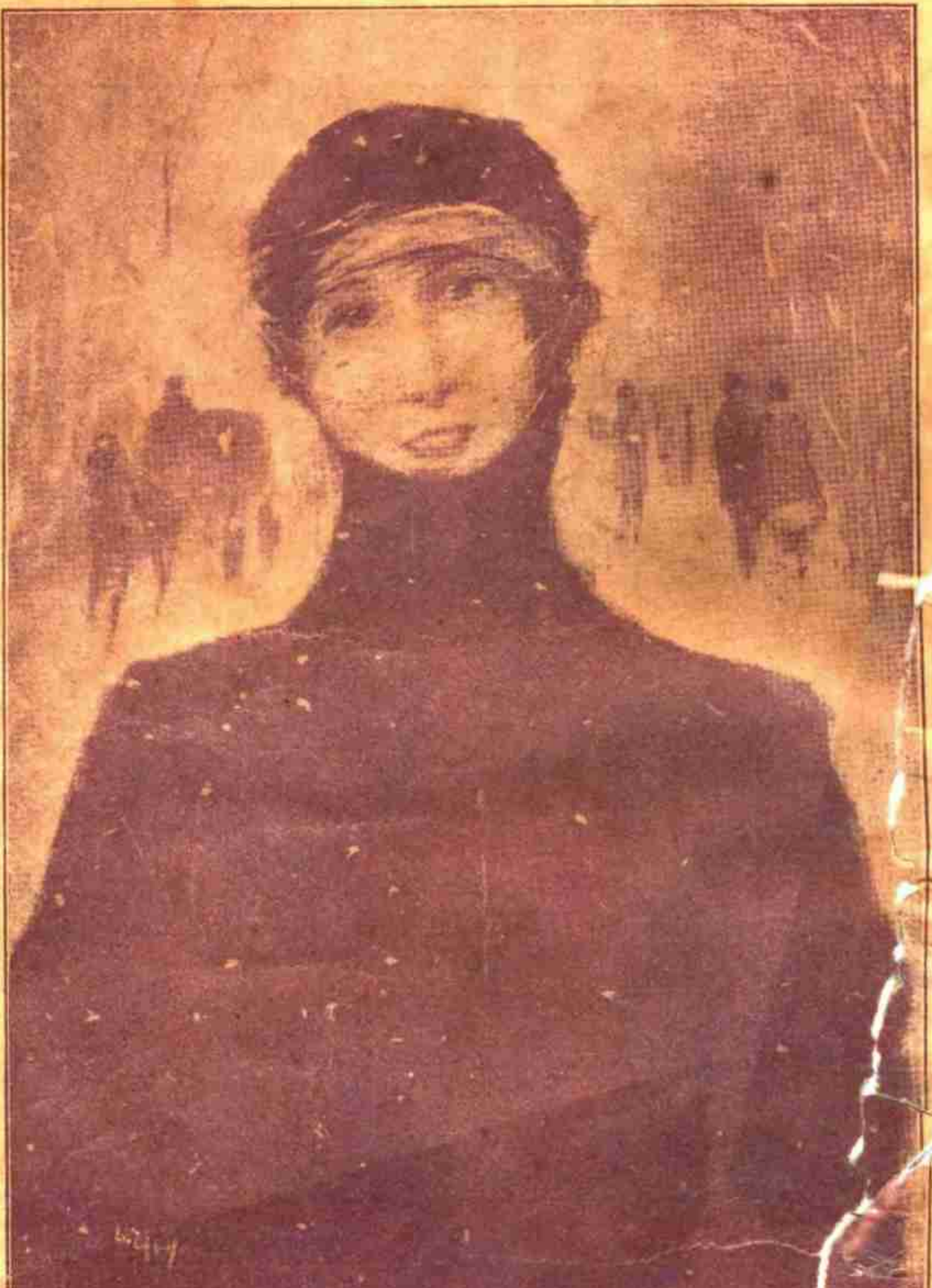
SHANGHAI COLLEGE
LIBRARY
上海滬江大學圖書館



"飛雪" Lesser-Ury 作

SHANGHAI COLLEGE
LIBRARY
上海滬江大學圖書館



"夏日"　　Arnold Böcklin 作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二十號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雜評……(一)

◆一個迂緩的建議……堅瓠　◆遠東共和國合併的影響……化魯

◆混沌的歐洲時局……化魯

文化與幸福……張聞天(五)

意大利政潮之解剖……尙一(一九)

大乘起信論考證(續)……梁啟超(三四)

日本民族性底研究(完)……謝晉青(五〇)

人類多源說……周建人(六〇)

世界新潮

—英國新內閣成立及各黨選擧運動之情勢……T(六七)

—國際常設法庭之第一次開庭……W(七一)

—法蘭西之財政狀況……W(七三)

—意國政界之大變革……T(七四)

—賴鐵諾之經濟政策……L(七六)

最近歐美文學一瞥

□最近之英文學……化魯（七九）
□美國革命文學與貴族精神的崩壞……幼雄（八一）
□俄國文學與革命……化魯（八四）
□革命德意志之詩人及劇作家……鍰鐽（八六）
□法國反軍國主義的文學……幼雄（八七）

留法勤工儉學生與中國實業之前途（法國通信）……亞鳴（八九）

脫離 創作小說……俍工（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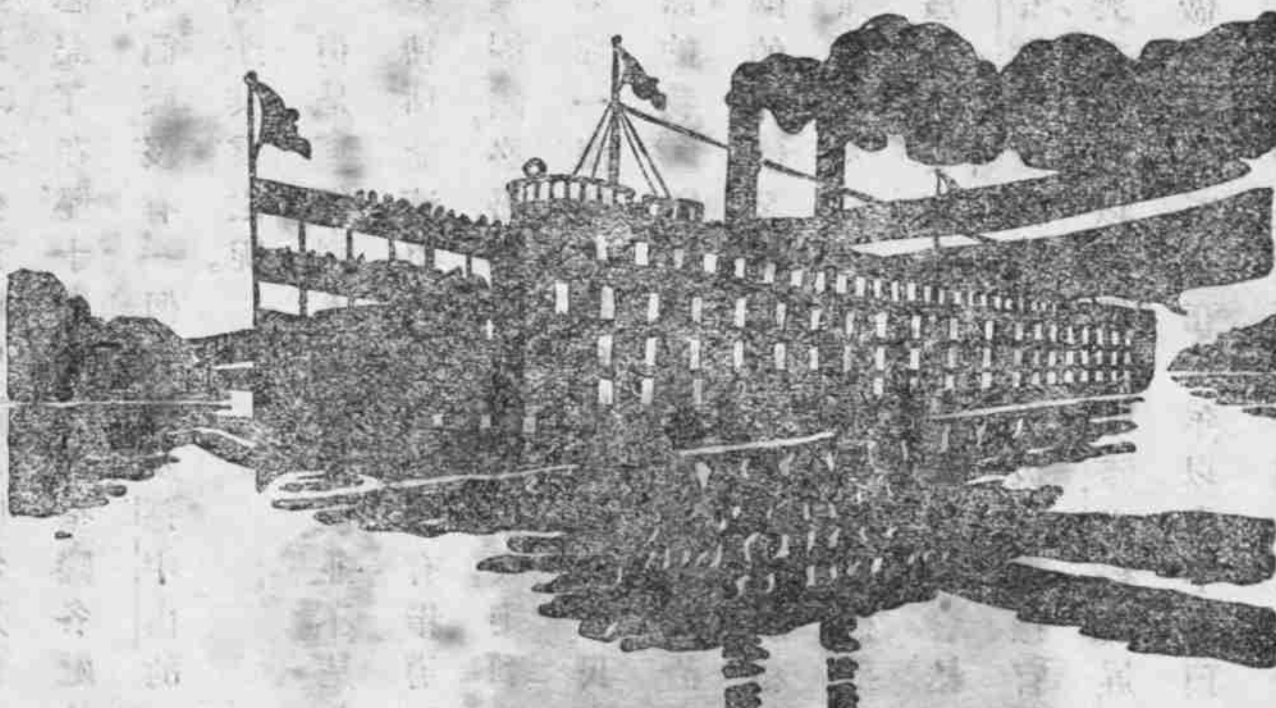
一夜 俄國迦爾洵著……韞玉（九七）

特載……（一一九）
◇巴黎和會中山東之戰……何作霖

時事日誌……（一二三）

插圖

『飛雪』（名畫）
『夏日』（名畫）



東方雜誌
第十九卷第二十號
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雜評

一個迂緩的建議

王內閣的失敗是不足深惜的，因為他們本沒有得到人民的後援；他們雖被武人勢力所推翻，但他們自己的力量，也不是出於大多數的民衆，而出於另一派的武人。

不但偏於妥協性質的王內閣如此，就是抱急進主義的革命黨，亦何嘗與人民有親切的關係。他們的大本營，還不是幾個祕密結社式的黨員？他們的政治手段，還不是連絡一派的武人去打倒另一派的武人？因為他們自己忘卻了人民，所以人民也像記不得他們似的。嚮導週報上的國燾先生說：『孫中山和跟着他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的確於中國改造上面盡了許多力量，由他們幾十年的努力的

結果，才有今天的中華民國；但是民衆完全把他們忘記了，在雙十節那一天，全國各處的慶祝大會中間，簡直沒有一個人提及孫中山的功績。』這正是慨乎其言之呢。

但是要得到人民的後援，並不是靠着短時間的宣傳所能濟事的。我們必得有指導輿論的團體；這個團體，必得要時時爲人民直接利益之戰鬬者。譬如那一派的人得政權，這是與人民沒有多大的關係的，我們所應該注意的，是使政治當局不敢借賣國的外債。又如憲法上的單一制和聯邦制，也似乎無關於人民的切身利害的；我們所應該力爭的，是廢止治安警察法，使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而且中國的政治結社，幾乎被一班獵官的政客把信用喪盡了；所以我們的團體，必得要屏除這種政客；凡做團員的，至少在十年以內不參預實際政治。照這樣做去斷沒有不會得到民衆的同情的；既然得到民衆的同情，也斷沒有不能用他的力量來建設善良的政治的。

妥協的機會主義和武裝的革命主義，這兩條路似乎都走不通了。我這個迂緩的建議，也許可以備一種參考罷。（堅瓠）

遠東共和國合併的影響

爲紅色俄羅斯與遠東列國間的緩衝的赤塔遠東共和國已經消滅了。赤塔政府歸併到莫斯科政府的統治底下了。赤塔政府在名義上雖爲緩衝共和國，但是實際政權卻仍在地方共產黨手中，自立國以來，和莫斯科政府關係並未斷絕。所以現在宣布合併乃是意計中事。大概東部西伯利亞也和烏克蘭一般，將來要變爲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之一。

遠東共和國的消滅有怎樣的意義呢？在我們看

來，第一，是鮑爾希維派統一歐亞俄羅斯的最後的成功。勞農政府經過五年的奮鬭，把歐俄的反革命派全行壓服，造成統一的局面；只有西伯利亞因為白黨憑藉外國勢力，所以一時不能克服。自從上月海參崴白黨政府推翻後，紅軍勢力已擴展到太平洋岸上，恢復舊時俄羅斯帝國的亞洲領土。據可靠的俄國消息，近來歐俄內部社會經濟狀況已恢復戰前原狀，政治也逐漸安定，鮑爾希維派的革命事業至此可謂達於全盛。其次就是日本干涉政策的失敗，遠東共和國是本日政府的意志而建立的，成立以來，日政府屢次用了公開的和祕密的手段，想把赤塔政府放在自己勢力範圍之下，但因為違反當地人民意志，所以終未成功。在最近的將來，日政府對俄外交政策太概定有變更，日俄和會或者會有三次賡續之望，因為除卻這樣幹，日政府也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勞農政府的直轄地已擴充到滿洲蒙古新疆的邊界，我們所畏懼的「過激派俄國」已成了我們的緊鄰。可憐我國的當局還睡在鼓裏。今後勞農俄國與我國間接觸日多，我國與勞農俄國的關係恐怕比無論那一國都要密切，可憐我國當局既沒有確定的對俄政策，也沒有自主的談判能力！（化魯）

混沌的歐洲時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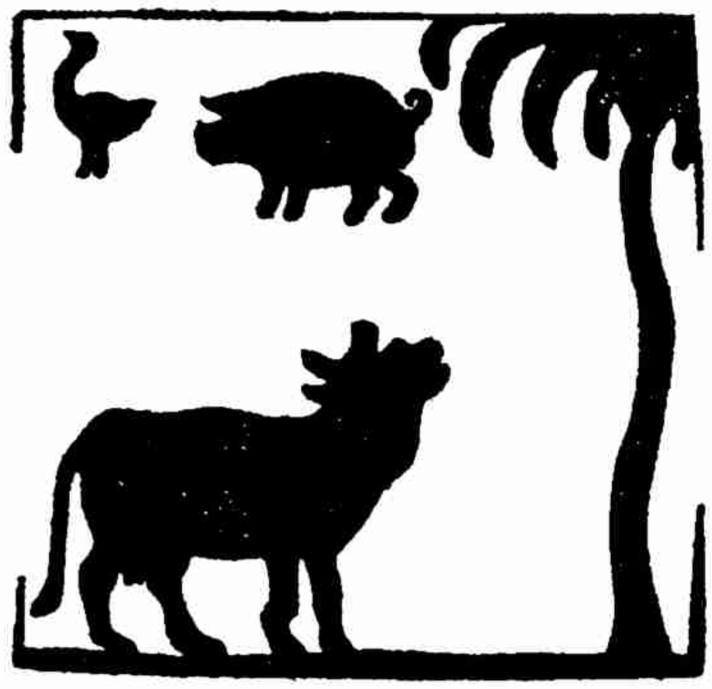
在最近的一月來，英意兩國的內閣同時改組。英國前相喬治和意國前首相法克太是晚近歐洲政治界的兩大柱石，現在卻連翩下野，這不能不算是最近國際政局上所起的重大變化了。

意大利在戰後的四年中，政局極不穩定，法克太氏的下野，原是意計中事。至於路德喬治是被稱為歐洲的不倒翁的，戰後無論何國政府均經一再改造，只有英國的戰時內閣還能繼續支持其生命，這

全是因爲喬治用溫和政策，一面結託保守派，一面敷衍急進分子的功效。但是不倒翁終於倒了，金剛不壞身也終不免於崩壞了，這實在是溫和政策不能解決危局的明證。

喬治內閣傾覆的近因，是由近東政策的失敗。意大利內閣的改組，雖然由於國內的黨爭，但新內閣能否穩固，卻全恃政府對於近東問題的策略如何。洛桑會議在最近期內，便要開始了。在這會議裏近東問題能否因列強的妥協而獲得正當的解決，雖未可知，但是從英意兩國新首相所宣布的外交政策看來，卻都是主張堅持近東的利益的。意國是祖土的，而英國卻是祖希臘的。兩個新內閣能否穩固，卻全要看洛桑會議的結果如何。

再從內政的意義看來，兩國內閣的改組，都是向反動的路上走去的。意大利社會黨內閣下台之後，卻來了極右側的棒喝團內閣，英國自從溫和派的喬治內閣失敗後，便造成保守黨內閣，這都是表示着政局正向原來的道路上走去。但是反動勢力的勝利能造成安定的時局不能呢？這卻是個疑問了。只看英國總選舉的結果，工黨席數大增，國會中工黨成爲強有力的反對黨。在意大利社會黨雖然一時拋棄政柄，他們的實力，可還沒消失。總之目前代表資產階級的右派和代表無產階級的左派已造成短兵相接的局面，不是妥協政策，溫和政策所能敷衍了事。反動派的暫時勝利不過使歐洲時局益陷於混沌狀態罷了。（化魯）



文化與幸福

張聞天

> 米勒萊爾博士(Dr. F. MüllerLyer)為德國著名之社會學者，著作甚富。彼之 Phasen der Kultur 已有英譯。其條理之清晰，有德人之特長，其着重事實，不尚空論，則有英人之妙處，今特將此書之末一節結論譯出，作為介紹。
>
> 此書英譯本名社會發達史(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為倫敦經濟學院叢書之一。余如有暇，當全譯之。

普通人都以為文化是種種成功與進步之堆積，所以就以為經過文化的歷程的人是在不斷地進於長進與完全的。但是事實却不是這樣。他雖給了人類的社會以權力，以財富，但是同時他給了每一個人以很大的重負。所謂義務，所謂道德與種種繁文縟禮把每一個人壓迫得那樣不能自由活動，以至於覺得從前野蠻時代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反而要好的多。這是很明白的，退步與喪失是與進步在同方向進行着的，一方面有進步，一方面是必有喪失與退步的。

退一步講，就是我們以為文化是一種『進步的

運動』但是眞正的『進步』的界限究竟是什麼？文化所成功的到底是什麼？喪失的又是什麼？這都是很大的疑問。

* * * *

因爲一切人類努力的目標是幸福，所以我們一說起文化的進步這句話，覺得這就是人們因此更能得到幸福的意思。除此，文化的進步這句話就沒有意識！

但是所謂『幸福』又是什麼呢？到底那樣就謂之幸福呢？據我們所曉得的每一個人對於所謂『幸福』這個字有極不相同的見解。如最膚淺而又最普通的見解，覺得幸福就是怠惰的無目的的生活，在那裏山谷裏流着牛奶與蜜糖，在那裏紅燒鷄子會飛到嘴裏；總之在那裏每一種願望都是毫不要費甚麽心血與甚麽氣力而滿足的。這種進天堂的好夢在心理學上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爲在每一個人的眼睛前浮動着的目標就是用最少的力量得到最多而又最好的東西。誰願意費了許多氣力，得到一點點東西呢！

但是這種慾望的滿足，決不是人類之福，却是人類之禍。因爲這種天堂會把人類底一切熱望與願望，一切職守與自意的活動，完全奪掉，可以把他底生活變成痛苦與憂愁，可以把世界變成沙漠，在那裏一切的人都包含在不可忍耐的無力與疲乏之中間，而不得快樂。於是跳出這種世界，將爲他底惟一的願望，同昔日要走進這種世界爲他底惟一的願望一樣。

因爲幸福底感覺，決不在於怠惰的平靜與不活動的安逸，却是在於不斷地活動；不在於目標——像一生的幻覺使我們相信的那樣——却在於目的底達到；不在於占有，却在於要有而努力而前進。以幸福爲保持一次得到了的狀況，這是一種錯誤。

在實際上，幸福底感覺，像生命一樣，是一種過程，只有在不斷地更新與不斷地擴張的狀況下才能保持而不失。路是一切，目標是全無！幸福是在走路，不是停住在目標之下！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幸福決不能與無感覺的獸類的娛樂相混。在不變的單調的生活之下不要任何東西來騷擾，這是獸類的娛樂，不是幸福！幸福的人是能夠將他內部的所蘊藏的種種能力與才能充分發展的人，是能夠用新的努力而滿足新的慾望與新的需要的人，是能夠克服種種障礙的人，是能夠從這一種結果到那一種結果而因此能夠將他底全能力弄到大而和諧的發達，將他底全人格放到更高的完全狀況之下的人！俗語說得好，幸福只有在個性底充分的與和諧的表現中間，只有在人格底自由發達與連續完成的中間，可以找到。經驗把這句話底真理證實了，因爲普通凡是最快樂的人都是生活在最利於發展個性與最能自由發達才能的環境中的人。

* * * *

如其我們把我們底問題，重新想一下的時候，我們第二件注意到的就是各專門家對於人類究因文化而變成更其幸福與否一問題的意見之不同。不但不同，有許多竟相差很遠的。說道人類因文化而更其幸福的人，其數很少，像大科學家約翰羅巴克（Sir John Lubbock）——社會學底建設者——就是其中之一了。其他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不討論這個問題，有許多竟說這是不能回答的，有許多人更說文化在人類底幸福上無重大的影響的，更有許多則不但不承認人類被文化所促進，反說因了文化人類反而更苦了。總之，有許多人以爲文化是賜福，有許多人以爲文化是呪詛。由了這些見解底相反與不同上，我們可以明白看到：文化實在

不能直接或立刻將人類底幸運增進的。這些見解底不同，大概由於每一個考察者將文明國家中不同的階級與自然的原始人民相比較的緣故。固然，某種階級因了文化而昇到爲自然的原始人民所永遠沒有達到的高級，但是我們如其把在更高的文化階級上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狀況想一下，那末，我們不能不承認文化，普通不但不把人民底命運弄好，而且弄壞。這不是瞎說，我們張開眼睛一看：在原始的自然狀況下的人，怎樣能充分應用他底能力，怎樣行爲能和他底嗜好相和合！他怎樣不去憂慮着未來而能安分守命！而在文明階梯中的人呢，羣集在永遠不休息的機器周圍，關閉在各方面約束的義務與禁條底牢獄裏，宛轉呼號於窮困的命運之下，受永遠不能滿足的渴望所侵略，被留心與重複所痛苦。他們這種被妨害了的與擾亂了的生存，在自然的人看來，簡直是可怕！

* * * *

那末，這真奇怪了！經過了數千萬年的成功上加上成功，發明上加上發明，進步上重上進步，經過了無窮的費力，經過了無數聰敏才智之領袖底無數的工作，他達到了比和他同樣的一切動物高出數十百倍的威權，他做了全地球的主人翁——達到了這樣華美的東西而他所得到的等於零，實際上而且少於零嗎？他不過用了更高的文明鑄造束縛他自己的枷鎖嗎？他不過是他自己底工作的奴隸嗎？但是這謎語不是怎樣難猜的。

像我們所知道了的，在生存競爭的中間，人類的競爭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不是一個人對於一個人的戰爭，而是一團體對於一團體的戰爭。在生存競爭裏每一個團體底最可靠的武器，就是組織。越是有組織的團體，越是能夠得到優勝，無組織的團體就因爲無組織的緣故，而衰落而滅亡了，所以

生存競爭越是進行，由自然淘汰所選擇的團體，越是有組織的。而越是有組織的團體，越是不顧到團體中個人的福利的。這一點我們現在稍爲說明一下。

譬如甲族底人把乙族底人征服了，於是將乙族底人降服爲甲族底奴隸，而甲族底人完全盡力於戰爭的技術上，這樣甲族這團體比了從前沒有奴隸幫助他們的團體，自然是更其有組織，更其有力量了；所以在文化底某階級上奴隸制度底成立是重要的而且是普通的，雖是因了這種制度而大多數的人民受了無窮的苦楚與損失。更譬如現代强迫大多數人到不自然的乾苦的分工裏去的社會比沒有分工的社會要强硬的多；所以行分工制度的社會會把沒行分工制度的社會征服，雖是因了分工大多數人底幸福不但沒有增加而且反而減少。只要我們能放眼看去，自古以來都是如此的。

所以社會，他並不把文化底獲得用來改良各個人底幸運，却不過用來增加或固結羣衆，這就是說，文化底增進不是個人幸運的質的改良，而是生活上量的抬高。但是這種社會比了反於他而進行的社會要更其强固，他可以把後者排斥或是征服，雖是後者在人道底尺度上是更其高級的。這樣的生存競爭一定常常會選出更其完全的組織，更大更强，更分工與更鍛鍊的社會的羣體。至於個人底幸福與否，在這樣强迫的系統中間，比較的並不重要。在自然淘汰底行程中最重要的是羣體底團結，不是個人底幸福。

從此我們可以明白，爲什麼雖是文化有成功與進步而他並不將個人底幸福增加的緣故。但是我們從這一點上不但可以得到消極的結論，我們還可以得到積極的結論。我們現在都明白了向來文化這個字所包涵的意義與重要；進步是不管個人

底幸福的，他底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完成社會；就是將個人犧牲亦在所不顧的。社會越是完成，個人越是爲生命機械底一小部，越是要去適應這機械，不論這是於他有利或是於他有害的。這就是在生存競爭中自然淘汰所注意的事。優勝者不過是社會裏更有組織，更有訓練與更有管束的公僕。文化底獲得於個人毫無利益可言，因爲他是用得來增加組織底權力與廣大的，因爲他是用得來完全社會羣體的。這種言論底真理，只要我們將自古至今文化底歷程一看，就看到了。現代偉大的國家如和野蠻人羣比較起來，固然是很壯麗與完全的，但是在這完成的歷程中，結果不是帶有熱望與意欲的人完全失望了嗎？

由此我們實現出一直到現在的文化底意義與重要，不是在抬高個人的幸福，而是在完成社會的組織，就是犧牲個人他也在所不惜的。

但是，因爲我們從人類的立脚點上不能承認這種狀態是個人底目標，我們一定只能說這是把個人引到他底命運裏去的路，所以我們又可以下結論說，一直到現在人類的全歷程不過是和其他自然的過程一樣的完全無意義的，完全沒有計劃的與完全沒有目的的行程，他是一種盲目的動力底冷酷的玩弄，而不是有目的的意志的。

他怎樣能夠不是這樣呢？人們一直到現在立在那樣低的知識階級上，他怎樣能夠意識到文化底行程呢？他怎樣能夠在這種行程中加進一點意志呢？個人固然能夠有意識地行動，能夠識得自己行動底目標，但是包括那麽許多意志不同的人的人類的社會，他底生長與發展像草木禽獸一樣，前面不看見有甚麽目標，也不曉得他所應該走的路，惟蚩蚩蒙蒙服從着他所完全不曉得的定律走去。是的，自從野蠻時代進於文明時代以來，社會上的階

級越是分得清楚了，一方面有少數的管理者，一方面有大多數的被管理者。這二階級雖也有許多利益上共同的地方，但是在許多事件內！尤其在最重要的事件內，他們倆、是根本上衝突的，因爲雇主底利益反於被雇者底利益，而向來一切權力又都在少數的雇主手中，所以在這種系統裏大多數的民衆不免被壓迫到最不能堪的地位。

由了這樣盲目的與殘酷的勢力底合作，這神奇的文化底建築建設起來了。所以被這些力所引導的進步的運動在實質上和被無限莊嚴，無限神祕的定律所控制的自然界毫沒有甚麽區別，這是並不足爲希奇的。文化底行程底重要特質實在是和有機的發展一樣的，其實前者不過後者繼續。所以我們到這裏才說明了「文化進步」這句話的真正的意義。正和有機的進步運動一樣從單細胞至哺乳動物，文化也是這樣。他們底發展都是從小到大從簡單到複雜，從同質到異質的運動，并且在這些增加，併合與變複雜的歷程中，包含着進步。此外就沒有甚麽進步。這是文化進步觀念底客觀的公式！在那裏個人底幸福是沒有地位的！

* * * *

這些是苦的真理，起初一看，一定給愛好文化的人以一個重大的打擊，像冷水從頭上澆下一樣，一定會使他渾身發顫。如其人類底幸福不因文化底進行而增加，那末熱心於增加文化的活動不是十分無謂嗎？如其文化不過是嘲笑人類運命的力，那末他一定是可以非難的壞東西，我們應該用全力反抗的。這樣，我們底希望就是在逃出文化，回復到自然狀況之下了。盧梭就是得到了這樣的結論，他把一切人類的痛苦歸因於文化而把文化人看做墮落的動物。

但是這位漂亮的著作家底演釋法，在我們看來，

實在是很不對的。雖是一直到現在個人爲文化而犧牲了，但是悲觀的推論決不是必然的。『在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這句話不過是無力的聰明人底口頭禪。事實底邏輯使我們希望的正和這相反，就是使我們希望在已得到的發展上連着第二次的發展，在這發展中我們用了文化底進步所得到的無窮的力來引導個人到幸福的路上。由此，使從別的「社會底完成」時代，不過是第二時代「個人底完成」的序曲。其實這種奇異的革命，在近代資本主義的時代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不是樂天者底好夢，這是社會學者底明眼所看到的真理，他底實在由近代歷史的發展底全部事實證明了！

第一，我們決不要想達到很高點的文化會落到他原來出發的一點上。文化人不能回復到自然狀態之下和成年人不能回復到孩子時代一樣。文化人不能停着不動和成年人不能永遠爲成年人一樣。他不能回復到過去，他又不能忽然停頓下來不動，他只能向前運動着，他只能向前進行。再者，這種運動也不會永遠保有現在的性質的，就是犧牲個人完成社會這事實決不是文化底最後的一句話。

這是事實：自然力在螞蟻與蜜蜂這些最發達的昆蟲中間已經把這條原理完全發展出來了。在這中間他底作用發達得那樣利害，使那些雄的與雌的不過是二種獨立的生殖器，而那些沒有這種生殖器的使他完全做工像社會中間底工人與兵士。此外還有奴隸的雇主，他們自己底營養器官退化得那樣的不靈，如其沒有奴隸來供養他們，那末他們就會死滅。更在這些螞蟻中間，有許多個體腹中充滿了甘美的液體而懸掛在蟻房中間，因此犧牲他們自己底存在而替羣體做一個小瓶子或是爲一個活的蜜糖壜。我們從這現象上可以看到自然力所要引到的路。這就是個體底墮落與退化。

固然，在人類的社會中間也有這樣的退化，但是這種退化尚還沒有達到身體上的變更，也沒有變成爲遺傳的。這是永遠不會的。但是如其人類一切任之自然，讓他自己跟着自然底行程走去，那末他也會沒落到昆蟲的階段上吧。不過人類到底昇得太高了，在每一個個體中都有傾向於全人底內在的傾向，幷且不論在甚麼地方或是甚麼時候，人類的感情常常用了他底全力量反對好社會是使個人退化與墮落的的觀念。

文化越是進步，這種反抗的心思也越是濃厚，越是熱烈，因爲經過了文化底種種階級，人類變成更能享受快樂而也更能敏感到痛苦了。在順利的狀況之下，文化人會比了禽獸與自然人更其快樂，但是在不順利的狀況之下，他一定也會感到更其利害的痛苦。所以因了文化底進步，「人生是什麼」「人生應該怎樣」這種思想會更其猛烈的打動他，而對於別一個幸福的世界的欲望也更其熱烈，更其不可壓制了。我們不相信人類已經從文化得到了能够得到快樂拭去痛苦的力量而還是永遠爲社會底犧牲者與文化底「砲灰」其實就是在最低階級中的人，那些最容易受到退化的人也在呼喊着了，那些爲人類底老奴隸的婦人也要求變成獨立了。由此可以證明我們這見解底真實！此外，近代最偉大的「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也不過是證明這種對於幸福的渴仰底勃發罷了。

這二個標語其實並不像平常人所想的那樣相反的，他們不過是一種努力底不同的表現。固然，如其我們以個人主義爲不管他人底快樂與痛苦，而以他人爲自己天生的仇敵那樣解釋，以社會主義爲要把世界上任何東西弄得斬齊而毫不許有個性的發展那樣解釋，那末他們倆真是完全相反的原理了。但是我們如其拿掉這種罵人的嘲笑人的

見解，而明白認到「個人主義」不過是自由底組織，「社會主義」不過是勞動底組織，或者更明白的說，不過是合理的合作（生產底社會化）而且是可以均分的，這就是說勞動產物底合理的分配，那末，社會主義不但不與個人主義相衝突而且爲個人主義之必要條件。因爲社會主義在我們現在這發達底途程上，不但是給個人以充分發展其能力的機會與場所的最好形式，而且也是唯一的形式。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沒看見比他更好的形式。因爲人是社會的動物，那末，他只能用社會的形式滿足他底命運。是的，富厚的階級何以着重個人主義，貧窮的階級何以着重社會主義，這是很容易知道的；但是從社會學上的立脚點看來這都是偏而無當的。對於人類幸福底追求的最好的表現，如其我們要用一句話表示出來呢，那末，就是「社會的個人主義。」

人類自原始一直到現在對於那幸福的渴望不曾有過甚麼結果，因爲他以爲這幸福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是屬於天堂的，是屬於烏托邦的。在起初，這種信仰固然對於受苦受難的個人有極大的幫助，因爲這樣在他們那樣苦難的生活中間也嘗到一些甜蜜，但是在現代的人看來，在用力於現世界的人看來，這種信仰不但對於到幸福之路沒有甚麼幫助，反而是一種障礙。現在這種觀念一點一點消滅了，每一個人都曉得世界上的種種罪惡並不是由於世界本身是惡的緣故，却是由於社會組織不對的緣故。所以要去掉現世界的罪惡，只有將現社會打破而改組之。於是從世界上壓迫而來的每一種不幸，刺激着他去替社會努力。所以舊宗教只能安慰而且寧靜我們底心，而這新宗教却是不但要使我們將痛苦變成空虛的希望，幷且要使我們發爲真正使人類得到進步底幸福的行動！

再者，我們更可以看到在今日凡是阻礙我們向幸福底道上進行的東西因爲受了攻擊也一點一點倒下去了。譬如像我們在上邊說過文化所以不能增進個人底幸福，因爲大多數的人民均被少數特權階級所壓迫着所踐踏着的緣故，但是現在這些被壓迫着的人，也開始從他們底睡夢中間醒轉來，并且也開始團結起來了。將來他們必定可以由此得到他們所要求的。

用了很正當的本能，被壓迫的人民覺到只有在團體與團體間所行使着的生存競爭人道化了之後，這壓迫才能終止，而這種結果只有將舊日國際間的關係重新安排起來才可以成功。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他底根本的形式就是戰爭，現在在這殘酷的生存競爭的反抗中間，下級的人民也起來幫助進行了，因爲正在這中間戰爭的團體變成勞動的團體了。在昔日戰爭衝突的地位，現在商業的關係逐漸得到勢力了，他把全世界上一切國家去聯合成一個勞動底大團體。在這大勞動團體中間個人底利益可不致像在戰爭的團體中，那樣完全爲社會犧牲；但是在這中間國家漸漸地變成個人底福利的中間物了。

正當勞動組織一點一點的增加着而且不久會把全地球上一切國家包括進去的時候，有一種新的轉機進來了。這轉機比了用文化把個人底幸福提高還要重要。這是什麼，這就是爲「文化底進步」最重要原因的團體底「相互影響」。一等到昔日互相仇視的國家變成互相友視的時候，進步就會受到他底最大的衝動。十九世紀極快的進步，就是因爲最進步的國家互相接觸的緣故。但是如其文化底進步是急驟的，那末，任何人對於那種大變化的環境，不容易適應，不容易得到立足地，因而也不容易得到幸福，幸福只有在緩慢的社會的順應中

間可以得到。所以如其我們底原理是不差的，那末，現在急迫的與驟然的進步底世紀將來一定會慢慢地消滅而代替以緩慢的與平和的進步，因為在現在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新的國家能夠使文化的發達驟然更變的。但是這不是說，在現代能夠使種種急迫的衝動平穩下來而和緩的發展，這必需要很長的時間。不過我們相信進步將來一定會走到更平滑的路上的，他也不會排斥社會的順應，并且對於個人底幸福也會更有幫助。

我們還有一件事不可不在這裏一說的，就是據專門的社會學家說，在文明的國家內痛苦底大部分是由於人口底過於增多。這是很明白的，文化底成功對於個人幸福底提高固然很少幫助，但於增加人口一方面卻竟大有成就。如像十九世紀歐洲與美洲合衆國人口底大增加——從一五三，○○○，○○○增至三九八，○○○，○○○人——真是一切痛苦與落魄的原因。但是在生存競爭中間，有了這些疾病，犯罪與種種困難情形就不能得到優勝，所以人口底增加以後決不能還是照這樣的比例進行。現在，在文明國中做父母的人都曉得多生男女而不給以教育與優養，不但不合於道德而且於自己很有妨害的，這種信念現在一天一天傳佈着，因此在那些國中生產率竟大為減退。這與文化與幸福很有關係，因為這樣有許多痛苦就可以免掉了。

所以在無論甚麼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在豫備着到個人幸福之路的力，這力把反抗的種種障礙物戰勝着！

同時在科學的範圍內也有一件極重要的事發生着，這就是文化運動底發現。在自然界底任何地方無意識總在有意識的前面（如像有機的發展與個人底發展，）所以一直到現在文化運動是無

意識的，因此也是不自意的。但是發達進步着，人類總會意識到他自己底存在。因了社會學底興起，這種事情已經開始了，由此在世界底大鐘上將發出一下新的鐘聲。這就是人類從本能生活底黃昏跑到意識底淸空之中的報鐘。昏睡着的他現在曉得他底目的之所在了。他將從此爲有意識的奮鬬。向來像盲目的自然力一樣工作着的人類，現在可以張開眼睛來看了。固然，黑暗的陰影還在山谷中橫臥着，但是在山之頂上已開始現出玫瑰色的晨光了：社會的智慧已經進了自意識底領域，從此以後文化運動一定會更變他底性質而進行。在昔日，人們都不知道這運動底實際與存在，所以他們只能忍耐着一切，以爲這是他們底運命，現在科學供給他們以利用這運動爲自己底利益的方法了。人類已能用自然科學控制自然利用自然，那末他怎麽不會利用社會科學控制這奇異的文化運動而利用之呢！『社會力底科學，將來他底本身會成社會力』而且使人類完全看到他底目標，向着他底命運之梯上跑去！

．．．．

把我們底意思總括說起來，就是人類經過了長期的周折與無窮的競爭，毫不自覺毫不反抗地跟着自然力連續地形成了更高更完全的組織。在這不止幾千萬年的時代內，社會達到了完成，而他底代價就是個人幸福底犧牲。由這種作用的結果，有組織的結合的人類理解力與權力漸漸增高了，由此達到能夠了解他自己底生活的程度。於是開始了（像我們從各方面的傾向上所看到的）第二個時期。在這時期內向來爲文化底奴隸，爲自己底創造物底玩物的人類，開始做他底主人了，他利用着辛辛苦苦得來的文化的成功來發展個人底幸福！

據天文學與地質學的證據，這我們現在經過着的第二個時代，將要延長至數千萬年或者竟至一百萬年。由過去二千年來之重大的進步看來，我們可以很合理的推想未來底光明。他一定會把我們舉到我們所夢想不到的發展，他一定會把我們引到完全無缺的文化底世紀，在那時候我們這區區的半文化算得甚麼呢？只有在那個未來的時期中，那個文化完全開花的時期中，人們方才能够曉得他自己底價値。

* * * *

所以文化底發展，用社會學的眼光平心靜氣看去，決不會引到悲觀的結論。反而我們覺得在這重大的人道戲劇底行程中閃耀着秘密的拯救與得福的計劃，而且更覺得這發達如其用有目的的權力引導起來，決定可以把他形成一種不同的形式。在達到他底目的之前，第一一定要創造一種工具。譬如我替我自己製造一把斧斤，我底製造不過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而且只有我造成了之後，在我底手裏自由揮動之時，我才是他底主人。我們可以把哥德一句名言倒過來說：「起初我們是奴隸，只有以後我們才得自由。」

可見我們底不幸，不是在於我們有了太多的文化，却是在於我們只有這點點文化。我們應該呼號的不是「返於自然，」却是「去完成文化。」這是愚蠢，如其一個人不把由文化得來的權力利用而反拋棄。這和一個人費其一生之力於積聚財富，而後來因爲這太使他討厭太煩擾他的緣故，所以就不去享受而一起拋棄，有同樣的愚蠢。

人類只有用文化才能達到他底理想而且我們底能力應該完全集中在這一個目的上。就是那些沒有這種希望的人，在文化底工作中也可找到人生所能供給的最高的滿足。因爲像我們所說過的

眞正的幸福不在於目標上而在於達到目標的路上，不在於最後的狀況而在於引到這狀況的路，不在於和平的占有而在於逐漸的進行，在於向更好的東西努力與奮鬪！

（譯後附誌）我讀了這位先生底言論，覺得他底思想確是帶有現代思想底特質。所謂現代思想底特質者是甚麽呢？就是不對於現在之種種罪惡抱悲觀，而用了一種新努力投身到現世中去改正這些罪惡。這種新努力底來源是由於一種確信，由科學的進步所得來的確信：世界上的種種罪惡是由於社會底組織不好！不是由於世界底本身不好；因爲是社會組織底不好，所以只有靠人類自己底力量才能救濟！

本來我們底前途是很黑暗的，我們雖有一點點力量與膽氣，但是也不敢向前走去；現在聰明的人給了我們一點光明并且更替我們指出了一條路，那末我們當然不客氣，要走這條路的。走有希望與比較平安的路是人類底本性，這是並沒有甚麽可笑的。

但是現在大半數的人，尙還不肯走這樣的路，不但不肯走而且還反對走的人。無數聰明才智之士都爲要走這條路而犧牲了。這是甚麽緣故呢？是由於人類底無知呢？還是由於人類底本性呢？

如其是無知，那末普及這樣的教育對了，如其是人類底本性，那末想法變化本性對了。這都是可能的，如其有很長很長的時日。人類原沒有甚麽特別的事可做，那末爲了這些事，費掉一點光陰也不能算不值得。其實世界上並沒有值得不値得的事，如其自己以爲對的，就做去是了！

一九二二，十二，二十一，美國加利福尼亞

意大利政潮之解剖

尙一

三年以來意國國情混亂已極，政黨互相傾軋，內閣久不安定。直至最近極右派之棒喝團出而組閣，可謂意國政潮暫告結束之期。本誌世界新潮每當其內閣更迭之際，曾逐有記載，惟多係短篇，未有統系。近日本外交雜誌載有混沌之意大利政潮一篇，對於意國政黨之消長記述綦詳，故節譯之，更附加最近情形，以供讀者之研究。

一

近年來各國之政情，未有如意大利之混亂者。自一九一九年之總選舉以後，已七易其內閣。內閣運命，長者不及朞年，短者數月而已。至其政情所以不得安定之原因，雖有種種，而主要者卽爲左派右派政黨之傾軋。故若此二黨勢均力敵，各不相讓，則意國之政情，自亦無安定之日。然最近則左派已爲右派所敗，法克太之聯合內閣已被迫而解散，極右派之棒喝團（Fascista）首領慕沙里尼出而組閣，於十月三十一日告成。此後處於失敗地位之左傾黨派，吾人固知其未必從此罷休，更將努力更行，以恢復其勢力。然數年來紛擾不寧之意國政情，要可謂之於此時已暫告結束矣。此混亂之政局，既告結束，故吾人亦乘此際綜述三年來之經過情形，一以明棒喝團內閣之由來，一以覘意國政局今後之趨勢。

欲明意國政局之情形，當追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之總選舉。此總選舉之施行，正在意國極不安定之時。蓋當時之意大利，一庫藏空虛之意大利也；雖參加協約而獲戰勝，然其參戰之主要目的——亞得里亞海問題，則仍未解決之意大利也；物價騰貴，已至三倍四倍，而勞動工銀未得按比例增加，勞動者正抱不平之意大利也；委任統治云云，勢力範圍云云，協約國之强者雖得如願以償，擴張國境，而弱小國則比較受冷淡之待遇，不勝憤懣之意大利也；戰後人民貧富懸殊，階級鬭爭之色彩，頗形濃厚之

意大利也；俄國之過激主義，鐮槌之標徵，已傳遍全國，則又工業地帶咸蠢蠢思動之意大利也。

以如斯之意大利，其總選舉之結果，固人人所可豫料，決爲社會黨之勝利。社會黨又棄小異而就大同，與革新社會派，極端派，及稱爲正統派之過激派，互相聯絡，以從事宣傳，故結果社會黨得有一百七十名之議員當選，較從前增至二倍以上，除憲政黨占一百八十九席外，儼然一大勢力矣。

然在此總選舉，却有可注意之現象，即一百名之人民黨忽焉發生是也。人民黨所標榜之宗旨，仍爲社會改良。故表面上可謂與社會黨之宗旨相一致。然按其實際，則社會黨採革命之形式，而人民黨則多屬舊教徒，欲從宗教入手。每易與保守派相混同。換言之，即與社會黨完全處於反對之地位者也。

因議會中有此百名之新政黨，而社會黨又占一百七十名之多數，故欲組織內閣，非與其一黨相聯絡，即不得而穩固。昔日之僅與自由派結合，或與反對方面之民主黨結合，即可以造內閣而握政權之時代，蓋已過去矣。於是尼蒂出場，先欲聯合社會黨以組內閣。

然社會黨中，實以正統派之過激派最占多數，竟致排斥革新社會派，欲以憲政手段而期改革之主張，不受納尼蒂之交涉。遂使尼蒂不得不與人民黨接近而造內閣。

二

當尼蒂內閣之際，社會黨之態度，殊爲驕慢。新議會開會之時，國王擕勅語入場，彼等即一鬨退席，王既出場，彼等即高唱國際赤旗之歌而復入。彼等之驕慢，不羈，過激之舉動，在吾人觀之，決非善良之方法，蓋進行愈激烈，則反動力亦愈强，如棒喝團之成立，非彼等自促成之乎？

尼蒂內閣成立後，爲籠絡國民計，欲先解決亞得里亞海問題，故席未暇暖，彼卽來往於羅馬英京法京之間。然其所採之政策，乃爲極微溫的政策。反之詩人鄧南遮一派，則如疾風之不及掩耳以解決之。故國民非特不贊許尼蒂之辛勤，反咎內閣之懦弱無能。且政府之與黨人民黨又爲國民自由派分子所不容，以故尼蒂內閣僅四月而改造。然而改造後之內閣亦終於不能調和人民黨與他黨間之意見，僅二月而倒閉。

三

承尼蒂之後組內閣者爲喬里蒂。喬氏在野，操弄諸黨，推翻尼蒂而後糾合反對派以造內閣。先向國民黨約定今後外交當求得其同意。特爲之創設常任外交委員會。次向社會黨聲明政府對於階級鬬爭始終持超然態度。對於戰時之「不當利得」將追而課以重稅。而對於人民黨亦願保證未開墾地之分給農夫。因此喬里蒂內閣遂得成立。

雖然，喬里蒂雖能調合議會內政黨之意見，而議會外之事件則未必卽以此而解決。是則經濟問題是也。蓋當大戰之時，政府所教示於勞動者，謂戰爭終止，則國家與國民之黃金時代卽隨之而至。然而戰後，勞動者非特不得實現此種希望，反而較戰時更受困苦。於是人民遂疑政府存在之必要；以爲冀間接機關之政府改善其地位，不如直接行動進行其目的之爲愈。加之當時由戰爭退職者，以及俄國過激派之宣傳者，一切不滿於現狀者，乘機從事於煽動。他方社會黨之最左翼，人民黨之極端派，又爲之火上注油；遂致人人信爲革命之機既已成熟，資本主義行將傾覆。勞動者不復服從於資本家，僕役不復聽從於僱用主，農夫亦向地主開始抗爭，如斯之緩漫的革命狀態，竟包圍意大利之全土矣。

此瀰漫的革命狀態，至八月間而益劇，卒至出於直接行動。工場爲工人所占領，宣稱將來卽以之爲工人之共有財產。土地爲農夫占領，將來資本家與地主不得染指。事至於此，勞動者得意已極。以爲勞動者專政之時代已至。曩時尼帝曾組織特殊兵隊以抑遏勞動者之跋扈，今則反之，爲擁護勞動者之利益計，仿俄法而組織紅軍。且其活動又不止此，更於所管理之工場及俱樂部等貯藏武器彈藥，決計採用武力革命之手段。社會黨又舉黨一致，利用機關報亞檳替 (Avanti) 煽動革命與財產之沒收，形勢日益險惡。在九月之上半，人謂意大利之革命已無法避免矣。

四

然而此革命竟不至於發現，則不能不認當時內閣總理喬里蒂手段之高妙。喬里蒂內閣如前所述，旣包含社會黨，亦收容反對之國民黨。社會黨左袒革命，國民黨當然反對之。喬里蒂又探知勞動組合，亦有多數反對革命，願以妥協方法圖謀改革，於是毅然非難社會黨之態度，力說以溫和手段保持國家秩序安寧之必要。

喬氏此種態度，有產階級自歡迎之。資本家與地主階級皆喜政府之足以信賴。而人民黨亦說動聯合勞動組合之領袖，採取反革命之態度。由是革命風波漸次減殺，至九月二十日遂有資本家與勞動者在羅馬會議以緩和形勢。

然而此次會議，最可注意者，卽會議發起者喬里蒂復棄反社會黨之態度，仍返於內閣組織時之態度是也。蓋喬氏深知意國社會黨勢力之大，初時反社會派之勢力盛，故暫假之以緩和革命。革命旣被阻遏，而社會黨之勢力，則未嘗衰頹，不與之聯絡，何能保持其政權。故復返其舊態焉。

喬氏之態度如此。九月二十日之會議，自必歸於勞動者之勝利。彼等得每日四利拉俸金之增加，且得資本家允許不辭退今次騷擾之首謀者。此外又得有喬氏所擬混合委員會之提案，得派同數之代表與資本家共同考慮雙方之問題。喬氏同時又有宣言，『政府卽將提出產業組織法案，使勞動者在工場無論技術方面，財政，行政方面，均得參與。』勞動者爲之大呼萬歲焉。

五

會議既有結果，勞動者本當卽以所占領之工場返諸舊主。然而尙有所謂工團組合（Syndicalist Union）之團體，不允忠實履行其決議案，將他種團體所願棄去而返原主之工場，亦就而管理之，大擴張其勢力，結局羅馬會議，可謂毫無效果。至是資本階級已忍無可忍，以爲若更如喬里蒂之提案使勞動者得參與產業之管理，則產業已實非己有，何如閉鎖工場之爲愈。遂有米蘭之四大會社，斯賓却之金屬及造船會社相繼封閉。然勞動者雖口稱管理工場，究無經營之能力。如支配人及技術師等俱隨資本家以俱去。其傾向勞動者實無一人，以故工場閉門，在資本家固無大損，而勞動者已先不免於饑餓矣。因此之故，一部分之勞動者既有覺悟，首先成爲反動運動之先驅，而勞動者萬能之意大利，亦由此急轉直下，突入於猛烈之反動時代矣。

六

此反動空氣，先襲於社會黨自身。「中央」社會黨在愛里米亞開會討論，以爲以革命爲改革社會之方法，決非國民全體之利益，遂爲反對急激手段之決議。此「中央」黨之決議雖不能謂全部社會黨所容受，然中央黨既持此態度，則與過激分子自不能

不出於分裂矣。

社會全體，既暫閉口不言過激，於是喬里蒂見風使帆，復猛然展開其局面，一反前時對於勞動爭議階級戰爭之超然態度，即下令禁止屋外集會，逮捕無政府主義機關報之主筆羅拉脫斯太及其同僚。換言之，即喬氏已明確揭起反革命反過激之旗幟矣。

見喬氏之態度而繼續奮起者為保守派，軍閥派國民派等之現狀維持派。今不言彼等之反動運動，僅言十一月七日意國全國市會改選之結果，即可知社會黨之失勢。蓋羅馬市之票數，占投票總數之過半，而其內三萬九千票為反社會黨，僅二萬一千票為社會黨焉。

羅馬既有此反動傾向，凡苦於社會黨橫暴之地方，即引起有力之影響，除北部中部之工業地帶有少數之例外，以全國論選舉結果，已明示國民由極端之社會主義，復歸於穩健之憲政主義。至是保守派方面，頗有吐氣揚眉之勢。各處遂小有衝突，其事在十一月三十一日起於婆羅那市。該市市參事會員，社會黨員占多數，開會之初，社會黨員高揚紅旗，國民派不能容忍，以致引起衝突，死者八人，傷者約六十名。社會黨與反社會黨之直接行動，蓋由此始。

七

社會黨既來一頓挫，吾人即須注意於棒喝團之出現。該團以軍人俱樂部為出發點。自稱為愛國的國民。痛快於鄧南遮一派之活動，以撲滅社會主義為己任。最初彼等僅以增進軍人之利益為目的，其後則不僅軍人，他如因戰爭而失業者，因怠惰而無業者，以至一般對於社會懷抱不平者，俱招請入會，故細檢棒喝團初起時之本質，實不得謂之良善者也。

彼等本屬無產階級，而窮於資金。設有人允供其用資者，則彼等雖赴湯蹈火，固所不辭。今意大利之資本家正困於勞動者之橫暴，自願與之結合，於是黨勢驟振，開始向勞動者攻擊矣。

棒喝團所用之手段，盡於暴力二字，如燒燬勞動黨之新聞社，破壞勞動會議所，搜尋社會黨之出版物而付之一炬等是也。若社會黨之首領有自他處遷來者，則彼等必圍困之，送至車站，迫入車中而使之仍返至原處。此種情形在去年春季，遍於意國之全境。雖白里與德里雅斯得之偏僻地方亦不免爲所蹂躪。弗羅稜薩東南部之農夫嘗向地主復仇，而被復仇者又起復仇，曾無了局。德里雅斯得之造船所被毀，米蘭地方之弟亞那克爾賽爾被炸，此外更時有鐵道之破壞舉動。中央部之都市幾無日不見彼等與社會黨之互鬬。在此三月中死者不知幾百，傷者不知幾千，財產之被損失者僅散麥爾可已在三千萬利拉以上。且有可注意之一事，卽此種無政府狀態，不謂竟在政府庇護之下，政府每當普通騷擾起時，則遣兵派警儼然如臨大敵，然當棒喝團暴動之時，則全執傍觀之態度焉。

八

政府因何而執此態度乎？則形勢已與九月前喬氏組織內閣之當時大異故也。喬氏爲善於見機而操縱時局者，今見讚美鄧南遮之國民派，與夫時時與國民派融合之棒喝團勢力既在社會黨以上，而該黨之行動，亦與社會黨同一可畏。故喬氏以爲乘此時而操縱棒喝團，則意國之政柄仍可由己操之。若使於此時解散議會，改行總選舉而使棒喝團滅除社會黨與人民黨之勢力，則於己實有利益。質言之，卽喬里蒂欲假該黨之手以滅除社會黨與人民黨之勢力是已。

然而喬里蒂之用意，蓋社會黨寧有不知彼等自知己黨之勢力，方在下落，全國之反動傾向正露極端，社會主義者又自行分裂，棒喝團之勢正在可怖，總選舉之結果，寧不寒心？是以彼等力謀積極的阻止解散議會之方法。然而議會解散終不能免，於是又思用消極的抵抗方法。當時社會黨最左翼之領袖，主張社會黨占多數之二千都市不參加選舉，使議會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然此計畫，為議會內之社會黨所不贊同。穩健派社會黨之決議，則為（一）承認政府意見舉行投票，（二）合於時宜則入內閣而與政府共行政策。惟同時向喬氏提出要求，使實行其在羅馬會議時允使勞動者積極參加產業管理之約言。

惟喬里蒂既見社會黨勢力之頓弱，益輕蔑之，謂社會黨之要求已失其時效，置之不理，而於四月七日突然解散議會。

九

總選舉於五月十五日舉行。政府之所希望，在謀社會黨與人民黨之破滅。自以為可操勝券。然而事變之來，雖狡猾之喬里蒂，亦不能預料。即因棒喝團之橫暴，而使選舉反有利於社會黨是也。蓋棒喝團之橫暴，實與社會主義之極端派毫無差異，所異者惟方向之反對已耳。既以社會黨直接行動為可惡，自亦不能以棒喝團之直接行動為可嘉，此種思想，凡具冷靜之頭腦者類能知之。於是社會黨即利用此形勢，稱棒喝團為對於「紅色」之「白色反動」，若使彼等支配政局，則不特意國陷於混亂狀態，而社會黨更將歸於絕滅，有權者不可不深加考慮云云。一方即以此言訴諸中立之第三者，他方亦得借此回復其已背棄社會黨之人員，而選舉結果，遂得收意外之成績，同時政府方面即遭意外之失敗矣。

選舉結果如下：

憲政黨	二七五	社會黨	一二二
人民黨	一〇七	共產黨	一六
共和黨	七	德國黨	四
斯拉夫黨	四		

憲政黨即喬里蒂內閣所希望占絕對多數之黨派。社會黨較前只減十四人，共產黨只減三人，人民黨則反增七人。如是政府所希望其減除之反對黨，共計只減十人。反之政府黨之憲政黨，雖自一八九人增至二七五人，然此不過名稱上如此。前議會人數雖少，實皆真正之憲政黨，此次則實包含國民派，棒喝團，急進派，民主派，革新派，右翼自由派，在鄉軍人派等等混雜的分子者，以言實在勢力，反較舊時為弱也。分子既混雜，則即令其能維持內閣，而欲其無論何時，取一致之態度，決所不能。於是喬氏欲僅賴憲政黨組閣之計畫，終歸畫餅，而內閣仍落入不能組織之窮狀矣。

因此喬氏而欲保持其地位，仍不能不向社會黨請求聯合。然而社會黨既明察政府之弱點，遂毅然拒之曰：「破壞我黨，不顧我黨之希望，無理解散議會之內閣，我黨何能加以援助！」以是喬里蒂在議會開會後無多時，而辭職矣。

十

喬氏內閣倒後，可繼之組織內閣者當然須為社會黨之黨員。是人即婆諾米，彼糾合穩健之左派，及中央派而造內閣，未一週而成立。然吾人須知喬里蒂為意國政界之元老，又為手段極敏活之人，今婆諾米既排斥國民黨，棒喝團，民主自由黨等右派，彼豈不能聯絡之以反抗政府？故彼一聲獅吼，婆諾米內閣即受異常之震撼，而當時新聞紙遂頻傳婆諾米內閣之遭遇危機焉。

聞此種消息而驚懼者，蓋不僅婆諾米一人，寧爲社會黨全體。使喬里蒂之活動進行不已，上述右黨聯合而果實現，則不特內閣必致倒壞，社會黨自身，亦將遭受莫大之打擊。是以社會黨決計戮力同心，維持婆諾米內閣，以抑遏喬里蒂之活動。至是內閣本已有穩健左派與中央派相聯合者，更加以社會黨之援助，自能鞏固異常，此則婆諾米所當深謝破壞內閣之喬里蒂者也。

且當時又有使婆諾米鞏固民望之事發生，卽棒喝團之暴動是也。棒喝團見喬里蒂不能得志，己黨之氣焰不揚，正思報復，忽聞斯賓却附近之黨員二人爲共產黨員繯死，更怒不可遏，遂組成一千人之「懲膺隊」馳往其處暗行報復。然事前已爲婆諾米所知，派兵阻其前進。雙方卒起衝突，棒喝團死二十七人退敗。婆氏此次之處置，比之欲利用棒喝團而反爲該黨所利用之喬里蒂，實有天壤之隔，國民始認政局已有一線之光明。婆氏二日後在議會求信任票時，所以能獲得一百六十六票之多數者，卽此故也。

然婆氏亦知社會黨對棒喝團之固執態度，究非謀國家安寧之道。乃欲設法以調和之，與下院議長台尼柯拉共商方法，此後遂有種種會議，至八月初旬，兩黨亦稍有諒解之形勢。雖然，棒喝團既以撲滅社會黨爲宗旨，今欲求其同一步調，於根本點實已錯誤，二者之妥協焉能持久？果爾妥協方成，棒喝團方面早已盛唱反對，謂與社會黨提攜，則吾儕之存在實無意義。於是復對社會黨宣言採用最辛辣之手段焉。

爲對待棒喝團之挑戰態度計，社會黨於十月在米蘭舉行大會，通過決議，恢復向來不與有產階級共同干與政治之主張，捨棄援助婆氏內閣之態度。至是二黨之紛擾態度復現於意國社會，婆諾米台

尼柯拉與慕沙里尼間之妥協意見根本傾覆，而婆諾米亦以此而不能安定矣。

十一

婆諾米內閣於本年二月辭職，辭職之原因，雖有種種而最大者仍不外社會黨與棒喝團之對峙。又因社會黨捨棄援助內閣之態度，使喬里蒂遂復一躍而起，反抗政府，此二者爲其根本原因。至他種原因則爲（一）內閣含有人民黨員，有與教廷接近之計畫，以致引起輿論之反感，而又有喬里蒂爲之宣傳。（二）意國輿論對於對俄關係，主張政治上不起交涉，僅願在經濟上結通商之關係。然帶有政治色彩之基諾亞會議，竟在意國開會，且以意國爲發柬邀請者。故喬里蒂亦得假此事宣傳於國民，使其歸罪政府。（三）意大利銀行停止兌現期間之延長問題，國民視婆諾米爲無法救濟銀行之復活，喬里蒂又從而鋪張之。於是國民意志動搖，經濟界異常恐慌，外國之信用亦驟落。此皆喬里蒂倒婆諾米內閣之原因也。

十二

婆諾米內閣倒，其最初受命組織者爲台尼柯拉，台氏爲接近婆氏者，故其閣員仍着眼於人民黨等之穩健左翼及中央派。但其時人民黨氣焰頗高，條件甚苛，台氏又無抑遏之之能力，遂歸無成。

其次爲元老阿蘭都，然阿氏係保守派，爲社會黨社會革命黨所不容，人民黨亦同樣提出條件，阿氏亦終於辭却。

又次則喬里蒂矣。在理彼既推倒前內閣，則後繼內閣之責任，當然屬彼。然而喬氏已與社會黨積不相能，社會黨之起而反抗，可不待言，且人民黨既爲前內閣閣員，亦自不免懷恨，故喬氏亦終於敬謝不

敏。

喬里帶釋手而後，內閣組織之幕，又歸於阿蘭都，阿蘭都自知獨力不支，乃勸誘台尼柯拉欲借其力以聯合左派，然人民黨之態度未改，故阿氏第二次之組織，仍歸流產。

當內閣正在難產之時，而爲組閣最大阻力之社會人民兩黨，忽相會合。願棄小就大，造成一左黨內閣，以爲左黨內閣若成則保守派之勢，卽可以一掃。於是兩黨已有完全之諒解，所不決者惟首相一席。喬里帶阿蘭都均爲其敵無論矣。婆諾米既爲國民所唾棄，斷不克復肩此任。然則惟有比較的接近己黨之台尼柯拉而已。

然而台氏則曰：彼有社會黨人民黨之擁護，雖未必不可以造內閣，然同時卽不可不與喬里帶相奮鬭，反對喬氏卽所以反對棒喝團，亦所以反對時起時息之意國國民之愛國氣象。彼實不願造此僅足維持短時間之內閣也。

十三

意大利之政局，糾紛亘二十五日之久，殆有不可收拾之狀態。國民，政黨，皆深感不安，遂起「無論何人組閣，終必聊勝於無」之心理觀念。喬里帶乃乘此時推舉法克太，而社會黨人民黨當時亦欲謀緩和喬里帶之反對，俱有引出法克太之提議。二者意見融合，而法克太內閣於焉出現矣。彼屬自由民主黨，在喬里帶內閣曾爲財政大臣焉。

法克太內閣閣員計民主派入人，人民黨三人，農民黨一人，革新社會黨一人，自由派一人，爲至雜之混合內閣。且此內閣，係由各政黨「聊勝於無」之心理所結晶者，故無論何人對之並無十分之希望，惟視爲一種之過渡內閣而已。

以意國經濟界之不振，財政之困難，雖才力高出

法克太者，尙無從下手，惟各勉強設法，苟安一時。則法克太對於此一難問題，其不能不舍本求末，又何足怪。今觀法克太之豫算編製，單着眼於政府所急需。如財產稅之增加，公債之強制等等，固無一非枝葉之救濟法也。使此枝葉之救濟法，而能進行無阻，則法克太內閣，亦未必不可以暫存。然而因財產稅公債等要皆向有產階級所徵收。社會黨員雖竊竊自喜，而棒喝團則赫然大怒。此事遂又爲兩派衝突之導火線。

棒喝團之騷擾，起於婆羅那附近之克利馬那。其對手爲社會黨與人民黨之左派。其手段爲放火，殺傷，掠奪，破壞等之直接行動。然此次內閣，人民黨實占次多數。人民黨旣崛起而問棒喝團之罪，且又進而問政府之責任安在，社會黨亦起而附和之。於是法克太之地位，已岌岌可危。至六月十九日在下院爲信任投票，卒以二百八十八票對百〇三票之多數，反對信任政府，法克太內閣卽此倒閉。其生命蓋尙未滿四月也。

十四

法克太旣倒，內閣組織之難問題又起，先後下令於阿蘭都婆諾米。然當社會黨人民黨與棒喝團衝突至劇之時，彼二人自知非力所能任，固辭不受。於是復由喬里蒂爲組閣之企圖。喬里蒂組閣，則社會黨與人民黨必起而反對，亦自然之勢。然而喬里蒂自信頗篤，彼以爲組織內閣而必求其長命，縱有所不能，惟若欲組織一時則以己之威望手腕，未必無成就之可能。因遂以棒喝團與社會黨爲中心而謀組織保守的內閣焉。

對於喬氏之復出組閣，社會黨將採如何之態度乎？彼等初見棒喝團之橫暴，已忍無可忍。如七月間賴文那地方兩派間大起衝突。棒喝團燒毀該市之

消費組合，其後又有多數社會黨之新聞社，俱樂部，事務所，組合建築品等俱爲棒喝團所焚燬破壞。今其不共戴天之仇敵，又將操治政柄，焉能不亟起以謀對抗之策。最後遂決計舉行大總同盟罷工，於羅馬先發其端。鐵路與電氣工人最先罷工，新聞社工人亦繼之休刊。事至於此，喬里蒂亦無可奈何而下臺矣。

此種形勢，對於喬里蒂阿蘭都等雖爲不利，而傍立之法克脫則實可乘此以收漁翁之利。故意王又降命於法氏，法氏乃將閣員一部分改造。於其辭職後之四十餘日，改造內閣又復完成。然內閣雖已改造，而其爲過渡內閣，不可以持久，則與前次組織情形正無異也。

十五

此後將敍述最近之事實矣。當社會黨舉行大罷工之時，棒喝團之勢力，殊不可侮。當向政府恫嚇，謂非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防遏而禁阻之，則擾亂之罪，當由政府負責。其次卽藉軍隊之力保護已在罷工之鐵路，電車，而自行駕駛之。於是羅馬之罷工者，受棒喝團之襲擊威嚇，而復業者漸衆。至八月中旬，日內瓦一埠，已有工人一萬二千人驅逐社會黨而歸附棒喝團，同時薩拉那地方工人採同樣舉動者，約二千餘人。八月二十一日意國路工聯合會決議與社會黨脫離關係，而加入棒喝團運動，該團領袖慕沙里尼又向工黨聯合會聲明，『若該會與社會黨脫離關係則棒喝團對彼之態度將完全變更。』總之，棒喝團在其時非以武力强迫，卽以甘言勸誘，因是社會黨大罷工之計畫，未三日而失敗，而同時棒喝團之勢力，遂大有增進。勢力增進，則其欲取得政權，以期壓抑他黨之心志自必更切。於是八月二十七日，慕沙里尼先向其黨人演說，謂『棒喝團當爲

意大利勞工之貴族，聯意大利人民一心一德以謀改造，吾等之政策極爲簡單，願制治意大利耳。一俟時機成熟，本黨當戮力同心，作最後之奮鬬，目的地即在羅馬。吾願增進羅馬之地位，使爲一大國之首都，雄據於地中海之上，使成爲促進意國文化與光榮，維持歐洲和平之中心點也」十月二十四日該團又在那不爾斯開會，明白聲稱本黨將參與國政，並發表對內對外之政策，後下令全國黨員作武裝的要求參政，對於君主不加反對。遂發難於米蘭，弗羅倫薩，譬斯克利馬那，婆羅那諸地，迫令政府退讓。當局初欲下戒嚴令而意王不之許，法太克內閣遂請辭職。慕沙里尼於三十日抵羅馬入覲意皇，受命組閣，次日就首相職，閣員有棒喝團員五，國民黨員七，民治黨及人民黨員各一，慕氏自兼內務大臣，詳見本期世界新潮，茲不贅述。

棒喝團內閣成立後，社會黨人民黨當然處於極端反對之地位。若新內閣之措置得方，經濟問題，有相當之解決，國民生活，得安定之保證，則民望所歸，內閣自可以長存，否則民心離叛，益以反對黨之攻擊，誠恐慕氏席不暇暖，而意國之政潮，即將隨之以起，故此次棒喝團之組閣僅可稱爲政潮之暫告結束，未得謂之全歸平靜也。

大乘起信論考證

梁啓超

本論上 從文獻上考察（續）

二 起信論果眞諦譯乎

眞諦傳譯說之異同

眞諦，中天竺人，以梁陳來遊，翻譯攝大乘，俱舍，唯識，中邊，三無性，佛性，諸論，實綸

入世親無著派教義之第一人也。道宣續高僧傳有傳。據傳彼以梁大同十二年(四五六)入中國，太清二年(五四八)至建業。陳太建元年(五六九)卒，凡在中國二十三年。其書以晚年在廣州譯出者爲多。道宣論之曰：『自諦來東夏，雖廣出衆經，偏宗攝論』。又記當時俗僧抵軋之言謂：『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斯皆足證明眞諦之學爲純粹的世親派，故其門下士宗習所譯攝大乘論，成爲『攝論宗』也。顧最可異者，道宣於此煌煌二千言之眞諦傳中，竟未道及其翻譯大乘起信論一事！

起信論之初著錄於經錄，始自隋法經之衆經目錄。此書爲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所編纂，晋眞諦卒後之二十五年也。其文曰：

『大乘起信論一卷。人云眞諦譯。勘眞諦錄，無此論，故入疑。』越三年，卽開皇十七年，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其卷十一眞諦條下云：

『大乘起信論一卷。梁太淸四年在富春陸元哲宅出。

起信論疏二卷。太淸四年出。』

自是始確認此論爲眞諦譯，其譯年譯地皆明出，且謂諦親爲作疏。越五年，卽隋仁壽二年，彥琮等重定衆經目錄，所謂『二卷之疏』，芟而不錄。其文云：

『起信論一卷。陳世眞諦譯。』

是以此論歸諸眞諦，惟譯時則陳世而非梁世。此後大唐內典錄，武周刊定衆經目錄等，皆全襲長房錄之文。至唐開元十八年(七三〇)智昇等所編開元釋教目錄(卷六)則云：

『大乘起信論一卷。馬鳴菩薩造。眞諦三藏譯。梁承聖二年癸酉九月十日，在衡州始興郡建興寺出。』

認此書爲譯自梁代，與長房錄同；惟其譯年與譯地

則荃異。又前此諸錄，皆記譯主，不記論主；明言此論爲馬鳴造，實自開元錄始。

開元錄所記譯時譯地，蓋採自本論篇首之一序。其序舊題『揚州智愷作』。其文云：

『……昔梁武皇帝遣聘中天竺……取經并諸法師。遇值三藏拘蘭難陀，譯名真諦。……時彼國王應即移遣法師。……來朝而至，未旬便値侯景侵擾，法師……暫停而欲還反，遂囑値京邑英賢慧顯智韶智愷曇文與假黃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以大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敬請法師……翻譯斯論一卷，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傳路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

其與此段記事略相出入者，則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上云：

『真諦……以梁武帝太清二年，歲次戊辰，見帝於寶雲殿。帝敕譯經，即以太清二年訖承聖三年歲次甲戌，於正觀寺譯金光明經彌勒下生經大乘起信論等，總一十一部，合二十卷。此論乃是其年九月十日與京邑英賢慧顯智愷曇振慧旻等，並廣鉞大將軍太保蕭公勃等，於衡州建興寺所譯。沙門智愷筆受，月婆首那等譯語。並翻論旨玄文二十卷。……』

右兩文所記，大同小異。然皆詳敍譯時之年月日，譯地之某郡某寺，共譯之人名，同時並譯之經卷，纖悉畢備。驟讀之，蓋若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矣。雖然，按諸史，實果何如者？

真諦果曾譯起信論乎

按以上諸說，或云梁譯，或云陳譯；梁譯之中，或云太清，或云承聖；其譯地，或云富春，或云衡州。枝節糾紛，莫可究詰，兩不俱是，必有一非，實則兩俱虛構而已。今請一一抉而破之。

篇首智愷之序，宜若可認爲最有力之證據。蓋如彼所說，愷實筆受此論之人，自道當時事實，寧更舛誤。然此序非智愷作，吾儕所不憚斷言也。(註一)智愷爲諦門第一高弟，曾對翻諸經論，此事實也。然愷之遇諦，實在諦晚年流遇廣州之時。據諦傳，諦之至廣州，在陳文帝天嘉三年十二月。愷於其後躡跡南來。續高僧傳法泰傳云：

「有天竺沙門眞諦挾道孤遊，……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顏固留。……泰與智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

又云：

「愷往嶺表奉祈真諦。……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無恨矣』……」

天嘉三年上距承聖四年凡九年，若其時諦愷已合并，則所謂「不避艱辛奉祈嶺表」，所謂「吾早值子無恨」等語，寧非夢囈！愷從弟曹毗（愷俗姓曹）亦及諦門，爲攝宗大師，著有真諦傳。(註二)竊意道宣續高僧傳之傳諦愷二公，取材當出毗本。倘有諦愷對譯起信之事，諦傳不言，愷傳亦當言之，而兩傳皆無一語道及，何也？推作僞者之意，蓋以本論來歷不明，爲世詬病，如法經均正之流，久有微詞。於是更以對譯之業託諸諦門龍象智愷其人者，僞爲此序以取信，而不知乃適以彰其僞也。

此爲序出於何時耶？吾以爲最早亦當在費長房以後。何則？使此序而爲長房所曾見者，以彼文所敘時日地點等等如彼其周悉，則長房錄中「太淸四年陸元哲宅」之異說，必無從生也。此序與法藏義記孰爲先後，誰實襲誰，尚難懸斷。此兩文者其事實是否正確，容俟下文再論，卽其文義固已無一可通。

義記云。『以太淸二年訖承聖三年譯……大乘起信論等，……此論乃是其年九月十日……所譯，』太淸戊辰至承聖甲戌前後凡七年，所謂其年者何年耶？既云『於正觀寺譯諸經，』而下復云『與京邑英賢……等於衡州建興寺』譯本論，究爲正觀耶建興耶？衡州耶京邑耶？僞序云：『逐囑値京邑英賢……以承聖三年……九月十日於……建興寺敬請法師……翻譯斯論……首尾二年方訖。』『逐囑値』三字成何等語？『承聖三年敬請譯論二年方訖，』然則此論究爲承聖三年出耶，抑太平元年出耶？凡此之類，無一處而不自相矛盾。此無他故，蓋以羌無故實之事，而欲造爲年日地點以實之，故不得不爲游移兩可之語氣以自遁，而不知其心勞而日拙也。(註三)

今且置文義，切談事實。舊傳起信論譯時譯地，有極矛盾之兩說：一爲費長房之太淸四年富春陸元哲宅說；一爲法藏等之承聖三年衡州建興寺說。時之相距五年，地之相隔千里。兩說果孰可信耶？吾儕細讀眞諦本傳及其諸弟子傳而知其說之皆誣也。大抵眞諦一世翻譯事業，皆在陳天嘉三年流寓廣州以後，其在梁朝，所就實寥寥無幾。法泰傳云：

『眞諦挾道孤游，遠化東鄙。會虜寇勍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

此文「全」字，雖稍過當，然在梁代所譯甚希，略可推見。該傳又云：

『於廣州制旨寺，……前後所出五十餘部，……皆此土所無者。……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業，并齎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

查法經錄所載眞諦譯本五十□部，法經鑑裁精審，竊疑諦所眞譯，已盡於斯。而什九皆出陳世，則在梁更能有幾？(註四) 所以然者，全由梁末大亂，不能安居。據本傳：諦以太淸二年閏八月始抵金陵，而侯景

之禍旋起。故傳云：

『帝欲傳翻經教……．屬寇羯憑陵，法爲時崩，不果宣述。』

自是避亂四方，追遑靡聘。傳云：

『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難未靖，側附通傳。……於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頹焉。會元帝啟祚，承聖清夷。乃止於金陵正觀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至於南康，棲遑靡託。逮陳武永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壞，遂欲汎舶往棱伽修國。道俗虔留，遂停南越。』

以上敘真諦在梁數年間之經歷，大略可稽。其在富春陸元哲宅，雖不知流寓幾時。但觀其翻百卷之瑜伽，（十七地論即此後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之一部）僅五卷而中輟，則他書不能從事可知。費長房謂起信出自彼時，殆不近情。承聖以還，出品僅有金光明一經可紀。及其隨蕭太保，又傳所謂『棲遑靡託』者也。法藏謂起信於彼時出，毋乃滑稽。即讓一步，謂此區區一卷之書，雖轉徙中亦隨時可譯。然而起信一冊，實論中王；諦既就此大業，其欣慰當何似者，而乃云『本意不申更觀機壞』耶？且既信長房錄，必於其所錄中所載十六部四十六卷者而並信之；既信僞序，則必於其所附記之玄文二十卷等而並信之；是則諦在梁時所譯已垂百卷。弘法之願，亦庶幾矣，乃更失意欲歸，豈復人情！吾儕若對於本傳稍加研究，則知太清富春與承聖衡州兩說皆不能成立也。

要之法經衆經目錄，爲經錄中最可信任之書。（註五）彼去真諦年代甚近，親勘諦所譯書目，確無所謂起信論者。著續高僧傳之道宣，爲初唐碩學。其傳真

翻乃據諦弟子曹毗所撰諦傳，而於譯起信論之爾。許大業若一無所聞見，若反對派於此兩大鐵證不能予吾儕以滿意之駁辯，吾儕敢毅然曰大乘起信論非真諦譯也。

（附言）望月氏就真諦譯書用語上觀察，列舉多數同一梵文之術語而起信論所譯與攝大乘論佛性論金光明經不同者，亦足爲起信論非出真諦手之一反證。文繁不具引。

起信論梵本問題

據以上所考證，起信論作者非馬鳴，譯者非真諦，始成信讞。然則將爲印度不知誰何之所著而中國不知誰何之所譯耶？吾儕推敲至此，忽引起一新問題：則現存之起信論不止一本，除所謂「梁譯」之外，更有實叉難陀之「唐譯」也。唐譯亦有一序，不著作者姓名，中云：

『此論東傳，總經二譯。初本即西印度三藏法師波羅末陀，此云真諦，以梁承聖三年歲次癸酉九月十日於衡州始興郡建興寺共揚州沙門智愷所譯。此本即於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齎梵文至此；又於西京慈恩塔內獲舊梵本，與義學沙門荊州弘景崇福法藏等，以大周聖歷三年歲次癸亥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於授記寺與華嚴經相次而譯，沙門復禮筆受，開爲兩卷。然與舊翻時有出沒。蓋譯者之意，又梵文非一也。』

此文前半，全引舊譯僞序，其妄既如前辨。後半述新譯年代地點等等似甚確鑿，實則全屬虛構。望月氏辨之極詳。（原著一〇〇至一〇四葉）今恐讀者生厭，不復具引。質言之，則實叉難陀並無重譯起信之事，聖歷癸亥，決無譯起信之餘裕，法藏決未嘗參預譯場。凡此皆可從史料中得極確之反證也。讀者若有餘興，可取原著案之。抑吾更有數語助望月張目者：該序謂因『梵文非一，故與舊翻時有出沒。』此在他經論之有重譯者或然，而起信則決不爾。今兩本具在，吾儕皆讀之爛熟，吾實苦不能見其互相出

入之點倆在也。因此益可證明所謂新譯者不過將舊譯改頭換面，絕無所謂新齎梵本。何也？以梵本本來無有也。本無梵本，而新序沾沾然以梵本相矜示，至再至三，此俗諺『此地無銀三十兩』之類也。

無梵本之旁證倘有乎？曰，有。至元法寶勘同錄卷九起信論條下云：『此論西藏藏經中缺。』至元錄為元代將中國西藏兩藏互勘編著。據彼則西藏無此論甚明。藏文經典，視華文有多無少，乃獨於此鼎鼎大名之馬鳴鉅作闕焉，毋亦以梵本本來無有也。

於此又引起一更有趣之問題：開元釋教錄卷八玄奘條下云

『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印度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舉。』

此文直接引用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篇末之文，一字不易。此說若真，則印度人得讀起信論，乃出玄奘由唐譯梵之賜，寧非大奇。日本學者對於此段故事，望月信之，松本疑之。吾蓋左袒松本說。（註六）蓋續高僧傳之玄奘傳，全取材於彗立之慈恩傳，而慈恩傳中並無此文也。然假令此說而真，則起信論之非馬鳴著，與非真諦譯，乃愈不可掩。何則？玄奘留學印度，正值那爛陀大乘全盛時代，何至於開創大乘之馬鳴唯一名著，竟爾亡佚！若曰以年湮代遠故佚耶？真諦來中國在五四八年，玄奘往印度在六二九年，相距不滿百歲。真諦猶能有梵本攜來，迨玄奘時，而其本忽絕跡於五印，天下寧有此情理！從可知印度自始本無所謂起信論其物者。藉曰有之，則玄奘從中國販輸以往耳！

然則作起信論者誰歟

準此以談，則起信論既非馬鳴作，亦並非印度不知誰何之人所作；既非真諦譯，亦並非中國不知誰何之人所譯。然則如之何？則惟有中國人創作一之途耳。此說雖駭人聽聞，然昔人固已有言之者。珍嵩探玄記卷十云：

『馬鳴起信論一卷。依漸刹經二卷（註七）造此論。而道宣師目錄中云此經是偽經；故依此經之起信論，是偽論也。』

又均正四論玄義卷十云

『起信，有云北土論師造也。而未知是非。北地諸論師云：非馬鳴造論昔日地論師造論借菩薩名目之，故尋覓翻經目錄無有也。未知定是非。』

吾儕將根據此兩道告發狀以搜尋造起信論之主名。

（註一） 此序非智愷作，望月氏辯之特詳見原著七〇——七六葉。其所指序文中矛盾誤謬處固甚當然惜徇屬枝葉之辨；若如吾所論正不必問序中內容如何其偽一言可決耳。願以質諸望月君。

（註二） 據歷代三寶記卷十一仁王般若經條下，有『見曹毗眞諦傳』一語；續高僧傳眞諦傳中有『見曹毗別歷』一語。故知毗有此書法經所謂『眞諦錄』或即此耶。

（註三） 此兩文中尤有極可笑之一點即以起信論譯語人綠名於月婆首那也月婆首那事蹟續高僧傳附記於眞諦傳之末，其實此人與眞諦絕無關係——殆未晤面不過因時代相次，附而傳之耳細讀傳文自能明了。乃作偽者忽然牽入此人，在起信譯場中派一差使蓋由採資料於眞諦傳而誤用也，因此益可證明偽序非惟出於費長房後，抑出於宣遣後矣。

（註四） 據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稱眞諦自太清二年迄承聖三年所譯經論如下

太清三年 仁王般若疏六卷

九識義記二卷

轉法輪義記二卷

四年 十七地論五卷

大乘起信論一卷

中論一卷　中論疏二卷

如實論一卷

本有今無論一卷

三世分別論一卷

起信論疏二卷

五年　金光明疏十三卷

、聖元年　金光明經七卷

三年　彌勒下生經七卷

仁王般若經一卷

共十六部四十六卷。若益以起信僞序中所言玄文二十卷，大品玄文四卷十二因緣經二卷九識義章二卷則此六年中，所譯書共七十六卷矣。按諸傳文，寧復可信。

（註五）望月原著對於法經長房兩家優劣之批評極確當。文繁不具引。

（註六）起信在唐時爲華嚴宗人所宗尚，而與玄奘之法相宗不相容。故華嚴大師賢首與玄奘譯經議論不合卒退出譯場而爲起信作疏。以此論之，玄奘當無梵譯起信之理。此義松本望月皆未論及，願以質之。

（註七）珍嵩新羅人唐代之華嚴學家。漸剎經即占察經，金陵刻經處有刻本。其與起信論之關係見餘論。

本論下　從學理上考察

從學理上考察者：一方面研究大乘起信論根本思想何在，其所以異於他書而自成其特色者有某幾點。一方面研究佛教教理史發展之全部——某某時代始發生某項某項問題，某項問題發自印度，某項問題發自中國。然後綜合兩面觀察起信論一派思想發生之可能性與其必要性而因以推論其著作之年代地方及人物。此本章研究法之大凡也。

一　起信論在佛學界位置概說

（起信論之根本思想）　起信論者，有名的所謂一心二門三大之教。以衆生心爲萬法之本，此心法函有真如生滅二門，其義則有體相用之三大。如本論立義分所說：

『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法，二者義。

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

卽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

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爲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眞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

以上一段，爲全論總綱，故各立義分，以下解釋分，不外發明此段之理。摩訶衍卽梵文大乘之原語。問大乘作何解，起信論以吾輩衆生之心解之。此心何以名爲大，則從體相用三方面說明。體大者，謂吾輩衆生之心體——卽心之本性，實爲眞如平等不增不滅之一實在體。相大者，謂吾輩衆生之心相——卽心之現狀，佛教術語所謂如來藏者，現在雖爲客塵煩惱所覆蔽，而其中實具足大智慧大光明等等之無量性功德。用大者，謂吾輩衆生之心用——卽心理活動之功用，能產生一切世間出世間之善因果。衆生心具此三德，故名爲大；憑藉此心成佛，故名爲乘。

彼復將此心開爲眞如生滅二門。文曰

『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爲二？一者，心眞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

心眞如者，卽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眞如。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黎耶識。……』

所謂眞如門者，卽體大，就衆生心之本體立言，與哲學家所謂實在論者相當。謂此衆生心之體性與眞

如法身。生滅門者卽相用二大，就心理狀態及其開展之跡立言，與哲學家所謂現象論相當。謂從如來藏阿賴耶而意以至分別事識，心相次第變展，現起萬法，生出迷悟順逆種種事象。論主既以此二門說明萬法，恐讀者誤解以爲主張二元論，故特別注意說明是『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是二門不相離。』

其說眞如則有空不空二義。文曰

『所言空者，從本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

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故，卽是眞心，常恆不變，淨法滿足，則名不空。』

其說生滅主體之阿賴耶識，則有覺不覺二義。文曰，

『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　卽是如來平等法身。

所言不覺義者，謂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而有其念。念無自相，不離本覺。……』

其言迷悟順逆之理法，最注重熏習。謂『一切染淨法，皆由眞如無明之互相熏。』文曰：

『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所謂以依眞如故有於無明。以有無明染法因故，卽熏習眞如。以熏習故則有妄心，以有妄心卽熏習無明。不了眞如法故，不覺念起現妄境界。…… 造種種業，受於一切身心等苦。

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所謂以有眞如法故能熏習無明。以熏習因緣故，則令妄心厭生死苦樂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厭求因緣故，卽熏習眞如。……乃至久遠熏習力故無明則滅。以無明滅故，心無有起。以無起故，境界隨滅。』

吾輩本來淸淨平等不增不減之衆生心，何故能爲客塵煩惱所汚？既已被汚，何故又能復其本體？舉要言之，則吾儕忽迷忽悟其可能性安在？論主解答此

問題，謂由真如無明互有受薰之可能性故。無明薰真如起妄心，妄心復薰無明，造出種種境界及一切苦，於是本與佛同體者變爲衆生。真如薰無明尅妄心，被尅之妄心復薰真如，結果能將無明及其所緣生之境界全滅，於是現在衆生位者皆成佛。所謂生滅因緣相之主要點如此。

本論所立諸義，學者名之爲真如緣起說。蓋彼以真如門說明萬有之實相，以生滅門說明萬有之緣起。然以真如『不可說不可念』故，論文什分之九，皆說生滅。而真如生滅二門既不相離，一切生滅法皆依真如起，以真如爲本體。故謂之真如緣起法門。

起信論在佛教思想系統上所占之位置

吾儕治佛學者，一向皆以起信論爲入門第一部教科書，輒以爲此種教義及組織，自佛在世時卽已如是，乃至各派佛教徒所說無不如是，此大誤也。起信論蓋取佛教千餘年間在印度中國兩地次第發展之大乘教理，會通其矛盾，擷集其菁英，以建設一圓融博大之新系統。譬諸七級浮屠，此其頂也。其在印度，龍樹無著，雙峯對聳。龍樹從實相方面立觀點，說法體恆空，無著從緣起方面立觀點，說萬法唯識。延及末流，護法淸辯，互諍空有，法海揚瀾。起信論以衆生心爲大乘本體，而衆生心一面函真如相，一面函生滅因緣相，生滅又以真如爲依體，而真如又具空不空二義。於是般若法相兩家宗要攝無不盡，而其矛盾可以調和。其在中國，地論攝論諸師，關於佛身如來藏阿賴耶諸問題，各尊所聞，鬩成水火。起信論會通衆說，平予折衷。言佛身則應真雙開，言藏識則淨妄同體。於是南北各派之說，據無不盡，而聚訟得有所定。此不過舉其犖犖大者，其他微文深解，融納衆流，殆不可以悉數，故元曉大乘起信論別記讚之曰：

『其爲論也，無所不立，無所不破。如中觀論十二門論等，通破諸執，亦破於破，而不還許能破所破，

是謂註而不遍論者也。其瑜伽論攝大乘等，通並深義，判於法門，而不融通自所立法，是謂與而不奪論者也。今此論者，既智既仁，亦玄亦博，無不立而自遣，無不破而還許。‥是謂諸論之祖宗，羣諍之評主也。」

「羣諍評生」一語，誠哉知言。據曉所說，既可知此起信論者，實涵有龍樹派之中觀十二門與無著派之瑜伽攝大乘等之所長。其實起信之所苞舉所調合寧止此而已哉。

於此而吾儕乃生一疑問焉。據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之理法，凡學說發達之順序，大率先有甲立，次有乙破，末乃丙合。今就印度思想系統言之，則中觀甲也，瑜伽乙也，起信丙也。就中國思想系統言之，則地宗甲也，攝宗乙也，起信內也。人智以積而增，而天道後起者勝。起信誠高矣美矣，而謂其出於大乘萌蘖時代之馬鳴大士，則是無諍而評，不孕而育，吾儕如桿然蔑視歷史則已，苟非爾者，終不能不抉羣疑以求一是也。

二　佛身論之史的發展與起信思想

本體與佛身

宇宙之本體何耶？此為形而上學實在論方面之主題。此問題佛在世時，蓋所罕言。弟子及外人有問及者，佛往往斥為戲論，如阿含中箭喻經所說是其例也。佛何故罕言此問題耶？其一，佛本為實行的宗教家，非與人諍哲學，故對於此問題無取詞費。其二，本體體性，當由自證，非聲言所能詮說，故引而不發以待學者之自得。佛常說「於現法中，以身作證。」故佛自身之人格即為此圓滿實在性之體現者。諸弟子親炙佛，即躍然若與此性相接，更無取為言辭上之討論。原始佛教對於此問題不甚厝意者以此。然亦正以此故，惹起後來佛學界無數問題。

後此佛學界之實在論，質言之，則佛身——或佛

體論也。佛身論何自始耶？佛滅度後，所謂『人格的體現者』已不可得見。佛教徒乃倡爲肉身雖逝法身常存之說以自慰藉。其關於法身之解釋則有種種或以佛所得之三十七道品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之諸功德爲法身，或以無去無來之無爲眞相的法體爲法身，或以遍滿虛空光照十方之說法聲音爲法身。大小乘家，其說不一。凡此皆於衆生外求佛身，可名之曰客觀的佛身說。印度自龍樹提婆以前，中國自羅什以前之佛身論，皆此類也。

佛身與如來藏心

同時有一種學說，其始似與佛身說無關而後此乃兩相結合者，則性淨說是也。據異部宗輪論所記，佛滅後百餘年頃，「大衆部」從「上座部」分裂。其教義中之一條，謂「心性本淨，而爲客塵煩惱所覆」。此說小乘正統之「一切有部」大反對之，其在大乘，則「北印系」皆反對之，「南印系」率贊成之。及大般涅槃經出現（此經以西四二一年由曇無讖譯出，在羅什後）昌言「一切衆生皆有佛性」。而佛性亦名法身，亦名如來藏。如來藏者指如來本性在客塵纏縛中之情狀言之。其思想淵源出於大衆部之性淨說，蓋無可疑。同此一性，在纏則爲衆生，出纏則爲佛。佛之法身，不求諸衆生以外，此爲主觀的佛身說。自此種主觀的佛身說出現以後，於是佛身與如來藏如來藏與心識之間生出極複雜的問題。全部起信論不過對於此問題之融通解答而已。

三身說之爭辯

龍樹前後之佛身論，惟主張佛陀肉身之外尙有法身存在而已。至無著時代，則於法身及肉身以外更立一所謂應化身者，成爲三身說。而此三身說復有二種。金剛般若論，法華論等，名爲法身報身應身；金光明經攝大乘論等名爲法身應身化身，或自性身受用身變化身。不惟名稱有異，而解釋亦殊。吉藏法華經玄論卷九云：

「若法華論明三身者以佛性爲法身，修行顯佛性爲報身，化衆生爲化身。若攝大乘論所明隱名如來藏顯名爲法身，則此二皆名法身，就應身中自開爲二，化菩薩名報身，化二乘爲化身。 地論法華論是菩提流支所出攝大乘是眞諦三藏所翻，此三部皆天親之所述作，而明義有異者，或當譯人不體其意。」

三身之說雖同出世親，然其傳譯於中國也，先後意義不同：先時在北方所譯之十地論等，其第一身指真如本體，其第二身指出纏之如來藏，其第三身則教化衆生所示現之肉身也。厥後南方所譯之攝大乘論等則與彼異：謂隱者名佛性，顯者名如來藏，實同一而異名，不能析而爲二，故合彼說之前兩身爲第一身名之爲法身，而將彼說之第三身析爲二，化菩薩者爲第二身，化小乘者爲第三身。因有此異說，遂成爲當時北方地論派與南方攝論派辯爭極劇之一問題。慧遠大乘義章（卷十九）謂：「北地之三身說開真合應，南地之三身說開應合真」即其義也。

起信論對於兩種三身說之調和

起信論對於此兩說採何種態度乎？彼採北方地論派開真合應說建立體相用三大之義；採南方攝論派開應合眞說建立法報應三身之義。其所謂體大指真如體性，正當地論派之法身；所謂相大指體中大光明智慧諸義，即出纏之如來藏，正當彼之報身；所謂用大指諸佛自然不思議之業用，正當其應身。雖然，其正說三身也，則又以體相二大總明法身，而以用大說報應二身。論文云：

「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聲聞緣覺菩薩諸佛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畢竟常恆。從本以來，自性滿足一切功德：所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乃至滿足無有所少義

故名爲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

『無有增減畢竟常恒』，指真如體下文所臚舉之一切功德指真如相。然統名之曰如來藏亦名如來法身。是此法身明採攝論家說將地論家之前二身合爲一也。論文又云：

『此用有二種。云何爲二：一者依分別事識，凡夫二乘心所見者名爲應身。……二者依於業識，謂諸菩薩從初發意乃至菩薩究竟地心所見者名爲報身。』

報應二身，同爲示化利他之身，同屬於用大。是又明採攝論家說，將地論家之後一身析而爲二也。彼之三身說固全採攝宗，然仍旁收地宗說以謀調和。論文又云：

『又此法身是色體，故能現色。所謂從本以來，色心不二。以色性卽智故色體無形，說明智身。以智性卽色故說名法身。……諸佛如來唯是法身智身之身』

此又從法身中立出智身一名。體大真如名法身；相大如來藏名智身；而二者實又異名同物。凡此諸義，其對於南北兩派所諍論之三身問題，融貫折衷，慘淡經營之迹歷歷可見。良由兩說相持，故有折衷的可能性且有折衷之必要。若起信爲馬鳴作耶？龍樹以前所謂三身說所謂如來藏說者曾未聞其名，馬鳴安能及此？卽三身說兩派之爭，在印度似亦無劇烈之痕跡，故印度其他論家，亦無取對此問題費爾許苦心也。

（未完）

日本民族性底研究（續）

謝晉青

七　外人觀察的日本民族性

日本在封建時代，只是一個半開化的民族，而且彼蟄居太平洋北底羣島裏，和其他民族，不多接觸，所以外人——無論西人或中華人——都不重視彼。明治維新，國政更新，中外各國，漸多耳其名字。及經甲午丙辰兩戰役（即日清日俄兩戰），東海小國，一躍而握亞洲霸權；於是就聳動全世界人類底耳目了。

日本民族爲何能够有那種奮勇，得那種成功呢？這個問題，在日俄戰後各國人士，都有評判。茲將當時各種評判底要點，摘列如左：

一、輸入西洋文明底效果。（各國人同聲一致之說。）
二、教育普及（這一說也很普遍）。
三、採用立憲政治。
四、財政發達。
五、理學思想普及。
六、嚴守言論秘密，即戰時取締言論底功效（當時倫敦泰晤士報說）。
七、訓練軍隊。
八、報紙雜誌聲援。
九、人種統一（即各民族血統混合無間隙）。
十、武士道發達（倫敦泰晤士報三七五一六號）。
十一、兵士臨陣不懼，是佛教結果（伯爾博士說）。
十二、有輕死的精神（同上說）。
十三、神道崇拜底結果（哈里遜氏說）。
十四、素食和軍醫制度底整頓（美國西門氏說）。
十五、知覺神經發達。
十六、非基督教國民底效果（托爾斯太氏說）。
十七、日本文明底結果。

以上各說，不外兩種：一，日本文明底發揮，二，西洋文明底輸入。其實日本民族，在封建時代，實行鎖國

主義數百年，精神上已陷入墮落的狀態：所謂固有文明如武士道等，也因怠惰而極形退步，若不是借着西洋文化底刺激，簡直就沒有絲毫救藥底希望了。可是論到取法西洋，日本人又不能不感激「黑船來襲」底恩德。（黑船事件，是德川末代時美國海軍率黑色兵船到岸，迫日本開埠通商底一段歷史。當時日本畏懼，就開放門戶，輸入西洋文物。）惟因黑船來襲，而日本民族卽能翻然醒悟，師法外人；這翻然醒悟一事，也是日本民族底優點呀。

二十世紀來，西人批評日本民族的日益加多，而其大要則有下列數種：一，傲慢無禮而復讎念強。二，神祕而深藏。三，偏狹而善疑。四，敵愾氣熾而愛國心大。五，善良而銳敏。六，勤勉而任俠等——小林氏日本之社會二九一頁。日本人底傲慢無禮，那是傳統的。復讎念強，和偏狹多疑等，於其自身，最有害處。卽神密深藏，和敵愾愛國等，也實無多利益。日本人所以在全世界上，不能得別國的真友誼，就是這個原因。至於第五第六兩項，照我們看來，事實上也只能一半對題。因銳敏和勤勉，是世界公認的日人長所，但善良和任俠，就有很多不好信的了；我們雖用長期的考察，也發現不出彼等善良和任俠之點在什麼地方。

西洋人批評日本的，在歐戰以前，概毀少而譽多；及到歐戰以後，可就毀多而譽少了。現在東西兩半球，所有各民族，都衆口一詞的斥日人為東方日耳曼民族，這都是彼族在世界上舉動不善所招的攻擊呀。

法國人諾特氏在他底近著近代日本一書裏說：「日本底山水明媚，是欺人的。乍視其地，好像包含着無限的平和一般；實則不然，却常孕育着大激變，貯藏着不安和災禍。其內部底動搖，震撼地面，每日實有一二三次。」又說：「日本人有非常可驚的生殖

舉同時又有世界無比的死亡率。一八九九年，罹患赤痢病的，達四萬五千人因此死的，達九千人。日本人常目擊着多數人底死；死常圍繞着彼等，凝視着彼等，威迫着彼等。彼等不像歐洲人有那樣延長生存底把握，所以能有勇武。彼等有憤恨死滅底思想，所以能夠不號泣而歸於寂滅。」諾氏又說『日本人底性質，就是狂熱的例如尋常時都裝作馴順，忽然決裂，則如火山噴餘，極爲陰險云云。』

石川氏說『在歐戰前西人都知日本是個軍隊國及柔術國，花姑娘國等。大戰以後，又都知道日本更是個偵探國了。』他說本年巴黎某雜誌。載一篇文章，題爲日本和將來的極東，當中述及日本使用偵探在外國底事實很多；例如日本某武官，嘗助芬蘭某革命家在俄國謀亂，其後又以經濟助力煽動俄國內部底革命，日本某子爵又和俄國某革命家秘定一種條約云。而日本偵探在中國各地煽動叛亂底事實，更爲不少。

石川氏又說『從前西洋人組織日本觀光團時，常在招牌上大寫着（往花姑娘國去）底文字，花姑娘國就是賣淫國底意味。到現在就更加上「一個往偵探國去底惡名了。』又說『當日俄戰爭時，西洋人都傳說日本是個深幽國，美術國等。近來就單把日本當作柔術國，軍隊國，偵探國，妖魔國，黑暗國了。西洋各國底新聞雜誌，每載着日本事情，總多是關於軍隊丘八的記載。中國事則多關於勢力發展底事實，或介紹詩歌，研究美術等等。日本都是黑暗方面的，中國都是光明方面的。』

最近羅素氏由中國返英過日本，對於日本人也深致不滿。除在神戶會晤賀川豐彥和在東京會晤大杉榮等暢談主義而外，其他一般人來訪的，都一概不接見過有智識的新聞記者等，則予以懇摯的忠告，謂日本人底精神體魄和一切舉動等，太過類

倣德國人；今後務須知所自警，免遭不測禍害云。由此更可知西洋人對於日本民族底一般態度了。

八　結論

日本民族性情底主要部分，大略已如上述。現在再把彼底特別點和彼人種前途最有關係的提出一些，說明於此

日人性質中最危險，可怕，而且於人於己，都有很不利益的一點，就是彼族底侵略性。這種性質，在日本民族中，所以能發生而且能存在成長的，依各方面上考察起來，大約有二種原因。

一，關於歷史的——如誇大性等底遺傳。

二，關於環境的——如生殖率强而土地褊小等。

第一種關係，發生最早，彼底根株，在神話時代已經牢牢植定。我們一讀日本神話史中天孫降臨底

勅言，就了解了。彼等不知何代底祖先，能夠於不知何年代時造出『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子孫就而治焉皇統之運，當與天壤無窮』底幾句話，就足證彼族祖先那種『惟我獨尊』的氣概，和他族祖先大不相同了。彼等子孫底頭腦被這一段神話完全支配住，所以彼就龐然自大，不復知世界中尚有其他人類。對於異族底人們，有勢力薄弱不能敵己的就逞其殘酷好殺底天性，任意慘戮或驅逐，因爲彼等神話史中，在天孫降臨時，天照大神所賜三種寶物當中，就有一把草薙劍；在彼等看來，這劍並不是爲薙草，實是爲斬除異族的。

日本民族，有好欺善鄰底天性，從前朝鮮文化，雖然高於日本，但因彼族性好和平，而武勇不及日人，所以就屢屢被日本人支配了。中國民族，無論那一項，都優於日本，並且彼此相距很遠，所以沒有直接發生侵略底可能。但日本人性不守分，當時還竟能

生出侵略中國底野心，這真是一件怪事呀！茲將日人豐臣秀吉當時答朝鮮王書摘錄如左，以供評判：

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指日本）諸道，久處分離，廢亂綱紀，阻格帝命，秀吉爲之憤激，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亂治民富財，是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居者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日本）俗，以施王（天皇）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後至者，皆在所不赦。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爲我前指。——賴山陽日本外史五〇九頁

這一對書把他那種妄自尊大驕傲無禮野心勃勃的怪性活映紙上。當時明朝（神宗萬歷年，當西一五九〇年）失政，兵備不修，韓王日報倭人入寇，朝廷都一點也不睬，一直到豐臣秀吉率十五萬倭兵入韓都，執韓王，進軍遼東時，然後才出師迎戰；而倭兵竟以力微地疏，不經再戰，卽行退走。以當時日本實力，實在不足圖中華，而彼不自量度，妄行大舉，那裏還會不一敗塗地？其後豐臣秀吉無顏返師，死於軍中，那就是應得的結果呀。但秀吉雖死，而後世底秀吉，仍是續出不已，明末底東陲海寇，以及近時武力侵略，浪人謀亂等等，都是繼承豐臣秀吉底遺志的。所以豐臣秀吉當時圖明雖無功，而爲其後世子孫開妄舉侵略底先河，這也是日本侵略中國底唯一關鍵呀。

第二種關係——環境——也很重要。日本民族底生殖率，在世界各國人當中算是很強的，每年在一千人當中要產生三十二人以上，而死亡率則不達千分之二十一——依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〇年五年平均——結果每年純增加的人口，全國不下百萬人。如此下去，眼看東海島國人民，不久就要

無地存立了。所以彼族侵略殖民等事，不但是朝廷關心，就是民間也都各為吃飯底問題，自行打算到海外去謀發展。在東洋泰晤士社出版的植民地大鑑上，有濱尾某底一節序文說：

我日本大帝國於十九世紀末造，破鎖始以來二千五百餘年底緘默，銳意同化西歐文明，專心充實國力，既已經過兩大戰役，領臺灣，復樺太（即庫頁島），併吞朝鮮，永借關東州（即旅順大連）倚收滿洲蒙古於勢力圈內。而入於大正底新政，尊重日英同盟底意義，於歐戰中倡有山東及赤道北圈圓底南洋德領地。又久已伸張勢力於南北支那及兩美大陸以至南洋澳洲，今蔚然為一大植民地而雄視於渾圓地球之上。惟是帝國，物雖阜而人稠，國雖隆而四面環海偏於極東。以是為安排人口底疏密，圓滿需給底調節，更欲進而顯揚國運底隆昌。則內以圖版圖領土底綏撫康寧，外以定人口移植底大計。於茲更不可不勇猛勵進，宜皇祖之遺勅，上答授乾靈國之德，下弘養皇孫正之心，然後兼六合而開都，掩八紘而為宇。國狹者廣之，國峻者平之。　事功成否，不可專賴國家之活動，凡個人團體一國上下均須努力。吾人方當大正新政，當以積極奮鬪的精神敏活大膽，排除前途底荊棘，悍然不休，以從事於不斷的實力活動。若徒醉夢過去的武勳，藐視對外發展底急務，其奈赫赫地明治大正光耀史實何耶？　（一九一七年版）。

這種謬妄的論調，最能代表現代一般日人底思想。我們當曉得日本民族底侵略目的實非單純的吃飯問題，其於吃飯問題以外，更有一種危險可怕的『兼六合而開都掩八紘而為宇』和『國狹者廣之，國峻者平之』底傳統的大帝國主義。

日人天性，本是嗜好航海旅行的，又加上一種積極獎勵殖民的侵略政策，所以現在彼族人民底木屐聲跡已經踏遍世界了。茲將彼現在居留國外底人口數，分列於左：

殖在地別人　　男女人數

台灣	一四八·八三一
朝鮮	三三六·八七二
庫頁島	八八·六一三
中國東三省	四〇四·〇八五
中國本部各省	三七·三五九
旅順大連兩地	一〇四·六七二
青島	二七·二五三
南亞及大洋洲非洲	三五·一九三
南北美	三〇五·一五六
歐洲及西伯利亞	三五·五一一
南洋羣島	二·一七三
合計	一·五二七五·七二八

上表所列，已有百五十萬人以上——台灣，朝鮮，庫頁島三項爲一九一八年報告，餘爲一九一九年報告——這百五十萬人，在國外都是幹什麼事呢？除去少數被迫出國底社會黨分子如片山潛等以外，其餘都是全體一致爲侵略外族底活動。我們不必在表面上列舉事實，單就背影上看看世界各國排斥日本人底運動，也就可以曉得日本人底罪惡程度了。

假定日本民族底侵略計畫，竟能實現——算作統一世界——那時日本人就可以安享幸福了麼？答復這個問題，就要先審查一下日本民族性，問彼究竟有無統治外族和同化外族底能力。日本人統治外族底事實，在歷史上沒有先例，因爲日人古代對待蝦夷各族，只有殘殺驅逐，是說不上統治外族的。那麼破題一回，就要算是割台灣和併吞朝鮮了。但日本人雖竭盡有史以來的力量，到現在還沒有馴服一個朝鮮人，事實上已明瞭顯出日本人沒有統治朝鮮底能力了。日本人果有統治朝鮮底能力，朝鮮人怎麼還能夠發生革命運動呀？

至於台灣表面上雖然好像已被馴服，實則到現

在，日本人仍是不敢一刻安心。日本統治台灣只是統治台灣一塊土地，並沒有馴服台灣人民。台灣人民，除去蕃族外，其餘都是廣東福建底中國人中國一天能獨立，則台灣漢人一天都不能受日本人統治，更不能受日本人同化。台灣人雖是居住在法令森嚴的日本政治下面，但中國人仍舊可以自由來往於閩廣各省，因有很多人，都是身被雙籍，或是兩地都有產業的。台灣人不是不反抗日本政治，是因爲受地理的關係和人口太少的關係，反抗不易成功——台灣四面環海交通易爲斷阻，其人口只有三百萬。然自和母國分離以來，革命運動已舉十數次，不過外間人都不曾聽見就是了——此係台灣友人爲我屢述的，日本某秘書著有一本書，叫作台灣匪亂平定史，我也讀過。在一九一二年時，台灣人革命失敗被戮者至二萬人，而政府報告所載只有百餘人。台灣水陸交通機關，全握於日本官府手中，民間不得自由使用，即郵遞一信，亦須受官府檢閱，然後才能發送，所以那樣的慘事，外間人亦都不得明瞭了，

同化外族底力量，日人實在缺乏，一則是因彼文化粗淺，不能使外族佩服；二則因日本民性偏狹，不能鎔洽外族。如上篇所述，韓漢民底歸化日本，並不是慕日本文化，多數都是爲避亂逃遷的。後來被日本人隆重優待，拜爲先知先覺，所以他們結果就成爲宣傳文化底人們了。至於近代，無論那一國人，即住居日本三十年，與日婦結婚，生育子女，而自己仍然反對日本，所生的子女，也都反對日本，這是屢見不一的。

日本人在世界上所以敢大膽妄爲的，彼底唯一信仰，就是日本民族，自來沒受他族底統治；而彼族所以一意侵略中國的，一來是地理接近的關係，二則因彼又信中國民族易爲外族所統治。日本民族，

沒有受過外族底統治，這是我們承認的，但這也是因環境和機會底兩種關係，並非日本民族性上有定不可受外族支配底何種特長。

日本有朝鮮，中國兩個隣家，而此兩隣，又同爲好平和厭殺伐底民族，這眞算是日本民族底幸福呀。假若易中國，朝鮮兩國爲德意志，俄羅斯，到今天日本民族，弄到無焦類了，也未可知。朝鮮雖不及中國廣大，但當時以土地和人口比，也算是富裕的區區東海小島，誰肯臨場逐鹿？日本人自誇爲自古未受他族支配的，這怕大概也是一個原因罷。中國民族，缺乏統治力，容易受外族底統治支配，這是實在的事實。但中國人同化外族底力量，任何民族也不及他那樣偉大。亂華底五胡，滅宋亡明底鐵木眞，愛新覺羅福臨，彼底遺類，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中國每被外族統治一次，而疆土也卽擴大一次。人民也就加多一次，精神文明底化人，實在不易抵抗呀。然而中國人並沒有拿自己文明，去故意同化他族，如歐美學者嗜好中國哲學和其一般人嗜好中國庖廚一樣，都是自然而然的。我說這段話，並不是崇拜國粹，只是向日本人說，不可妄發侵略中國底野心，因爲侵略中國，不見得完全都是利益。

我們在日本社會，看見日本人輕死，自殺和種種抑鬱憤懣的氣象，知道日本民族性中，帶有極多的悲痛成分。彼等悲痛底成分，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裏只有一句佛家底解說，叫作「自作自受」，日本人不是沒有優點，如勤勉好美等等，都是很特出的。如果能把彼不好的部分如傳統的誇大傲慢，和殘忍好殺等——尤其是迷信神話一事——根本除去，儘量發揮天才，則定爲世界上底上好民族。至於地小民衆，那都不成問題，因爲世界上，絕沒有一個平和的民族，是爲着食糧不足而致滅亡的。

（完）

人類多源說

周建人

人類怎樣來的？這個問題，是很足引人注意的，所以古代早有人討論到，可是雖然早有人討論了，但至今尚沒有一致的論斷。

人的骨格形態與人類以下的動物有相似的地方，古人也早經看出，不過在一八六三年赫胥黎的人在自然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出版以前，沒有統系的說明罷了。赫胥黎在那册書裏說明人類與高級猿猴的相像，并且說明人與大猩猩及黑猩猩的不同處還不及大猩猩與下級猴類的那樣顯著。

他的書出版以後，經過一回紛爭，於是人類由猿猴類變化過來的假設漸漸得到多數人承認了。但是讀者切勿誤會這是說人類從現今生存着的類人猿變化來的，不過說人係從一種猿類樣子的祖先而來，這祖先是人類與現今存在的猿猴本屬公共的，但那種樣式滅亡已久，在現在，人與類人猿，不過是生物界中最近的房族罷了。

人類與猿猴共祖，這種假設雖爲多數人所相信，但怎樣由祖先遞變過來的痕跡，終還不能十分明白。查最早的時候（一八五六年）德國杜稅陀夫（Dusseldorf）相近地方納安兌（Neander）山谷裏的穴洞裏，發見一具頭骨，這頭骨稱爲納安兌泰爾頭骨（Neanderthal Skull），前額很平，一見使人知道是智慧低級的原始人類。赫胥黎認這一種是極近猿類的人類，後來這一類的骨骼，在各處地方多有得找尋出來——一八八六年比利時的斯必穴洞（Cave of Spy）中得到兩個頭骨，形狀與納安兌泰爾式一樣（頭骨略大）。此後又陸續發見；

十九〇八年一個法國考古學家又在西南法蘭西尋得一副很好的納安兌泰爾人的骨骼，頭骨很完全，只是牙齒殘缺不全一見知是老人的骨骼。

比納安兌泰爾更像猿猴的樣式，在一八九一年間，被一個和蘭外科醫生杜蒲華，(Dr Eugéne Dubois)在中央爪哇發見，稱爲猿人，學名定爲 Pithecanthropus erectus。一九〇七年，德國哈得爾堡(Heidelberg)相近也發見一殘缺的納安兌泰爾式的骨骼看顎骨的形狀是很不進化的，這便稱爲哈得爾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到一九一二年，英國蘇稅克斯(Sussex)匹脫唐(Piltdown)也曾發見過一種骨骼，叫他初人(Dawn Man學名爲 Eoanthropus Dawsonii)。最近則又有亞非利加北羅特希亞 (Rhodesia) 穴中的羅特希亞人(Rhodesian man)的發見。

若把逐年所發見的骨骼比較起來，進化的次序也可說已經分明。爪哇人的頭骨容量比大猩猩大，比之於納安兌泰爾人則不及，斯必人則更大，但比於愛爾蘭人則較小。最近發見的羅特希亞人的地位，從有幾點上看起來比納安兌泰爾進化，但比較腦的容量則不及，據斯密斯，(G Elliot Smith 見本年四月分大西洋雜誌) 說，這種人的地位實在納安兌泰爾人及匹脫唐的初人之間，頭骨腦的容量比後一種大，而比前一種則小，所以比之於前種，在統系上的地位更爲幼稚。

以上所說的，不過是歷代在地質上找尋出來的「斷索」的情形，但是各種地質上的痕跡都散佈於各地，不能從此便斷定人祖係從何處而來。只能够知道人類是由猿猴類的公共祖先進化而來罷了。究竟最初的人祖起於何地呢？這問題是不容易解答，而且也是主張一源之說者所不能不解釋的問題。因爲主張一源說者，說世界各處民族，皆從一處

移徙各處；主張多源的人則說由原人演進而爲各族人類，各有固有的來源；從前疑人類之起於多源，大半因爲見言語各有派別，不能歸於一個來源的緣故。但人種究竟是否出於同源，是很不容易從文字上去證明。主張人種起於一源，——卽說世界人類只是一種——證據比較的豐富些；動物異種相配——如驢與馬等——子嗣往往不能再生育，而人類却不然，不同顏色的人種相配，子孫仍能生育，因此說人類都屬一種，膚色等的不同，不過是變化出來的族的分別罷了。從前達爾文曾明白說明世界幾族人類的體制及精神作用的相像，說有色人種，也與白種同起於一源，雖有難解釋處，也被華萊斯說當初人類因富於可塑性，性質很容易改變的話說明了。

人類既說由於一源了，於是這一個來源起於何地的問題，便不能不急求一個解釋；多數學者當初都指中央亞細亞是人種的發源地，由此四向出發，人口遂分佈於各地。後來又說人類當產生於已失陷的印度亞非利加，這地現在雖已成印度洋，但在地史的第三紀的時代還是陸地，從前曾產有狐猿及類人猿。當初的人祖，便生長林中，身體多生毫毛，幷且照法國自然學家闊答拉弗日 (Quatrefages) 說，大概是「赤毛黃皮」的。用事實證起來皮膚的黃褐色似乎確是原始人的皮色，別的顏色似從這種膚色變化而成，如有些黑人的小孩，初生時係作灰黃色，漸漸長大起來，皮膚也漸漸變黑了。所以說別種顏色也許由這種原始的顏色轉變而成。

但這種一源的意見和最早的人祖起於印度亞非利的話能視爲定論麼？這話却不容易回答，近人說人類起於多源的還是很多。最近如美國的鮑魯 (W H Ballou) 便有這種意見，他以爲自達爾文時代以後，人類由高等猴類演進而成的話，固然爲

世人所公認，但我們問到人類究竟起於何時，來自何地，則不能不信從前瑞士博物學家亞格息（Louis Agassiz）殫一生的研究之後，說人及多種動物，係起源於各時各地的話了。

鮑魯以爲達爾文的進化說，簡單說起來是將各種生物都溯源到單細胞的動物上去，此後赫胥黎，斯賓塞海克爾等，都用達爾文的學說來解釋人類的由來。但是人與猿猴的骨骼筋肉雖極相像，而生存的猿猴，却沒有一種可以認爲人的始祖的，於是科學家遂尋起而搜尋其間的斷索了。但是尋了幾年，化石學家終於尋不着那真正的斷索在那里，於是又立起一種寬泛的學說稱爲「公共祖先」，例如早先的鳥類與爬蟲，便說出於同源，是共一種祖先的。人類也是如此，與現代的類人猿是出於公共祖先的，不過到了中途，猿猴與人類各自分途進化，遂發生現在的不同罷了。意大利的稅賴教授（Prof G L Sera）也是一個主張亞格息的學說的人，他以爲人類起自多源，并且說化石中的波斯確潑人（Boskop man）爲黑人的祖先，德國發掘出來的哈得爾堡人是白人的祖先。現在斯密斯遜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書記華爾各忒教授（Prof C D Walcott）更說萬物都是並行進化（Parallel evolution），哺乳類，鳥類，爬蟲以及兩棲類，骨骼的形狀及官能都屬相像，這等物類，都是並行進化而來。這種觀念的起點，大概他們覺得所覺到的斷索，不能使一系由來之說，十分圓滿，想別作更容易解說的論調，所以又回到亞格息的主張上去，以爲一地自有一地固有的動物，人類也是如此。說黑人及其固有動物起於亞非利加，白人起於歐洲，黃人起於亞細亞，黃褐色人起於南美，銅色人起於北美等等。偉司萊爾（Clark Wissler）在他的美洲印度人中，也曾論到這個問題，且說並找不

出美洲印度人由亞洲移去，或亞洲人從美洲印度人變化過去的明證。許多科學家以爲古代人類的化石係發見於歐洲，歐洲當是人種的發源地。但最古的被認爲化石的人的，名叫猿人，（卽Pithecanthropus erectus）係見於亞洲之南爪哇，前已說及，不過這種化石是初級的人，還是高級的類人猿，實在還不敢斷定。

南美的動物，也有特別之處。據地質上的考查，知道該地本是一個極古的區域，生物多數是屬於古新紀一代的。南美在那時候，氣候很熱，或屬於亞熱帶；經米勒（Muller）安梅息諾（Ameghino）及哈斯曼（Hasman）等化石學家的考察，把南美現今生存的哺乳類，鳥類，爬蟲，及魚類與化石中的同類比較，知道該地方的物產與別處很不相像，於是他們研究所得的結論是說，南美所生的這些動物，係自生於南美，並非從北美，歐洲，亞非利加或亞細亞遷移過去的。

美國的阿司旁（Henry F Osborn）是一個繼柯潑（Cope）及馬虛（Marsh）而起的生物學家，化石學上的知識，在科學界中很有名望，他曾旅行美洲之北，從埃及的立比安沙漠，得到許多未曾見過的古動物，經過他的長期的研究之後，知道這些古動物與生於亞非利加，歐洲，亞細亞，或美洲的動物也不相聯屬，他雖不曾因此說物類起於多源，但他所舉的事實，似乎很可以維持多源之說了。

關於化石學上的討論，我們且不必多說，而且化石學上的知識，我們不能不承認還極其淺薄。現在且就別一方面來說關於人類種族起於多源的討論是怎樣。

鮑魯說，現在科學家研究現代各族人，用分析方法來試驗是否出於同源，試驗的結果是說各族的人血液不同，毛髮不同，色素不同，腺體不同，筋肉不

同，皮膚神經等等也都不同。至於色素細胞的不同，竟有人說亞非利加洲的黑人如移居別處，總是黑的；無論幾百年之後，他的子孫仍然不能脫去本性。白人移居熱帶也是如此，不能使他膚色完全改變。亞細亞人也是如此，卽移居別地，眼梢總是翹上，顏面及體格上的特狀，永久不失亞洲人的樣式。美洲雖說有融爐，能淘冶移去的白種人爲美國人，但並不見黑人或紅人一經混雜之後，能夠成爲白種人，固有性質始終附在他們的血中，用血液的試驗法，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子孫與白人的不同處。

主張人種起於多源的人信念便從這些理由上得來，他們以爲既認單細胞生物爲動物植物的起源了，而這種原始生物又徧布於各處的，那麽各種物類的進化，當然也可以起於各地。各地的物類旣在不同的土地上逐漸進化，人類也就在不同的地面進化而成，——在亞洲，非洲，歐洲或美洲的氣候，食物適宜的地方，都能夠有人類進化出來。不必限於亞洲或非洲一處。不過各處的進化的程序，容有快慢罷了。不但人類，就是哺乳類及爬蟲之類，也並不如何遷移的，雖然鳥類魚類及有些蝙蝠都好順着季候移徙，但定期仍復回到故鄉，從不見一經遷移之後，便長久居在別處，不再回到原處來的。

但我們須明白知道主張人種起於多源的人，並不反對人類由下級動物進化而來之說，不過說是由各地分途進化而成，不承認人種當初止起源於一地，止爲一種罷了。且對於人由下等動物進化而成一方面的許多疑竇，他們也竭力加以解釋，例如下等動物的骨骼常常比人類爲多，一看似乎相差很大。主張多源的人便鄭重說明，生物逐漸進化，骨骼數目逐漸合併，減少；如尾屈骨的合倂縮短，以至能坐，這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所以由人的骨骼與爬蟲等的骨骼相比，多少的不同等事實上不足爲

奇,因爲進化的通例,是常常使身體間的各部分變爲簡單的。威里斯頓（S W Williston）曾這樣說過;「物類漸進化於高等部分必漸減少,到了最完全的人身,部分減到極少而這官能的作用,却極適用了。」人造的機械也有這種傾向,新式的機器往往部分減少而靈便和力量却反而增進。

人類智慧的進化,雖似與下級動物很不相連續,其實這隔閡並不算大,例如近代的馬,犬等,他們的智慧的發達,比之於已滅亡的馬的始祖雪派里昂(Hipparion)和已滅亡的古代的犬（名 Oxyoena),相差很大,近代人與石器時代的古人的智慧,差別也正是一樣相遠,所以近代人類的智慧與人類以下的動物,雖然有高下,這僅是等級上的差別,並不是根本上的不同。

我們現在總結一句話:人類起於一源之說,因爲還不能將斷索一系相連接的所以學說生出變遷,有多源說的發生,但是多源說不過對於一源說所不能說明的幾點上立脚,然一方面則別有許多疑問依然存在,並不能加以明白的說明,要證明那一說爲真,不能不待將來的考查了。





英國新內閣成立及各黨選舉運動之情勢

英國自混合內閣傾覆後，由波那勞組織保守黨單獨內閣。新內閣之閣員名單於十月二十四日正式發表：

首相 波那勞 (Bonar Law)
外交大臣 寇仁 (Earl Curzon)
司法大臣 開夫 (Viscount Cave)
財政大臣 鮑特溫 (Stanley Baldwin)
殖民大臣 特文夏 (Duke of Devonshire)
陸軍大臣 竇比 (Lord Derby)
海軍大臣 愛梅烈 (L. C. M. S. Amery)
內務大臣 白里芝門 (W. C. Bridgeman)
商部大臣 格里穆 (Philip Lloyd-Greame)
農部大臣 桑德斯 (Robert Sanders)
教育大臣 伍德 (E. F. L. Wood)
衞生大臣 波斯開文 (Griffith-Boscawen)
印度事務大臣 譬爾 (Viscount Peel)
蘇格蘭事務大臣 葛文 (Viscount Cavan)

其中寇仁留任，鮑特溫，波斯開文，譬爾亦前內閣閣員，此外則皆新任者也。

新內閣既組織告成，首相波那勞乃於二十六日宣布其政策。略謂：——

『完全恢復戰前手續，乃一極要重事。英帝國對外之第一注意，

在重定和平政府在外交上將採行平坦塗徑，忠摯履行其義務。但決計不推廣其擔負，遇相當時機，且當減少其約束。欲求解決現遇之困難問題，惟有仿大戰時與法國及其他協約國坦直合作之一法。近東談判由外相寇仁處之，當可得眞正永久之和局。政府對於國際聯盟，欲予以實際上之扶助。英美友誼與良好諒解之維持，不恃正式之盟約，但賴固有觀念之共同。維持英美友誼，當始終為英國政策之主要目的。凡各事件與對外政策及帝國安寧有關者，政府當與各殖民地政府時常密切商榷而行之，以期保持海外人民之利益與情感，而獲帝國全部精神上之贊助。現政府苟能於選舉後仍握政權，則第一事所當行者，為愛爾蘭和約之批准。現政府準備依和約之精神與字義切實履行之，當於此約所造成之新關係中，與愛爾蘭提攜合作。現政府同樣擔保尊重北愛選擇之自由，及其國會與政府之安全。現政府願依一九一九年國會所通過之印度憲法，增進印度安靖而有秩序之發展。內政最為現政府注意者：為商務狀況與失業問題。前政府所考慮之辦法，現政府將再研究之，以期悉臻妥善，立予施行。惟眞正轉機繫於商業之恢復。第一當撙節用費，核減捐稅，以利工業之進行。最可助實業恢復者，為帝國境內相互商業之發展，故擬卽與各殖民地政府商榷，儘速召集經濟會議，以謀如何以彼此合作發達帝國偉大商業之善法。現政府擬卽研究農業問題，籌議其可助農人脫除其困難之策。……其他善法渠不置議。蓋國家第一需要，在能自行其事，內無干涉，外無擾攘也。』



俄國的餌——歐洲外交家之所垂涎

據此宣言，則新政府之施政方針，與前政府尙無大差。此外波那勞在格拉斯戈對衆演說之詞，亦大致相同，惟其最緊要之一語，卽曰：『國家現所急需者為「寧靜」，其政策乃為消極政策。蓋非此不足以祛大戰所貽之影響，而恢復元氣也。』

內閣既定，同時英皇下詔，以十一月二十日為舊國會解散與新國會召集之期，而選舉投票則定於十一月十五日。於是各黨咸振刷精神，以從事於選舉競爭，先後發表己黨之政見，而重要份子又

時有演說，發揮議論，以期吸收人心，俾於選舉獲得勝利，茲述各黨運動之情形于次。

此次選舉運動，與前次大有區別。前次係自由保守各黨聯合與工黨雙方面之競爭，今則因保守黨在卡爾登會議時決定以保守黨獨立地位爲選舉運動，故已由二方面之競爭進爲保守黨自由黨工黨三角式之競爭。保守黨之政策已如上述，無煩重述。工黨則於十月二十五日公布宣言，領袖悉署名承認以工作減輕國民重負之必要，但主張（一）特別徵收五千鎊以上資產之累進稅，以設立戰債淸償金；（二）修改正稅制度；（三）增收大資產之死稅；（四）徵收大宗入款之逾額稅；（五）減收低小入款之所得稅。又主張田地估値徵稅。工黨所擬調劑失業之政策，在振興全國實業，舉辦各種必要的公共工程。工黨之農業政策，在恢復農業工資局，並設立農事行政會，以謀增進農業之利益。工黨之實業政策，在礦產與鐵路收爲國有。

獨立自由黨則於二十四日發出宣言書，嚴峻批評前政府各部之措施，並宣布十大政綱，其中有數條與他黨政綱相同。主張無限制之自由貿易，取銷保護計畫，主張男女政治上與法律上之義務，田地制度，據租徵稅之改良，及執照制度與平均代表權之改良等事。宣言中極力排斥喬治，不留餘地。二十七日又在彼得波洛會議。首領愛斯葵士演說，謂『工黨宣言暢直無隱，其所主張頗有與獨立自由黨相同之處，不過工黨最後目的，在實業歸國家管轄耳。』其後又批評波那勞之政策，謂非消極而實爲黏合的性質。觀此二宣言，可見獨立自由黨不欲借重於喬治，而有欲與工黨攜手之意也。



英國"姑娘（指法國）不要怕，有我哩！"

保守黨，獨立自由黨，工黨，既以獨立資格競爭選舉。此時最難處置者，厥惟喬治一派之全國自由黨。全國自由黨本可與獨立自由黨聯合共事，然因愛斯葵士等之抨擊過於嚴峻，使喬治無可迎合。至於工黨則素爲喬治所反對，亦決無聯合之可能。因此之故，喬治乃不得不傾向於保守黨。二十五日喬治在維多利亞旅館演說，向黨員申述本黨應取之態度，首言全國自由黨必須抵制社會黨徒殘忍之宣言。次謂獨立自由黨既有宣戰之言，又對於全國自由黨議員三十人加以抨擊，故全國自由黨之態

度，即可因此決定。且謂獨立自由黨之行動遵原則者少，而挾妒忌者多。最後喬治乃謂『本黨不願對於新政府作黨派之反對，但全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相對之態度，當由保守黨決定之。如以激烈派候補人直接或間接攻擊全國自由黨之地盤，則別無他法，惟有奮鬭已耳。』喬治此言，意在警告波那勞勿反對全國自由黨也。

喬治既有此種表示，故波那勞二十七日在格拉斯戈演說結語，有謂保守黨將以完全一致之政黨資格，競爭選擧，但若任何選擧區有一種協定，可使保守黨獲得相當代表者，則亦不反對與全國自由黨之合作云。

兩方既有諒解，故據二十八日倫敦電訊，三十一區之保守黨，已允不反對全國自由黨。然至三十一日，則情勢大變，二黨又起齟齬，其原因蓋由於喬治在格拉斯戈之演說。喬治謂『混合政府被推倒之理由何在，國人猶未知之。波那勞為其目前之友，且或為其將來之友，迄未表明前政府中對於原則或政策問題有何異意。』足見要求改組政黨者，不僅為激烈派。如此屆總選擧獲勝者，為祇圖黨利之徒，則前途後患無窮。工黨宣言書，直欲以社會主義政府代之，渠自己與友人當盡力以防制大錯鑄成後之最惡劣影響。渠望選擧時凡有保衞國家使之不遭顛沛之同志者，不遇何種障礙而能同舟共濟。蓋必行於中流，遠避兩岸礁石，始能出險入夷也。人不宜使決裂達莫可修復之境，否則危險份子乘隙而入，從事破壞矣。吾人前能安然穩渡大波濤者，以吾人合作之故。昔余立於舵樓，今則全處艙中，但狂風又將至，吾人愼勿因誰應立於舵樓，應作何種制服之問題，而起爭鬭，致危及光輝燦爛之舊船』云。

保守黨謂喬治演詞譏刺新政府，故憤憤不平，各處又多選出候補人與全國自由黨競爭焉。

因保守黨態度之變更，故喬治亦預備報復擧動，全國自由黨總部稱，如全國自由黨員不獲相當之機會，則總部亦能續選候補者與保守黨奮鬭云。當日該黨曾開會議，此後亦時有討論，然至今卒未對於保守黨之關係有何決議。及至十一月一日新政府開第一次內閣會議，各部所任次官又皆下院



德意志母親及其生活問題

議員，計現政府曾供職於前政府者只二十二人。此事更使全國自由黨大不滿意。於是如孟却斯德導報遂復大唱自由黨宜復集合之論調，謂保守黨既無借重喬治之意，則喬治亟宜考慮其地位也。

雖然喬治固自有其主張，卽組織新政黨是。十一日四日喬治在倫敦劇場，開始發表之。其言曰：『國家需一有力之黨，以不受黨派牽掣之獨立人士組織之，而有充分强力可督率政府趨於中庸之道，而不走傾覆及退化之極端。』聞當時張伯倫與白根海亦皆發言，使喬治此計劃如果實現，則英國政局又將起不少之變更矣。

十一月七日（T）

國際常設法庭之第一次開庭

海牙國際常設法庭自於本年二月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詳見第八號世界新潮）後，至本年八月在海牙平和殿正式開庭，審理國際訴訟事件。出席者計判事十一人，



快坐下來罷，船要側翻了！

包含瑙威，日本，古巴，丹麥，法蘭西，荷蘭，不列顛，美利堅，西班牙，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籍。各國政府均派代表列席旁聽。此爲國際司法之創舉，其儀式之鄭重，則尤爲自來所未有也。

國際法庭之醞釀，蓋已非一日，至今日而始克實現。一八九七年之海牙會議，俄皇首爲國際法庭之建議。經數月之討論，始有所謂國際仲裁法庭之創立。此法庭非常設機關，不過在條約內規定，如國際間發生爭議時，得由一百三十五名人選出之判事開庭仲裁之。在最近二十三年中，各國爭端之由國際仲裁法庭解決者凡十有八件。今國際常設法庭業已成立，而國際仲裁法庭則仍未廢除。蓋國際常設法庭爲已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之列國之所建立，其他未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之諸國，如發生國際交涉，則仍不能不有賴於仲裁法庭之解決也。卽如最近國際常設法庭開庭時，國際仲裁法庭亦正在開審，其所審問之事件，爲美國與瑙威間之船舶爭執。美政府戰時曾收用全國船舶，瑙

威政府委託美國船廠建造之船隻亦在其列，因此瑙威要求美政府賠償，而美政府不允，故請求海牙法庭仲裁云。

國際仲裁法庭雖已開國際司法之先河，然究爲臨時之設施，若欲圖國際關係之永久安寧，則不可不更有常設之機關。一九〇七年第二次海牙會議開議時，美國務卿路德曾建議創立常設法庭，各國代表大半贊成，惟對於判事選舉方法各國主張不一，因此不能成爲事實。假令彼時各國代表均無異議，則常設法庭當早已成立，而慘酷之大戰或竟不至發生矣。

歐戰既終，人心悔禍，於是有國際聯盟之創立，因國際聯盟而又有國際常設法庭之產生。至本年八月，海牙國際法庭第一次在平和殿內之正義廳開庭，受理國際事件。此次開庭所判決之案件計凡二宗：第一宗爲關於凡爾賽條約條文之解釋。凡爾賽條約規定創立國際保工局，每年由該局召集國際保工大會。然勞動者代表是否得以列席大會，條約內初無規定。華盛頓第一次國際保工大會開會時，勞動者代表雖亦列席，然是否合法，究係一疑問。因此荷蘭政府提出請求國際法庭解釋。嗣經判決，認勞動者代表列席爲合法云。



拍賣場上之奧國

第二宗亦爲關於國際保工局之條文解釋。國際保工局將凡爾賽條約中「實業」(Industry)解作包括農工業在內。法政府則以爲「實業」一字應專指工業及礦業等，不能將農業包括在內，因此向國際法庭起訴，以爲國際保工局干預農業勞動事件，實屬違背條文云。國際法庭判決之結果，亦屬國際保工局勝訴，認「實業」一字得將「農業」包括在內云。

國際常設法庭其性質不啻世界之最高法庭。此法庭如能措置適宜，則實爲世界平和有力之保障。所惜世界之最大國家且贊助國際司法最力之美國迄未加入，此則乃美中不足耳。該法案於判

決二案後，業已閉庭，將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再行開庭。惟此期間內如發生非常事件，則亦可召集特別法庭以受理之云。(W)

法蘭西之財政狀況

法國之財政地位，陷於非常困難之地位。至去年十月一日止，法國公債達於三千三百萬萬。在一九一四年則不過三百四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而已。一九二一與一九二〇年之支出超過額，全賴拍賣戰時物品及沒收物以資抵補。然今則此等物品亦羅掘殆盡矣。一九二一年度預算案，歲出超過歲入達於四十萬萬法朗。歲出項下以修復費佔其大部分。然所謂修復費者，大部分係充萊因省之佔領軍費，惟政府故假修復之名以矇蔽人民而已。法國因向德國索取賠償，故須在萊因河兩岸鎮以重兵。然佔領軍所費絕鉅，即使法國向德索得賠款，亦僅足以抵補佔領軍之費用而已。於國帑固無補絲毫也。在表面上，法政府似已停發紙幣，不若俄德兩國之繼續發行而無已時。然實則紙幣雖停發，仍以公債票代之。濫發公債票之足紊亂金融，與濫發紙幣無異。而在政府則其所入反少，因紙幣無利息，而公債票則須更付息故也。

國際財政關係之一瞥



德國：(向法國)「我沒有錢了，付不出來了。」法國：「你不付款，我便破產了。」英國：(向美國)「我也欠了一身的債，還是你老破費些兒罷。」

現在法政府所發公債票之總數，究有若干，雖財政當局，亦未能詳悉。大約在八十萬萬以至百萬萬法朗。總之，至每月杪，苟國立銀行不能應付，則即墊發大額之公債票以抵償之。此種挖肉補瘡之辦法，自不能久長，故目前法國政府惟望德國立即償付賠款，以救危急。然德國賠款苟非加以武力壓迫，則必不能順遂交付。武力壓迫之結果，將使法國財政更不可收拾。故目前法國度支狀況，實無應付之善策也。

不寧唯是，法政府因欲貫徹其大陸外交政策及近東問題，所需經費，更屬不貲。近來樸蔭凱賚內閣因敍利亞事件已糜費鉅額之國帑。法國現爲波蘭之與國，將來亦

難免不因波蘭問題而支出大宗之軍費，故今後軍費支出恐已應接不暇，內國經濟改造自屬無望。此則足爲法人寒心者也。(W)

意國政界之大變革

二年前之意大利，一社會主義思潮至爲激烈之意大利也。議會中社會黨員占有絕大多數，內政外交非經社會黨之同意，殆有不能行施之概；且黨員行動往往出於過激，罷工風潮無時或息，地主工場長固受其恫嚇，敢怒而不敢言；卽羅馬政府亦有所顧忌，莫敢誰何，一時氣焰迫人太甚，而反動派亦因之而起矣。

棒喝團卽以武力禁遏社會黨之暴行者也。創始於一九二〇年夏季。每以「直接行動」(過激行爲)暗殺社會黨黨員，轟毀社會黨機關報紙，遇有罷工舉動，亦卽以武裝禁止。而當時政府人民正苦社會黨之跋扈，無法懲治，對於棒喝團之行動，深表同情，非特不加禁阻，反隱行協助。以此之故，棒喝團之勢力在最近二年中增加殊速。其初僅以仇視社會黨爲目的者，今則進而干與國家之政事。其初僅爲無秩序之秘密結社者，今則已形成有組織之莫大政黨。不特與社會黨處對等之地位，且在最近已推翻法克太，自組內閣，而掌有意國之政權矣。



此之謂四國同盟

蓋一國之內閣，恆視政黨勢力之消長爲轉移。意國當社會黨勢力隆盛之時，其內閣之組織自必須得社會黨之同意。其後棒喝團勢力逐漸增長，故得社會黨同意之內閣亦漸不得安定。年來意國政潮之屢起屢伏，職是之故。及二黨勢力平均，則內閣之地位，勢非超越於二黨間者不可。法克太卽對於二黨之競爭處超然態度不加干涉而組成者也。然自法氏內閣成立而後，社會黨與棒喝團之均勢已呈破壞之象。八月間社會黨爲抵抗棒喝團計，唆令羅馬工人舉行大罷工。然而附和者不衆，未三日而失敗。人民去社會黨而歸附棒喝團者愈衆。至是棒喝團之勢力益不可侮，乃開始要求政權矣。棒喝團要求干與政權之手段，仍不外於武力。十月二十

四日棒喝團員三萬在那不爾斯（Naples）開會。慕沙里尼演說，謂本黨現擬參與國政，採行有力的財政計畫，展緩達馬西（Dalmatia）區域之退出。又謂此舉之目的，在保障自由制度，尊重陸軍，及增進意國之偉大。其後又宣言如政府不卽退讓，則將下動員令向政府宣戰。現軍界與工界黨員皆準備於適當時間提攜行事，俾該黨得佔勢力云云。

大會以後，該團果於二十八日占據弗洛倫薩，（Florence）土斯加尼恩白里亞（Apulia）諸省，圍攻巴西里加太（Basilicata）加拉白里亞（Calabria）諸地，宣稱進攻羅馬。於是政府萬分着急，卽開閣議考慮辦法，決計辭職，一面宣布戒嚴令，派軍警守護羅馬，各處火車暫行停駛，以資防衛。羅馬棒喝團之機關部，亦爲軍隊占領，且有數處政府軍與棒喝團黨人已稍起衝突焉。

然而棒喝團之行動，非特人民表示滿意，卽意皇亦與以同情，故政府欲宣布戒嚴令，不爲



英國蹯踞在他大尼里海峽上面，袋中的希土二國却顧自打起架來了。

意皇批准，卽行取消。未幾所占領之機關部，亦歸原主，於是棒喝團黨人至意皇宮前謝其仁愛之行爲，意皇亦出面大衆，嘉獎彼等忠誠之表示。以故此次政變，不出數日，並無流血之慘，而安然經過矣。

法克太內閣辭職後，意皇先命薩蘭特拉組閣，薩氏謝絕，乃命慕沙里尼。慕氏在米蘭亦曾發宣言書，謂意皇如諭令組閣，彼願受命。三十日遂由米蘭至羅馬入覲意皇，次日遂正式就首相職，其所簡定之閣員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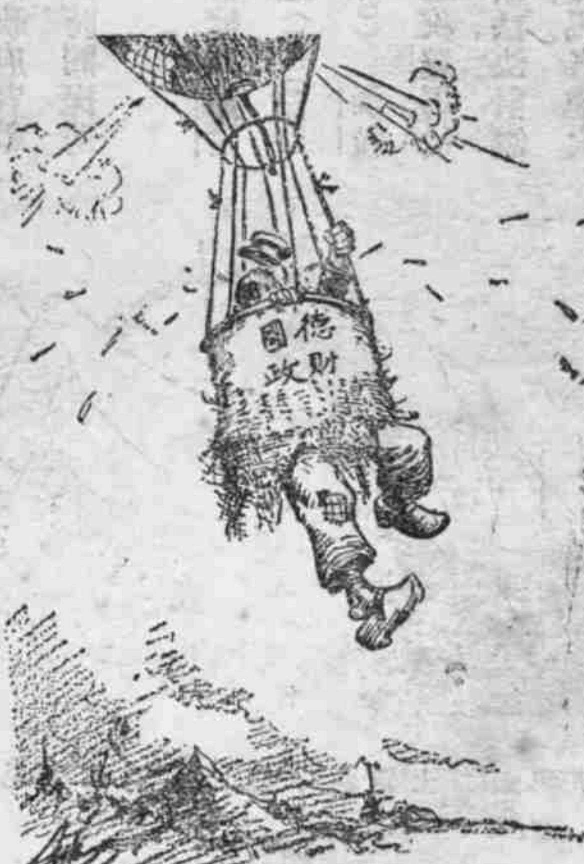
首相兼內務外交　倍尼德慕沙里尼
陸軍　亞爾曼特爵治將軍
海軍　泰翁台勒泊爾伯爵
植民　路易地弗特爾若尼博士（國民黨）
司法　亞爾特烏維爾霞（棒喝團）
財政　亞爾特台斯得法尼（同上）
國庫　文張若坦哥拉（人民黨）
教育　乾吉來
工務交通　客羅卡爾奈薩（民主黨）

農務　求塞信台客辟泰尼（民主自由黨）
商務　羅西
勞動　斯德華客伐遮尼（人民黨）
郵政電信　邱塞羅尼
新領土　加橫求利亞底（棒喝團）

內閣成立後即行宣誓定十一月十六日召集國會且電英法首相謂協約國之同心同德，爲政治行動收效必要之舉。又電美國許士謂美意二國之友誼及經濟與精神之組合，必能維持永久云云。雖然意國內閣既已更迭而新內閣又與前內閣處於適相反對之地位，則此後無論內政外交方面，必有若干之變更。據多種報紙推測新內閣對外政策將取銷意國與南斯拉夫所定放棄達馬西海岸士地之條約，否決華會限制軍備之公約，及要求德國加給賠款等。果爾則將來意國之行動殊堪注意矣。（T）

賴鐵諾之經濟政策

德國自革命後暗殺流血之事，層見疊出，而第三百十九次之暗殺，尤令德國失一救國之偉人，世界失一建設之才士。其人非他，即德國外交總長賴鐵諾博士（Dr. Walther Rathenau）是也。賴不特爲德國之政治家外交家實業家，且爲德國之著名經濟學者，於社會主義有獨到之見解，國人不可不知，特以次介紹之於左：



危殆之德國財政

欲知一人之學說何似，宜先明其人之事蹟。賴鐵諾本爲猶太族，生於一八六七年，其父名 Emil Rathenau 爲德國有名普通電氣公司創造人，乃一大商業家，其子則反是，富於哲學思想，其智慧及組織之天才，得之於天授及環境，蓋賴氏遊歷歐洲非洲諸地甚久也。其讀書於各校也，超遷之速冠於儕輩。既卒業，爲其電氣公司擴張營業，然非其素志也。父沒後，從軍任德政府材料股長之職，整理極著功效，爲協約國所折服。歐戰之中及歐戰以後，德國實業界之大王，惟賴鐵諾與石丁納（Hugo Stinnes）而已。

若夫政治方面，則賴鐵諾之功，莫如緩和德國賠償問題，與法國牢羞（Loucheur）締結維斯巴登（Wiesbaden）條約與鮑爾

希維政府結約。佛爾德(Wirth)組閣，彼先為善後部總長，後為外交總長，於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自動車中被人放彈而死，蓋為軍閥派所忌云。

賴氏精通英法意諸國語言，在列強會議中以數國語演說，激昂慷慨，聽者動容。其生平所著之書有二十種，其中印行有至七十五次者，最著稱者為未來之日及新經濟學等。

賴氏之平生，既略述其梗概，請進而言其政治方面之理論。其精要之語，莫過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在魯萊堡(Nuremberg)議會中之演說，其中有曰：

『吾國此後之改進希望，不視乎軍備，不視乎外交，而視乎人民自身。人民可以定國運，諸君能深信之乎？此無他故，蓋國運可以人民之理想斷定之也。凡爾賽和約所以無價值者，即以其無佳理想存乎中耳。』



或者正可借此鎮壓住他們的野心罷

賴氏對於「德國超過一切」(Deutzland über Alles)之觀念，甚為不滿意。彼謂德國不宜以己之思想情感，強加之於他文明國人，他國雖有缺點，然其擔任重事之意志，則不可不學。以德方在過渡中也。要之，賴鐵諾之政治觀念，為世界方面與大同方面，彼之願望則圖謀人類共治之鞏固與精神責任之一致，而非今日歐洲盛行之帝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也。德人素不喜猶太人，而賴氏遇人大言其為猶太人，聞者嗤之，可謂以主義賈禍矣。

次言其經濟理想，此為賴氏學說中之最精神而最有色彩處。賴氏自身為資本家，此讀者所知也。若察其學說，則賴氏不啻一主張社會主義者。惟彼所持之社會化之理論，時參以事實上之情事，與歷史上之背景，而不純粹屬於理想。此與他種社會主義不同

之處也。彼以爲經濟企業之惟一目的，在於謀社會利益，故經濟事業爲共同合作之性質，而非個人獨有之性質。私產制及遺產制，皆在攻擊之列，特彼所主張者，非絕對之廢除，乃相對之限制而已。至於救濟今日經濟社會，賴氏則提倡職業組合(Berufsverbande)，予以收買改組他項企業之權，俾生產可以大發展，而又最合於經濟政策。

關於國際上經濟問題，賴氏謂世界各國非承認四種事實，不足以言改善。四種事實者：(一)現時每一國之債額，無不超於歲入額，除美國外，無有能出入相抵者。故無美國之助，則歐洲之改造爲不可能。(二)債權國應爲負債國籌畫還債之方法。(三)國際間無信任心，則歐洲之經濟狀況，必難恢復舊觀。今日世界既非在戰爭之中，亦未入和平之域，其機體似已失其作用，失業饑荒，觸目皆是，而戰前之擁財富者，十九如故。無信任心，故彼此不能助也。(四)宇內殆無一國能有充足之力量，以從事改造事業，今日之急需，爲全世界之實力，吾人非犧牲不可，非使國際間互生信用不可。



戰爭:「你不中用,還是我來收拾時局罷。」

賴鐵諾之社會救濟說，卽人類宜互相負責，以增鞏固地位。其意以爲社會主義，僅爭麵包問題，猶有未盡，蘇維埃之學說是也。彼曾謂美人芬萊博士(Dr. John H. Finley)曰：『吾所主張者，爲世界之安寧與人類勞力之互換，勞心與勞力者，宜互易其事業之一小部分而爲之。』(見七月二日紐約時報)賴氏又最恨怠惰，其言曰：『凡奪去勞工之時間與方法者，不啻搶刼社會工作。不僅爲個人私事，實乃道德問題，人人宜有此觀念，否則生產將歇滅。既有此觀念，則方法不求自得。』吾意賴氏之言，若見諸實行，則必有產生新社會之一日也。

要而言之，賴氏之學說，爲能容納各家學說之長，是其優點。賴氏少時，對於所贊成與反對之論調，均力加以研究，故能折衷各說，獨標主義，而有不激不隨之妙用焉。此種研究學說之態度，尤吾國人今日所應效法者也。(L)

最近歐美文學一瞥

最近之英文學

化魯

在最近一二年中，英文學上的出品，最多而又最好的要算傳記一類的著作其次是歷史和美文。至於小說除一兩部以外却都是很平庸的至於詩壇更其是黯無光彩了。

傳記文學的發達是一件最可注目的事情。一九二一年份英國出了許多傳記體的作品其中最好的要算是錫西爾夫人 (Lady Gwendolen Cecil) 的沙士勃雷傳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了。這部傳記分成兩大卷其中所記多半是沙士勃雷幼年的事情，在從前沒人說起過。錫西爾夫人是這位大政治家的女兒所以說起他父親的生平行事更覺得親切有味。而且文筆的簡練結構的精密也可謂一時無兩。錫西爾夫人本來不甚聞名的自從這一部著作出版以後，便成爲英國第一流的婦女作家。所以說英國貴族智能退化文化低落的話，實在是不可信了。

此外在最近時期內英國文學家所作的傳記還是很多。如史德拉且 (Lytton Strauchy) 的維多利亞女王傳(Queen Victoria) 在歷來所作成的維多利亞傳中當推爲第一個善本。又如謙伯林 (Frederick Chamberlin) 所作的伊里沙伯女王的私人性格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Queen Elizabeth) 在歷史學上文學上都有相當的價值。尼戈爾生 (Harod Nicholson) 的衞厲奴傳 (Paul Verlaine) 於思想界也頗有影響。衞厲奴是個社會的落伍者但是他的詩對於十九世紀末期法國象徵派頹廢派的文學頗有偉大的影響。對於英國不用說自然也是很有重大關係的。

現在把歷史，傳記和批評文學都略去不說再把小說和詩說一說。英國文學光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許多著名的詩人小說家死

的死了，老的已無創作的能力了只剩得幾個新進少年作家在那裏熱鬧着但是從一九二一年的小說壇看來也頗有不少的出品，其中最好的如衞爾波爾 (Hugh Walpole)，的入迷的青年 (The Young Enchanted) 赫金生 (A.S.M. Hutchinson) 的假如冬天來了(If Winter Comes)薩特列爾(Michael Sadleir)的特權(Privilege)麥畢萊女士 (Miss Rose Macaulay) 的危險的時代 (Dangerous Ages) 里却爾曾女士 (Miss Dorothy Richardson) 的生死關頭 (Deadlock) 洛凱(W. J. Locke)的江湖醫士 (The Mountebank) 凱耶斯密史女士 (Miss Sheila Kayesmith) 的“Joanna Godden”。凱耶斯密史女士的最近作和她以前所作的著名小說“Green Apple Harvest”和“Tamarisk Town”使她一躍而成爲英國婦女作家的領袖。竟有人稱之爲蘇色克斯 (Sussex) 的哈提。哈提是韋色克斯 (Wessex) 的鄉土詩人凱耶斯密史却也不愧爲蘇色克斯的鄉土作家哩。

但是凱耶斯密史的代表作品却要推一九〇九年所著的那部“Starbrace”。這時她還不過是個天眞的年青的女孩兒在她故鄉叢林中間清新的空氣浩茫的天空多生趣的童年生活，都在這裏表現出來在現在看來這仍不失爲她的唯一傑作哩。

尼戈爾生夫人——在著作中以薩克維韋斯德 (V Sackville West) 出名——自從在一九二一年出了第二部小說淺水中的龍 (The Dragon in Shallow Waters) 之後文學的聲譽鵲起。這部小說的特點是在奇異的感情的描寫與書中主人翁丹氏 (Dene) 兄弟強烈的性格的創鑄。背景是在多沼澤的林肯雪爾州 (Country of Lincolnshire) 那處地方的霧和充溢的水道對於書中人物性格影響得最多。讀薩維韋斯德的著作每使人想起十九世紀女詩人勃隆替(Emily Bronte)所作的‘Wuthering Heights’因爲她所描寫的朦朧而又擴大的景物很逼似那勃隆替。但是拿她們兩人相比究竟是擬不於倫的。勃隆替是很有獨創精神的而薩克維韋斯德還是個新進作家不過她的前途却不可限量哩。

除此以外尼科爾斯 (Beverley Nichols) 所作的“Patchwork”也是近幾年來不可多得的小說。“Patchwork”是描寫現代青年煩躁浮動的心理的。這種心理幾乎是戰後英國青年一般的現象。書中的主人翁本是牛津的學生在戰時投身軍籍從戰地回來重到牛津大學時他的幻想完全破滅。他說『當我從法蘭西回來的時候我對於牛津非常景慕我以爲這該是世上最可愛的仙源了。但是不久我便覺得全然錯了。我從前是生活在夢境裏，

編些曲子，唱些好聽的歌辭，玩賞着月夜的美景。但這都不是眞實的。

我們沒顧到悲劇，也沒顧到死亡。可是這兩個東西同時來到我們身上了，於是除了這些，我們更得不到什麼』這一段話就足以代表現代一般青年煩悶的心理了。

在短篇小說當中最近的出產獲得成功的就只是約翰羅賽爾 (John Russell) 的 "Where the Pavement Ends" 這是一篇描寫南洋風物的小說格調和康拉德 (Conrad) 及約克倫敦 (Jack London) 覺差得不多。

至於詩和戲劇方面所得却是很少了。梅耶 (Walter de la Mare) 的小詩集 "The Veil" 頗受一時的歡迎特林克華脫 (John Drinkwater) 的新劇本 "Mary Stuart" 也頗引起文藝界之注意。戲劇上演的有唐珊南 (Lord Dunsany) 的假如 (If) 和譚痕女士 (Miss Clemence Dane) 的一篇離婚的帳 (A Bill of Divorcement) 也都獲得相當的成功。譚痕的另一篇劇本 "Will Shakespeare" 因爲紀事年代錯誤很受批評家的指摘，但在文藝的立點上，這篇劇本終究是有價值的。

總之從最近的英文學的大體看來却也並不一定十分寂寞。不過在詩歌方面創作能力比較的衰竭一點罷了。在大戰中英國詩壇很有繁榮的氣象，戰後却非常蕭索，這大概是因爲戰後生計迫壓太甚精神消失的緣故了。

美國革命文學與貴族精神的崩壞

幼雄

現在的美國要算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了。居住有高大洋房，行走有自動汽車，其他一切娛樂機關，又無所不有，物質生活的享樂可謂美備已極。但若卽以此種外面上的觀察斷定美國是唯一的樂土，這却不能。我們試轉眼看那無產階級的生活以及勞資階級的鬬爭，便不難看出多種背馳於新時代精神的缺陷矛盾苦惱了。

所謂缺陷矛盾，就是因爲美國的德模克拉西爲貴族精神和資本家的精神所誤，因此有許多人對之不能滿意。美國有產階級的所謂德模克拉西並不是富力的平等，無非是亂暴的強制的求思

想，服裝化粧，道德言語的統一。所以在美國實早把自由二字的精神喪失無遺。因此之故美國人民的思想除了呪咀資本主義的罪惡提倡社會主義的精神以外還冀望貴族精神速速崩壞。美國的革命文學亦是由於這種革命思想的發生。

『兒女出外跳舞去了。主人白弼德走進女兒的房中檢查她所閱讀的書本。見有康拉德的小說救和土地的像林特生的詩集門根的評論約略看了一回覺得這些書物對於世間的美德堅牢的，市民道德很露出反抗的精神。這幾種書的著者雖都是有名的人物但書中並沒有可使白弼德發生趣味的地方。他更拿出一册三個黑人潑尼士是海爾格斯哈曼的小說。他想這或者是冒險小說偵探小說罷就在琴燈下面試讀下去但仍然沒有興味。』

這一段是今歲春季曾經刊布一册"Main Street"小說的一個美國青年作家名傳歐洲文壇的辛克拉耶魯音斯最近在一篇長篇小說白弼德之中想把新起的文學暗示給一般讀者的話。裏面所說的康拉特是英國作家。至於門根在評論以外也做做小說海爾格斯哈曼也是近年新起由新聞記者出身而和特里柴盧意斯一道的小說家。這四人和有名的社會主義者辛克拉耶魯意斯一起都是美國革命文學的急先鋒。

小說白弼德的著者辛克萊耶魯意斯(Sinclaire Lowis)生於米納沙太小村落他的家族却是在康內克底卡脫(Connecticut)和紐約住過三百年的舊家。魯意斯出愛爾大學以後便做新聞記者研究外交也擔任過舊金山合同通信社的編輯員。此後五年間他又是紐約某雜誌的編輯。開始批評新刊著作成爲出版界的顧問。最近五年間他却非常活動除了規定一個時間操作特別重要的事務以外嘗游歷音大利法蘭西英格蘭以及合衆國各地如米那波利斯(Minneapolis)開浦可特(Cape Cod)弗羅利大(Florida)爱鳥華(Iowa)美努(Maine)喬其亞(Georgia)華盛頓等等。他在美國各雜誌都有短篇寄稿。所著劇本也有在物羅陀維演過的。白弼德是他第七種的長篇小說。他的著名作品自 Main stieet 始有描寫職業婦女生活的寫實小說事務及以汽車夫爲主人翁的浪漫作品自由之風等等。魯意斯今年才三十七歲脊高身瘦髮紅全然是美國式(Yankee)的人。

(Main street)是魯意斯從他的故鄉米納沙大住民的實際生活描寫由近代文明的資本制度所受到的害惡。白弼德是以勤勉富足的商人白弼德爲主人翁。他在人口約三十五萬的日尼斯大都市做不動產的買賣。魯意斯描寫他每天在商場會館活動的生活。但卷末白弼德在生活上起一種急劇的變化其用意在借他一身代表現代全體商業中人的生活的現在且把美國式的能率生

活，和白弼德對此在最後所抱的幻滅感想稍爲敍述，借此可以探得作者的革命精神。

這種小說作風和別的不同，讀者若想在這些作品上去尋覓可以使人感動惻隱之心的人情風味，或者如夢如癡的空想，則讀白弼德一篇著作更要比讀康拉特救的一篇大大失望。這些作品完全是以眞實的精神寫出，從效果上說，和讀那種關於我們生活問題的評論實在一樣。還有一層，這些作家大部分是新聞記者出身，其中如辛克萊耶魯意斯又是勞動運動的實際家。所以他們所收集的材料，是國際的，是基於生活上的事實的。還有一層須要原諒，他們雖有充足的材料，而調理的方法，往往不能十分適合，這是在新興文學的過渡時間不得已的事實。

魯意斯的白弼德最初批評美國市民生活，即在他們的生活如何單位化 (Standardization) 的一點。他先借着日尼斯市民有名法律家塞納加院恩和史學家克魯得約胡維支二人的會話來形容。院恩以爲日尼斯有巨大的建築巨大的交通機關，總是一個有巨大的力量的都會。約胡維支則說『我却嫌惡這個街市。他把人生一切的美剝奪了去，使一切東西單位化了』。以後一個說人富了總得受人家尊敬，現在各國幾乎沒一處不有單位化的傾向。一個則說物質上的單位化還有可說，思想上的單位化才是害惡。人們爲了財產，不惜用所有的努力以從之。但終極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又有誰知道。這種單位化的思想，眞是生活上的仇敵呵！

其次又敍述白弼德和他愛友波爾的會話。波爾是抱虛無主義思想的人，他以爲日尼斯的人民，其中三分之一，或者滿足他們的現狀，三分之一却很覺不安，還有三分之一却全然出於勉強的承受他們的生活。這些人一到了四十歲出外，都生厭倦了。在這段會話中作者對於美國似是而非的文化，把生活一切單位化，致人類的個性和自由都受剝奪，批評的非常透澈。

白弼德除愛妻米勒以外，尙有一男二女。他自己雖一分間的活動也都在圖謀財富，於是他也竟富有了。當他四十五歲時，凡是可以用錢財購得的生活快樂，沒有一樁不自由了。但是白弼德雖這樣活動，對於自己生活目的到底爲的什麼，終不能無疑。於是再三思考，思考以後，結局迷困了。能率增進，禁酒法案，德模克拉西，家庭教育，這些可以看作美國文明精神的內容的，其歸着點到底在什麼地方？圖謀富有罷！但這個富有又爲了什麼目的？他勤勉職務，而他的家庭生活，竟因此變了極無味極乾枯了。他用金錢買得的名譽，尊敬，交際，結合，都是基礎薄弱的。於是他覺悟自己的生活是毫無意義了。富是什麼？事業是什麼？競爭是什麼？都是白弼德想求解決的暗謎。

白璧德立於這樣迷途。他厭倦生活和事務了。便生起本能的戀愛一念想去漁色。可是爲時已晚，到底無能。卽此想到他的長子方和某青年女學生有密切關係，無論如何總須成全他們的情緣。那時他排斥一切親友的非難，應許兩人的結婚，使兒子們得以成就他自己所不能成就的「少年時的特權，」這可稱他對於自己的革命。

總之這白璧德一部小說，是描寫美國資產階級的苦惱，使讀者起極深的感想，從這革命精神中，我們可以豫想貴族主義將要漸次崩壞了。

俄國文學與革命

化魯

在俄國文學中十九世紀是信仰的時代。各個作家都是思想家出身的。他們都有特殊的宗教信仰與社會理想。託爾斯泰與陀斯妥也夫斯基書中的男男女女都變成了道德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先知。而尤其是託爾斯泰復活的教訓，成爲同時代個人及社會的準則。這種對於神與對於社會的終極運命的信仰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特色。這種文學思潮直到現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影響還是很重大哩。

但自一九〇六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後，宗教的懷疑主義，道德的恐慌，幻想的破滅，日甚一日。於是俄國作家漸漸的失去了他們的信仰的樂觀主義，俄國文學也失去了許多創作能力了。雖然仍舊有幾個人主持着社會與道德的信條，可是他們都已多少帶些獨斷和自尊的態度了。安特萊耶夫 (Andreyev) 的人的一生與七個被縊死的人雖然是寫人生的，象徵的氣味却非常濃厚。便是像高爾基那樣的徹底的寫實主義，他的幾種作品，如母親與三人，却也覺得太纖巧了些。高爾基與安特萊耶夫在現代作家中要算是比較健全的，除此以外，從古典的諷刺的乞呵夫起到悲傷失望的阿次巴希夫 (Artsibashev) 或提摩夫 (Ossip Dymov) 止，却都流入於極端的悲觀主義了。

從那時起大多數的俄國作家，都無志於理想的宣傳，亦並不想求自殺。他們只拿文學當作終身事業。這就成「爲藝術的藝術」的一個時期。這一個時期的作品很受西歐文學的影響。枯茲敏 (Kuzmin) 的綠鶯，蒲英 (Bunin) 的從舊金山來的紳士，小託爾斯

料 (A. N. Tolstoy 即託爾斯泰之子) 的在中間便是這一派的代表作品。再從庫卜林 (Kuprin) 和科羅連哥 (Korolenko) 的小說看來，在技術方面很有許多是脫胎於法國短篇小說的。至於現代詩壇中，如枯茲敏的亞歷山德里亞詩草，阿邁吐伐 (Anna Akhmatova) 或希批厄斯 (Sinaida Hippius) 的戀愛詩，鮑爾孟 (Balmont) 的色彩描寫乃至白洛克 (Alexander Bloc) 的初期作品，多少都受着海納，鮑多萊爾以及近代法蘭西詩人的影響的。

所以為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的特色的傳統的革命思潮，到了二十世紀已經是再傳而衰了。最近的作家都是美和享樂的追求者，而不是革命的戰將。民政長與七個縊死犯的作者晚年已不像當初的振作。當安特萊耶夫看見革命時彼得格拉的兵士把他們的上官一個一個沈在那伐河中，他便覺得世界已變成了「獸的世界」，文化要從此斷絕了。於是他逃避到芬蘭在暗黑與失望中送却他的餘生。批評家梅列士哥夫斯基 (Merezhkovsky) 與小說家庫卜林本來都是個人主義者，都是一切暴力的仇敵。他們自然更其反對革命了。庫卜林從宇登尼克將軍的軍隊中逃出在愛沙尼亞發行反鮑爾希維派的新聞紙。梅列士哥夫斯基的反對現政府更是誰都知道的。此外留在俄國國內的，有的是老了無意於創作了，有的是失了他們的「象牙之塔」，生活非常恐慌，更沒有從事文藝創作的閑暇了。阿次巴希夫現在莫斯科貧民窟內捱着餓。高爾基忙着幹那籌賑饑民的事情，更沒有時間做他的描寫第四階級生活的小說了。

革命前派的俄國文學已受了致命的打擊，沒有回復的希望了。但是革命以後的結果又是怎樣呢？新興的作者很多，新鮮的格調，壯烈的氣魄，在俄羅斯的傳統文學裏實不愧為異軍突起。其中至少有兩個作家已經贏得國際的聲譽。一個是白洛克，一個是貝萊 (Andrei Biely)。白洛克對於俄國文學貢獻兩篇偉大的詩——色什亞人 (The Scythians) 與十二個。色什亞人是對於歐羅巴文化的挑戰，十二個是詠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雪夜中的十二個紅軍兵士的。在十二個兵士的前面引導着「不可見的戴着白色薔薇花冠的耶穌基督」。貝萊寫下了一首基督起來了，他的基督是一個已死的鐵路工人在自動車的燈光中那已死的鐵路工人的頭仰向着天顯出蒼白而又光榮的樣子。『阿俄羅斯啊，我的祖國，你是新嫁娘，美麗偉大的新嫁娘．．我看見你——我的俄羅斯——踐踏着毒蛇哟。此外更有農民詩人葛里阿諾夫 (Nikolai Klionov) 他的詩歌很多古代加列里安 (Karelian) 民歌的音調。想像派詩人耶森寧 (Sergei Yesenin)，他的 ''Ino-

nia.”逼似聖書裏先知的責罵。自從一九一七年以來，更出生了許多新興的少年詩人。在極端派中最標新立異的要算是梅耶戈夫斯基（Mayakovsky），他的“150 000 000”很受西歐靉靆派虛無思想的影響。此外許多第四階級的作家，如克里洛夫（Kirilov），亞歷山特羅夫斯基（Alexandrovsky），阿勃拉陀佛支（Obradovitch）等，都是出身於工廠的腕力勞動者，不但在文學上值得注意，便在歷史上也是頗有關係的一件事。

在最近的將來的俄國文學是怎樣，誰敢斷定呢？在白洛克和貝來的作品裏，前世紀的俄國文學中的偉大的神秘主義與宗教信仰，已經復活。現在俄國的一羣作家，都已有新的道德和社會理想，不再像先前的頹唐了。耶森寧嚷道『新的救主降臨了世界了。我們的信仰是我們的能力，我們的信仰是在我們心裏。』

俄國文學現在已跨入新時代了。無論將來的結果何如，第一步的特色却顯而易見，——就是抒情詩人的產出，這不但是俄國，無論何國的新文學，初次改革的時候都是一個樣子的。

革命德意志之詩人及劇作家

靉靆

最近的德意志文學誠如在柏林的一個批評家 A Filippov 說，是尙在混沌狀態中。『過去的已不值得留戀了，而將來又太迷離怳惚。』（參看小說月報十三卷八號新德國文學）在這過渡的時期內最可注意的便是一羣革命詩人和劇作家，這是德國政治和社會狀況變動的必然的結果嗎？

德國革命時期的產物，至少有兩篇劇本是非常出色的。一篇是般笙（Bernhard Bernson）的百斯篇（Die Pest），一篇是埃斯納（Kurt Eisner）的神的審判（Die Gotter-Prufung）。百斯篇是說斯德拉斯堡大瘟疫時的事實。但是所表現的思想和情感却都是現代的。作者自己說民族的眞正的疫病，是戰爭所引起來的那種憎怨，那種憎怨的結果是只有破壞而已。

神的審判是一篇寓言劇。劇中的地點是在一個想像的國家叫“Faloun”。在這國裏沒有一個國王，因爲王太子卽位，照例必須經過考試合格，但那太子不能通過國民的嚴格的考試，所以不能卽位。太子說道『我只有一根舌頭，而那些受我統治的人民却有一千個比我的舌更强硬的拳頭。』後來一位研究帝王頭腦的專家說明道：『阿，太子，你該知道，你該相信罷。這些整千整萬的人民，他們還沒知道他們自己的能力呢。「馴伏」的鹽蹟會使你的大

位穩定罷』

太子聽了這一席話，不久他居然領悟了馴伏人民的方法了，他便平平安安的通過了考試，繼承了王位。但是登位之後，他就變了心腸，引起好戰的慾望。他便成了一個暴君了。他殘害平和主義者古爾達（Guldar）。古爾達從獄中逃出，推翻暴君，人民便要叫他做國王。但是古爾達却嚴行拒絕，他咀咒着國家和社會，恰和易卜生人民之敵裏的主人公一般。他說『我不愛你們，這便是我不能就治你們的緣故了。』

這篇劇本的政治的意味是非常明顯的。這部劇本初次編撰時，是在一八九八年春季，那時作者埃斯納還在獄中。等到脫稿是在一九一八年二三月間，那時他又在牢獄中了。在這中間埃斯納曾做過巴威略聯邦革命政府的領袖。劇本中否定一切的思想足以代表作者個人的感情，他的行爲和他握權時失敗的原因也都在這裏表現出來了。

德國著名批評家魯本納爾（Ludweg Rubiner）近來編成了一部詩集，叫人們的伴侶（Kameraden der Menschbeit）。這一個小集子裏所搜集的都是德國現代的革命詩歌。在他的序文裏說德國的革命運動，很少文字的表現，因爲許多無產階級出身的詩人現在都投身到資產階級了。但從近幾年中德國詩壇的出品看來，一八六〇年代德國天才的壯列的氣概可還沒有消失呢。

法國反軍國主義的文學

尙一

文學所以代表思想，讀了一國的最近文學，卽可以曉得一國的最近思想。大戰以來，世人都覺悟軍國主義愛國思想的危險了，於是文學上便流露出一種反軍國主義和非愛國思想來。法國原是有名的軍國主義的國家，現在她的施政，也還抱着稱霸歐洲的奢望；但是眞正國民思想，却早有覺悟，轉過方向來了。

『德法的反目，乃是德法兩國資本家的把戲，兩國的無產階級映沒有反目的理由。而且親德派的政治家，也說兩國的親密是兩國國民最幸福的事情。』戰後的小說家霍爾魯蒲在他的作品中屢屢這樣說著，鼓吹兩國的接近。

去年巴黎出版的在職（Les Drapeaux）一部書，分上下二卷，其中有愛國熱的一章，解剖祖國觀念非常明晰，說明愛國主義的本質，以爲簡直毫無意義。

亞弗列特維亞在他的服務與軍人的光榮（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ires）中說，無論如何現代的軍人，總須被國民唾棄。魯內埃爾可斯在他的軍營（Casernes）中也很透澈的描寫軍人的愚騃奇異的態度。

去年巴黎重新發刋可呪咀的時代（Les Temps Mandits）及地獄的戰爭（La Guerre Infernale）二部詩集。前者是馬

爾義爾買爾梯納所著。羅曼羅蘭批評他其中有一篇眞是可咒咀的戰爭所產生的傑作。馬氏今年又發表戲曲夜來翕脫洛基也批評他眞是無產階級的作品。馬氏在一九一九年時又發表過一冊小說叫做庇護下的家庭（Maison a l'abri）。他現在爲共產黨機關報紙擔任文藝一欄的編輯。地獄的戰爭是家司太胡台育攀所著。是「因了戰爭喪失兒子」的父親的記錄。家氏借着外交勇武僧侶，愛國國家主義種種材料，證明戰爭的狂悖。

另外還有一個傑配逐蒲在一九一六年時發表過一冊反抗大罪惡的詩（Poeme Contre le grand Crime）的詩集，其中有一篇被殺的一個兵士也是非戰文學的貴重收穫。他自己承認是羅曼羅蘭一派的人。

日內瓦從前有稱爲「明日」社的一個印刷所，每月發行世界主義的社會文藝雜誌，就是明日。法國政府是不許這社裏出版的書籍運入國內的。明日的編輯者是法國人安利基爾波，當時被政府視爲危險人物，所以逐出瑞士的。可惜這雜誌出至第三年第三十號即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止了。現在由西育特峯所發刊有名的燈臺雜誌，便是他的後身。在歐戰中反軍國主義的文學以及非愛國主義的文學，要算在這明日雜誌內的最可貴重了。

總之：法國的非戰文學，自從一九一五年後，好似春筍一般發達出來，非戰文學的雜誌，現在已出至三十餘種的多了。但法國的文學家，這樣猛烈的反抗軍國主義，他們是不是立於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地位呢？據他們的意志却不單是如此，他們是要把遍體痿痹動彈不得的歐洲恢復原狀。他們以爲歐洲的運命如照舊聽憑資本國家率領軍隊來處置，那前途的不幸，必定比現在還要增加數倍，因爲歐洲的軍閥，正在替人民遍全歐洲的掘造墳墓呢。

反軍國主義的運動，色彩年年濃厚，政府慌亂了，所以今年四月有禁止初年兵（Le Conscrit）發賣的一回事。初年兵是青年共產主義者所發行的反軍國主義的機關紙。被取締的原因，是因爲裏面有兩篇記事，鼓吹反軍國主義，一篇是額倍利耳配利的記事，題目叫做打死罷。因爲意大利米蘭的資本家煽動虐殺民衆的兵士，有一句話「打死了罷」所以他做這篇紀事的標題。一篇是克邱利愛的暴力的修業。現在把他的話摘譯一些出來，以見反軍國主義的一斑。他說『法蘭西的初年兵呵！政府怎樣教訓你？你不是說「隣人是敵人」嗎？這是謊話，欺騙你們。法蘭西的初年兵啊！你們在學校學得什麼？不是說「爲你的祖國而戰」嗎？這是謊話，你們是爲法蘭西的十八家大銀行而戰爭。是資本階級叫你們去戰爭，去鎮定國家。但你們不要忘却呀！你們不是已離棄你們的父母兄弟嗎？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呀！』克氏是巴黎選出的共產黨議員，在議會中正是「戰爭狂」的樸蔭開雷的敵手。但他不單是共產黨的戰士，也是文學家，曾發表過紅色列車（Trains Ronges）沒麵包的約翰（Jean Sans Pain）以及詩集第十三日的死的跳舞（Treaze Danse Macabres）等著作。

海外通訊

留法勤工儉學生與中國實業之前途

亞鳴

自歐戰告終，和平甫現，新中國之靑年，受世界潮流之鼓盪，相與聯袂西渡，以工求學者，不絕於途。彼等以艱苦卓絕之精神，居思想自由學術發達之法蘭西，其關係之大，影響之巨，已不待贅言。惟記者默察勤工儉學自身之命運，與夫中國將來之前途，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謹爲國人略陳之。

勤工儉學之緣起

李石曾先生，吾國社會改造家也。彼謂中國之積弱，皆由多數人民昧於世界大勢所致，今欲灌輸世界之學術，以發揚吾國固有之文化，非提倡多數學子留學海外不可。故於民國改元後，與蔡元培吳稚暉汪精衛諸君，發起留法儉學會於北京，專以提倡留學法國實行儉學爲宗旨。未逾一年，相與聯袂而往者，前後不下百餘人之多。旋因二次革命，袁氏專權，以該會涉有民黨嫌疑，遂遭解散。加以歐戰突起，交通阻塞，該會進行，遂爾中止。然在歐戰期間，冒險而往者，實繁有徒。旋以戰爭日烈，郵電不通，經濟來源，遂爾中絕，儉學同人，有暫行作工，以維持生活者。同時豆腐公司工人組織華工學校於巴黎，以爲養成華工翻譯之預備。李石曾先生準此兩層經驗，以爲勤工儉學確係可能，於是發起勤工儉學會於巴黎，并極力提倡學生赴法。但當時歐戰危急，沿地中海一帶，交戰各國滿佈潛水艇及魚雷艇等危險物，故一般靑年亦不敢輕於冒險。迨歐戰告終，京滬各處，重組留法勤工儉學會。於是相繼來法者，絡繹於途。未及一年，竟達一千五六百餘人之多。是時留學法國者，稱極盛焉。據李石曾君言，曾有五年之內，須召號兩萬人來法之計劃，使當時勤工儉學不發生若何困難，彼等計劃或可實現。

勤工儉學之經過

勤工儉學之原來計劃，本擬使國內法文與技藝之充足者來法，方不至發生困難問題。詎一般青年不安於國內枯寂之生活，赴法之志非常踴躍。在當時人數甚少，覓工尚易；旋後來者漸多，加以法國發生歇工風潮，（歇工者即工廠自己關門，與工人罷工大有分別）日甚一日，本國工人尙難安插，何況外國學生而無絲毫技藝耶？故勤工儉學生之無工作者，暫由華法教育會給資維持。旋以經費不足，於一九二〇年二日後宣布與學生脫離經濟關係，遂釀成「二八運動」（卽二月二十八日也）要求駐法公使陳籙，拍電國內設法維持，並妥定常年津貼。詎北京政府回電絕對否認，祇承認遣送回國船費。後經法國要人出而維持，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監督委員會以監督之。未幾，朱啓鈐奉徐世昌命來法運動秘密借款，學生出面反對，遂遭該會之忌，於是宣布停止維持學生。丁此日暮途窮之際，陳籙遂大施其一網打盡之毒計：一面聳恿學生運動開放里昂大學，一面賺使法國軍警驅逐學生，卒由中法官僚加以擾亂地方治安之罪，將學生驅逐回國焉。

勤工儉學與里大

當勤工儉學生之初抵法境也，法國各報極力譽揚，法國政府尤表好感，蓋法國自遭歐戰損失，元氣尙未恢復，此後欲圖發展東方經濟之勢力，舍聯絡華人，其道末由；況西方文化受歐戰之影響，幾有朝不保夕之狀態，此後欲圖補救，吾東方之文化有供西人之採擇者甚多。（此後東方文化應否有採擇之價値，此係另一問題，非經多數學者研究不可，姑附舉於此以待後效）於是法國下議院議員穆佁乘此潮流，遂提議在法創辦中法學院，以爲溝通中法學術，灌輸東西文化之機關，經多數通過，遂由李石曾先生就商於里昂當局，幷由里昂市長捐校舍一座，（卽現在校基）祇待中國政府籌備常年基金，卽行開辦。於是李石曾先生遂因此事回國從事運動。臨行留別同人書，有諸君努力學業，以爲異日得入里大之預備云云，則里大之屬於勤工儉學生，已絲毫無容疑義。不料李君慘淡經營，席不暇煖，爲勤工儉學生所創辦之里昂大學，又被國內一般貴族或學生強佔而去，『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負有產母資格之勤工儉學生，何能獨甘？此運動開放里大之所由來也。於是遂聯合各地同學，組織各地勤工儉學聯合委員會，召集各處代表，及先發隊齊集里昂，要求該校校長及從前勤工儉學之發起者吳君稚暉，解決勤工儉學之求學問題。不得要領，反被里昂軍警囚禁於里昂郊外之軍營。同學大憤，公舉代表質問陳籙。陳籙以堂堂公使，忍見國人之受辱而不負責，以致里昂被禁之百餘同學，以被逐回國聞，結果遂使里昂大學與勤工儉學絕緣。

勤工儉學與賠款

庚子賠款，實爲吾國外交失敗之極大損失，抑亦各國軍國主義侵略吾國之先聲。當此民族潮流國際平等之世界，此項賠款，應早在取銷之列，惟吾國以積弱之餘，實缺乏此種自動之精神耳。昔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以爲留學經費，早有先例。法國雖早有仿照美例退還賠款之宣言，然至今尚未實行，皆由吾國缺乏自動能力之故也。此案曾經巴黎和會提議，當時法政府以無多數學生留法爲辭，嗣後勤工儉學生之來法者日衆，此事遂引起法國輿論之同情，於是退還賠款之聲，不絕於耳。後經法國議會提議，準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實行。但其用途如何，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謂其將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復業者，有謂將興辦中法實業者，有謂將移作國內教育基金者，有謂將以一部分作海外留學經費者。但爲期已逾半載餘矣，所謂一九二二年一月實行者，亦不過等諸畫餅而已。此事究竟如何，局外人均莫明其妙。將謂國內之缺乏直接運動乎，然自去年以來，勤工儉學方面亦曾組織聯合委員會，派遣代表與當道接洽，要求充作求學基金；里昂大學方面褚民誼亦乘此機會努力進行，以爲該校基金；中法實業銀行方面王克敏亦在極力運動，以爲復業經費。事至今日，尚無若何結果，將來鹿死誰手，雖難預卜，然以記者眼光視之，以無權無勢而帶平民式之勤工儉學生與若輩抗衡，吾恐終歸失敗也。倘望國人與以相當之援助！

勤工儉學之命運

勤工儉學之事業，本爲空前絕後破天荒之創舉，論其起因，不過憑二三學者之理想，與其一般青年冒險之精神，期與惡勢力奮鬬而已。而其困難之狀況，既如上述，則欲以所得勞力之工資，以達求學之目的，實爲事實上之不可能。在當時蔡李吳汪諸君之所以敢於提倡者，實鑒於法國于歐戰之餘，需用工人甚夥，故不惜鼓吹一般青年來法，藉以博法國輿論之歡迎，以爲運動庚子賠款之張本。今勤工儉學生既已陷於絕地，而庚子賠款之能否退還，尚屬疑問，將來即能博得多數輿論達到退還賠款之目的，而於勤工儉學之是否有分，亦難逆料。回憶勤工儉學與里大之交涉，即是前車之鑒。蓋今日之教育，實貴族的而非平民的，以平民式之勤工儉學生，而欲處處望人贊助，則其成功之難，何待龜卜。故現在一般不生不死之勤工儉學生，人人皆抱一種萬分失望之痛苦。目下之所以勉受困難而暫苟安於法境者，無非望政府予以相當解決，設長此以往，吾知大多數必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或有愧見江東父老而竟自殺者。（此事已數見不鮮）事至如此，則係青年自殺，抑係社會殺青

年，吾願國人有以語我！

勤工儉學之希望

來法勤工儉學者，多數皆國內中等以上學校之畢業生也。彼輩厥棄其苟且偷安之生活，而從事勞動，其艱苦卓絕之精神，已令人欽羨不置；況吾國青年近來受物質文明之影響，奢侈委靡之風，日甚一日，今勤工儉學生，一矯從前之陋習，養成勤苦耐勞之習慣，倘社會相習成風，抑社會改良之一法也。抑尤有進者，彼輩效力於法國各工廠及製造所，得以親歷其機器上及製造上之經驗者，旣已兩三年矣，迨返國時，則可運用其機器工具與製造等法，以促進中國實業，不數年間，法國式之市場與貨品，不知不覺間發生於中國內地矣。此就工藝上之經驗而言，其利益旣已如上述。設政府再益以相當之金錢，使之就學，研究理論，精益求精，何者宜於改良，何者宜於進善，一有學識，不難駕輕就熟。從前之留學生，談理論則洋洋洒洒，色舞眉飛，求實際則瞠目結舌，束手無能，此皆缺乏實地練習之故也。今之勤工儉學生則不然，彼輩旣多數曾畢業於中學，具有普通知識，又復親歷機器上及製造上之經驗，對於普通工業，已稍有門徑；若再加以求學機會，使之分科研究，理論實驗，互相聯貫，將來學成歸國，於吾國實業前途，必有絕大之影響。故記者敢懺重敬告於國人，使國人稍加注意焉。

勤工儉學與中國之前途

日本維新，不過三四十年，而富力幾抗衡於歐美，推原其故，皆政府提倡實業之功耳。提倡實業之法，不外資本與人才二者。吾國資本雖不十分雄厚，然以之開發本國富源，尚覺十分寬裕。查民國成立之初，上海外國銀行所收中國人之存款，多至無所投放，且有向存款人徵收保管費者，此雖因國內不靖，資本不安，致有此異象，然卽此足見資本一層，幷不發生困難問題。至於人才一層，思之殊令人痛惜。蓋吾國昔日派遣東西洋留學者，皆肄習哲學文學與夫法律政治之學，彼輩學成歸國，不過以做官發財爲終南捷徑而已，至於科學，絕少研究，以致今日實業人才，殊覺缺乏。年來國內雖辦有實業學校，然以專尚理論，不切實用，結果亦毫無效果。考日本在歐戰以前，爲養成職工人才起見，曾派遣多數工人分佈於法德比意等國各工場實地練習，不取傭値，一切費用，概由日本政府津貼，故日本今日工藝，蒸蒸日上。我國以積弱之餘，應如何勵精圖治，以圖自強！乃致一般青年，奔投海外，效力工場，而政府反置諸不聞不問，以與日本相比，其賢不肖相去何啻天壤耶！吾國今日欲圖存於列強競爭之世界，首惟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國民經濟之道何由？是在

振興實業，而欲振興實業，首在培養實業人才，如改良實業教育也，派遣東西洋留學是也。改良實業教育，其問題甚大，決非片書所能詳盡，吾當另有詳述。惟派遣東西洋留學一層，費用浩繁而收效甚緩，今欲籌一價廉而收效甚速之變通辦法，決惟以少數金錢資助勤工儉學生，以達到求學目的。使多數學子，能成就實業人材，以備為國效用，則駕輕就熟，收效必宏，國家所費無幾，而社會則受益無窮矣。

解決勤工儉學之根本辦法

查勤工儉學生前後到法者，不下千五六百人，除前後兩次被迫遣送及自己請願回國不計外，目下真止勤工儉學生，不過一千人而已。（因許多半官費生及儉學生，亦假冒勤工儉學，故將來解決辦法，非嚴加取締不可。）而各人到法期間，至無一定，有三年以上者，有二年以上者，有一年以上者。但法文程度雖不一律，然皆能勉強聽講。今分勤工儉學生為甲乙兩類：以法文科學預備充足者為甲類學生，以法文能勉強聽講，科學尚待補習者為乙類學生。甲乙分類之後，然後確定津貼之多寡。試分述於左：

甲類學生　此項學生，多係國內專門學校畢業或肄業者，科學均有根底，故到法之後，祇要法文預備充足，便可直接升入法國各專門學校。此種學生，大概居最少數，以全體而論，最多不過十分之一而已；可由政府年助津貼四千八百佛郎，（即廣東政府所派遣之半官費生，每年均有四千八百佛郎。）使之造成各種工程師之材，以備為國效用。

乙類學生　此項學生，多係國內中等以上學校畢業者，雖具有普通科學知識，然以之入法國各專門學校，程度尚覺不够。以之入農工商各實習學校，最切實用。此種學校，法國全境，數以百計，理論與實習並重，法國各工廠工頭，皆由此種學校畢業。故此種學生，可由政府年助二千四百佛郎，（適當半官費之半）使之造成各工場工頭，回國教授工人，運用機械。

依上項計算，勤工儉學生之能入農工商各實習學校者，居最多數，——大概居十分之九，約計九百人，而能直接入專門學校者，不過十分之一，——約計百人。能入實習學校者，年助二千四百佛郎，合計不過二百一十六萬佛郎，能入專門學校者，年助四千八百佛郎，合計不過四十八萬佛郎，兩項統計，亦不過二百六十四萬佛郎。以目下匯價每元能匯八佛郎計算，不過年需國幣三十三萬元而已。若以三年為限，最多不過耗費一百萬而已。以一百萬元之代價，能造成一百工程師之材，九百工頭之材，天下最便宜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乎！我當道諸公，及我國內之實業家，何故不起而圖之？直接可以造就人材，間接可以救國，則勤工儉學之根本辦法，亦可以從此解決矣。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於法國非賽河畔

小說月報十三卷號外

法國文學研究

出版預告

要……………目

論文第一組

法國文學與歐洲文學之關係
法國民族性與文學
法文之起源與法國文學之發展
法國文學的四大特性

論文第二組

初期的法國文學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概觀
近代法國文學概論
歐戰時的法國文學

論文第三組

法國的浪漫主義運動
法國的自然主義文學
法國的文學批評論

論文第四組

法國近代寫實派戲劇
歐戰前與歐戰中的法國戲劇
近代法國詩述略

論文第五組

巴爾札克
頹廢派文學家鮑特萊耳的研究
海洋小說家的陸蒂

波爾驗的作風
羅曼羅蘭論
批評家聖皮韋
法國戰時文學家的作風

翻譯的作品

柯華西勒〔小說〕(Musset原著)
侯爵夫人(George Sand原著)
劊子手(Balzac原著)
脂團(De Maupassont 原著)
旅行(同上)
三個播種者(Mendes原著)
生命是爲別人的(Henry Bordeaux原著)
僧箱裏的鳥(Bazin原著)
歸來(Charles-Louis Philippe原著)
斯摩倫的日記(M Prèvost 原著)
比勃里斯(P Louys原作)
馬丹坎士果里野的非常奇遇(P Louys原著)
永世(Lavedan原著)〔劇本〕

雜錄

法國文藝家錄(文學家藝術家共二百餘人)
關於研究法國文學的英文書籍
中文書報上關於法國文學的論著和翻譯

小說月報社謹啓

脫離

俍工



我所讚美的上帝呵，求你不要閉口不言，因爲惡人底嘴，和詭詐人底口已經張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的舌頭對我說話，他們圍繞我說怨恨的話，又無故攻打我。他們與我爲敵，以報我愛；但我專心祈禱。

——詩篇第百一十——

耶和華呵，求你拯救我脫離兇惡的人，保護我脫離強暴的人，他們心中圖謀奸惡，常常聚集要爭戰。

——詩篇第百四十——

* * *

這大概不止一次了，他對於她這樣地吵鬧，從沒有反抗過，從沒有使過忿怒的顏色和言語。他只用着十分誠懇的和藹的語氣開導她，雖則她怒惱他，詬詈他，責難他，把忿氣惹在他們底孩子們身上，她打罵小孩侮辱他到極頂他也沒有同她決裂過。等到氣忿消去以後，究竟他們倆還是一雙怪可愛的人，他們倆底愛情表面上還是被一種不可思議的神之力緊緊地維繫着，糾結着！

這一天晚上不知爲什麼，形勢忽然轉變了。她坐在床緣上只是嗚嗚的哭泣着，床前圍住了兩個小孩，一個五六歲，一個三四歲的光景，也在那里哭哭啼啼。他呢，正在隔壁書房裏帶着十分苦痛的淚容收拾書籍，好似預備遠行的樣子。

『好！就是這樣，我們兩個人都落得干淨！……我

不離開這個地方，終竟吵鬧是沒有下場的。你，什麼！意志比我堅强？情性比我柔和？你，自從同我相處以來，是拿着真純的愛情的？你完全是真心相與我？我同你生下孩子，完全是精神上的愛底產物？你，什麼！平時動不動就吵得天翻地覆，不怕侮辱你底丈夫，我，是爲的有重大的家事要你料理？你打罵無辜的小孩子，你是盡你天賦的教養的責任？……什麼！你役使你底意志，濫用你底感情，你都是對的，而且十分地應該？……你，什麼！好！就是這樣罷！我們兩人都落得干淨！』

他這樣興奮地說着，胸部緊張到十分，輭弱的淚珠映着電燈亮晶晶地，已經滾過鼻端，落在嘴唇上面了。他揩了一揩又繼續地說道。

『現在，一切，我都決定了！我，這滿懷着以真摯的愛情來溫慰你底心靈的，現在真地從癡夢裏完全清醒過來了！……我，敢說是一個崇拜愛的，但我決不相信愛在單方面能發生什麼偉大而且永久的結合！我，敢說是一個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的，但我決不能忍受屈伏在愛以外的勢力威權底底下！我敢說是一個最能含辛茹苦的，但我決不能把從滅裂愛情底根源的詬詈所生出來的苦痛當作甘蜜一般地嚥了下去！——老實說一句，從此以後我底生命再不願把來含混地過去了！我要從烏煙障氣的活地獄當中救出自己！我要同斷定了我底生活的命運反抗！我要捨棄了我以前一切非人的奴隸的生活！我要對於我底愛情負着唯一的責任，不要讓彼碰掛在鐵蒺藜上，把彼底精靈撕碎了！……我明知道你方且要說我底責任是在竭一生的精力養活這作了我終身的妻子的你，和這兩個小孩。但是這種奴隸，終身做着人家底丈夫和父親，我實在不心願了！你有不願屈服在男子勢力底下底聰明和權利，我雖愚笨輭弱，也不致於連從婦人和小孩手

腕中超脫的能力統統都失掉了罷！

「總之我對於你，曾經有過把憎惡當作愛戀的時候；把苦痛當作愉快的時候把詬詈忌妬當作輭語溫慰的時候；但是現在我覺得那些個時候是白白地丟掉了，如一顆小石沉落在無邊的海中。現在我知道你還沒有真地觸到我底愛底一片鱗；你還沒有真地感到我底慰安喜悅底一剎那；你所感觸到的只有應該只有不得不！只有妬忌，詐僞，誘惑和威力的壓迫！——這樣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從此以後，我底行為完全由我自己負責，也並不把彼在你底——而且一切人們底——面前自白出來！我要虔心地把彼付給上帝，聽憑上帝底評後的底評判！」

夜罩住了世界，愛之光也被黑暗蒙住了，只咽的泣聲，隱約可以聽着。

* * *

第二天早晨，這屋子裏這剩下兩個小孩和她，他呢，大概是走了，永遠離開了她和兩個孩子

一夜

俄國迦爾洵著

韞玉

一

放在寫字桌上的一個錶，疲勞得不堪的翻去覆來發出那嘀噠嘀噠的兩種聲音。就是那最敏捷的耳朵，也難將這兩種聲音分別得出來，然而坐在棹

邊的憔悴不堪的錶的主人，覺得這種聲音，彷彿和一首唱歌差不多。

他心裏思量着：『這是一首不快活的唱歌，卽是時間自身的歌，幷且顯然還是專爲我唱的。因爲要啓發我，所以才唱得這樣的單調。三年前，四年前，十年前和現在是一樣的嘀嗒嘀嗒，就是再過十年也必定仍然和現在一樣。』

他那憂鬱的目光，向着錶看了一下，立刻又回復了原來的地位，朝空望着，一動也不動。

『在這嘀嗒的中間，世上一切生活的態度——憂愁和快活，心碎和勝利，怨恨和戀愛——都不得不同時度過去。只有現在在這深夜裏，全市全家裏所有的一切衆生，都在睡夢中的時候，除却我自己的心房跳動的聲音和這個鏤的嘀嗒嘀嗒而外，別無些微的聲息的時候——只有這個時候，我才覺得造成人生的什麼憂愁，什麼快樂，什麼勝利——一切都不是實在的，因爲有些是我曾經和他奮鬭過來，有些居然可以免過，無論屬於那一方面，那理由都很明晰。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人生只有一件實在的東西，就是時間。時間是一往直前的，也不知道感情，也不知道慈悲，那些只有幾分鐘可活的病人，很希望他延長一下，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展緩一點；那些覺得世間太過於憂苦的人，很希望他如同夢幻一般的度過去，然而他的步趨決不肯稍微加快一點；這樣只能由煞尾方能感覺着的時間，現在我聽得真是明明白白。』

這個可憐的人這樣一面想着，那錶却一面仍舊嘀嗒嘀嗒的翻來覆去的唱那永久的時間歌，將他的種種記憶，一一提了起來。

『這真是一件奇事，我知道有一種聲音或是談話中的題目，或是詩歌的結尾詞，都可以將若干年前的景况全體提起來。我記得有一次我伴着一個

病人,來了一個意大利的按風琴的人,在我們的窗邊站着,正當這個時候,病人將頭垂着,連喘連咳的,說出幾句不相聯貫的話來,就咽了氣,同時有一陣樂聲,由風琴吹入我的耳裏。從此以後,只要我一聽着這種聲音,立刻我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個皺折的枕頭,上面睡着一個蒼白色的臉,或者只要我一看着那裏有喪事,立刻我的耳朵裏彷彿就聽見了一個風琴在那裏奏着的一般。越想越是可怕,但是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又不由得不去細細的想。何以一個錶的聲音,在許久以前就聽慣了?何以聽着這個聲音,就能够將我一生的事都提了起來呢?

『這個聲音彷彿是說「你還記得嗎,你還記得嗎?」我當然記得!並且還記得異常清楚!連那些與其記着到不如忘了的好的事,都記得清清楚楚的。由這些記憶令我的形容爲之變色,我的拳頭也不知不覺的握緊起來,在桌子上重重的擊了一下。…

…這一下却將錶的聲音震啞了,暫時我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但是這也不過一瞬間的清淨,過了一會又依然大模大樣,有意和我爲難,不間不斷的響了起來。

「『你還記得麼?你還記得麼?……』是的,我記得!並不消去追想。我的一生全都記得。全都在我的眼面前一般。這裏面莫非還有甚麼可以自誇的嗎?』

他一個人發出乾澀的聲音,大聲的這樣喊着。他以爲他一生的事都湧在他面前一般。他陸陸續續的想起了許多的悲慘的事件,裏面的主人公都是他自己。他又想起了他一生所做的錯誤和罪惡,逐一的溫習了一遍,怎樣也尋不着一點光明的地方出來,並且覺得都記遍了,然後才自己加了一句按語說道:『不特沒有漏了一件,並且除此而外,實在沒有存在的了。』

一個很弱很膽怯的聲音,從他的靈魂的很遠的

一角，發出來說：『够了；當真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嗎？』

但是他沒有聽見這個聲音——或許他故意裝着沒有聽見，仍然繼續着責備他自己。

『我已經將我的記憶全體都檢查過了，我的確沒有錯誤——我實在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出發的地點。出發點——向什麼方向出發？我雖然不知道什麼方向，總之要脫離這萬惡的社會。

過去的種種，沒有一件是靠得住的，完全都是虛僞，都是欺詐。我說謊話，欺騙別人，甚而至於連自己也欺騙過。好像裝空架子的人，到處向人借錢，欺瞞着別人，說是自己有許多的財產，——這些財產實際上雖然不曾夢想過，然而他却硬要說是實在的。——我這一生也是這樣自己欺騙自己。現在要結賬了，我要破產了——欺騙上的破產。』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異常緩慢，好像是很得意似的。他却不知道他認定他自己一生是欺騙的一件事，就正是在說謊，自己正在欺騙自己，因爲他從來沒有貶人如像現在貶他自己的這樣利害。若果是別人貶他，只要有今天晚上他自己貶自己的十分之一的程度他早已臉紅筋漲起來了，臉紅并不是因爲被別人指出事實來發生的羞愧，實在是憤怒。他現在自己這樣嚴酷的責備着自己，一毫也不憐惜，要是別人稍微觸着他一下，他不知道要怎樣的對待呢。

到底他着了迷沒有？

他弄到後來，簡直連說『我是清醒明白的』一句話的勇氣都沒有了。在他的腦筋裏面，却有幾種不同的聲音，在那裏發話，那幾種裏面究竟那一種是他自己的聲音，他也分別不出來。第一種的聲音，洪亮而且清晰，責備他的話也很明白。第二種的聲音，雖然不甚明瞭，但是糾纏不休和吵鬧一般，有時第

一種的聲音都被他壓住了，說道：『爲甚麼要這樣自己責備自己？還是欺騙自己，還是欺騙一切人等，一直欺騙到底的好些。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前裝飾出來，一切的事情就好過去了。』還有一個第三種的聲音，說道：『夠了，當真除此而外，沒有存在的了嗎？』這種聲音說得異常細微，幾乎聽不清楚。並且他也不想去聽他。

『欺騙一切人等……將你自己所沒有的，都在人面前裝飾出來……』

『莫非我一生中未曾這樣努力過嗎？莫非我未曾欺騙過別人嗎？莫非我未曾演過這樣的滑稽嗎？果真這樣做去，一切的事情都好過去嗎？結果只不過像失敗的伶人罷了。就是現在我還不能成我本來面目呢。究竟我果真知道我本來面目是甚麼？我的腦筋真亂極了，實在想不出來。但是並不要緊，我想了好幾點鐘，覺得我的確病了，口裏說的甚麼，連我自己也不肯信，就是現在我快要斷氣的瞬間，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果真我還並沒有死嗎？』

『不錯』他把拳頭抵着桌面，大聲的喊着。『最要緊是要將這個解不開的死結一刀斬斷，纔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既然這樣，又爲什麼要拖延不做，使我的精神受苦，差不多快要爆裂了呀？已經決定了的計畫，從八點鐘一直坐到現在還不實行，好像是一個石像一般，到底爲的是什麼？』

他急急的由他的皮領大衣口袋裏抽了一隻手鎗出來。

二

他就坐在那一個地方，從夜間八點鐘一直到了午前三點鐘。

在七點鐘的時候，他離開了他自己住的地方，偏

了一個馬夫乘着雪車，一直跑到市外最遠的一處，那裏有他的一個朋友住着是一個醫生，今天晚上和他的妻要去看戲，這是他已經知道的。所以他到這個朋友家裏去，明知道會不着他們，但是他並不是因爲要會他們才去的。他是常來慣了的客人，所以主人縱然不在家裏，也可以進屋裏去，只要進去，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是的他們一定許我進去。我只說我要留個字條就得了。但唯願段亞夏不要站在我的旁邊監視着我纔好……喂，老頭子，跑快點！』他這樣催着馬夫。

馬夫是一個身材很小的老頭子，腰也彎了，背也駝了，頸上圍着一塊有顏色領巾，套在外衣的寬領上面，帶黃色的灰色頭髮在那大而且圓的帽底下蓬着，嘴裏面不斷的用舌頭打着聲音，聽見客人催促，纔將馬韁勒了一下，接着又將舌頭打一下，方纔喘着抱怨道：先生請放心，就快要到了？……快跑，你這可惡的畜牲……那裏來的這樣壞馬！——就要到了，就要到了！』他用鞭打了那馬一下，馬只不過把尾略掃一下罷了。『我到很想討先生的歡喜，不過馬房只給我這樣一匹馬，叫我也沒有法好想。馬房的主人對我說，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所以租這一匹老馬給你，恰恰配成一對。年輕的人笑得不得了，不知道和他們有甚麼關係？他們那裏能夠懂得。』

『他們不懂得甚麼？』坐在車中的這位客問着，這個時候他心中正在思量要怎樣纔能使段亞夏不在房裏監視着自己。

『他們不懂得先生。他們不懂得，他們怎樣會懂得呢？他們又笨又年輕。這地方最老的又只有我一個。侮辱年長的人還可恕嗎？我今年已經八十歲了，他們不過才在長牙齒罷了。我曾經當過二十三年的兵．哼，你這老廢物，怎麼這樣慢，是凍僵了嗎？』

他又打了他的馬一鞭，但是那馬一毫也不瞅睬，他又接着說道：『真是沒有辦法。我又何嘗不希望今年纔二十一歲呢。——快走。——你看他怎樣的搖他的尾！』

一家很大的舖面的玻璃窗裏有一架鐘，那鐘上的時針此刻已指着七點半了。

車上的客想着醫生和他妻：『他們必定已出門了。但是或許還未出門也說不定。——老頭子，得了罷，不必趕快了。慢慢的走就得了，我並不要急呀。』

『知道了，先生』老馬夫很快活的答應着。『走得慢尤其好。喂，你這老廢物——』

以後又靜靜的走了一刻，馬夫的膽子漸漸的大了起來，突然轉過臉來向着車上的客人問道：『我要請教你一件事，我們的同伴裏面有一個名叫伊萬的人，年紀很輕，不過二十五歲，或許還不到二十五，不知道究竟爲的是什麼事，竟至自殺了。』

『誰人自殺了？』車上的客人用着乾澀的聲音輕輕的問着。

『自然是伊萬西篤羅夫。他是我們中的一個。是一個很活潑的青年，做事又很勤敏。禮拜一的一天，我們吃過夜飯，就去睡覺。伊萬却不吃飯，就去睡覺。據他自己說他的頭痛得快要裂開了。我們大家睡着了之後，半夜中，他一個人扒起來，跑了出去。沒有一個人知道。等到第二天早上，我們起來去套馬，纔看見他掛在馬房的一個木釘上。他把木釘上面懸着的馬具，取了下來放在一邊，在木釘上面繫了一條繩子……唉，說起來真是悽慘！這個馬夫到底是爲的一回甚麼事要懸樑自盡呢？怎樣會有這種事呢？真是奇怪極了！』

『爲的甚麼緣故？』車上的客人，帶咳問着，一面將插在毛領大衣裏面的兩隻手顫巍巍的摟緊大衣。

「當馬夫的人那裏會去想這種問題。現在的生意，這樣的難做。一大早就要起來天還沒有見亮就得要將車套好趕了出去。霧又濃天氣又冷只有走進飯館裏去纔能取得一些兒暖氣。至少要將租馬的兩盧布半和吃飯睡覺的錢找來。還能夠有多餘的時候去想旁的事嗎？你們就不同了。吃着「容易飯」的人頭腦裏面什麼多堆滿了。」

「吃着甚麼飯？」

「吃着很容易得來的麵包。所以腦筋也就很靈敏，穿着整齊的禮服，飲着茶在房子裏走來走去，裝滿了一頭腦的爲非作歹的思想。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我從前當兵的時候，我們的旅團駐在柯克州，那裏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副官名叫V公爵，我就被派作他的護兵。……」

「到了，到了！……」車上的乘客，突然大聲叫了起來。「就在這裏，在路燈的旁邊。由這裏等我自己走去。」

「隨便先生想怎樣辦都好。想自己走就自己走。謝謝你，先生。」

馬夫將車折回原路在那風雪之中趕了回去，這位乘車的客人慢慢的拖着脚步向前走去。十分鐘後到了他希望的那一家的門前。由前面的樓梯走到三層樓上在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前止住，門上還有一塊磨得異常光亮的門牌，他將電鈴按了一下。當他站在那裏等候裏面的人出來給他開門，那幾分鐘好像是永久不會完的一般。忽然糊塗起來；一切都消滅了；苦惱的過去，馬夫的囉詰真巧極了，逼得他不能彀不步行起來，以及最初要想跑到這裏來的那一念，現在也都消滅了。他的眼前只有一扇用綠呢鑲的門，四周用黑帶子圍着，上面裝了許多的小銅釘。除此而外，舉凡世上一切的事物，他都忘却了。

「呀，原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

開門的是段亞夏手裏執着蠟燭。

「主人和主婦剛纔出去。纔下樓不到一分鐘的光景。你怎樣未曾見着他們呢？」

「出去了，這真是不巧啊！」他用一種很奇怪的聲音說着，段亞夏不由得定着眼睛望着他，面上露出幾分爲難的樣子出來。「我有要緊的事情來會他們。段亞夏，我想到你主人的書房裏面去歇一下。……我可以進去麽？」他很膽怯的問着。「我只要進去一分鐘就得了。想留一個字條給他。——沒有甚麽妨礙麽？——」

他望着她這樣的問着，連大衣和套靴都不脫下，脚也不移動一下。

段亞夏弄得糊塗起來，很悲傷的說道：「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先生，你怎麽樣了？我又沒有……，這又不是頭一次。請進來罷。」

「是的，又何必如此呢？我爲甚麽要這樣說呢？她一定要跟着我進去。我非將她遣去不可。叫她到那裏去呢？她一定料得到。或許她已經料着了，也說不定。」

段亞夏並沒有料着什麽，只不過看見這位客人的奇怪樣子，和奇怪的言語，嚇了一下罷了。主人主婦出去了，房裏只剩下她一個人看守，只要有一個人來陪她五分鐘，她也是極其歡迎的。她將蠟燭放在桌上，在門邊站立着。

「走開，走開，求你走開！」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心裏這樣想着。他在書桌邊坐了下來，取過一張紙，不知道要怎樣寫纔好，只覺得段亞夏注視着自己，好像是在研究他在想些什麽似的。

「彼得尼古拉維奇君」他寫了一個字要停頓許久，「我來訪你因爲一件很重要的事——」

「這件事，就是……」他口裏念着，心裏却在想：

『她儘站在這裏，如何是好——』突然大聲說道：『段亞夏，請你給我斟杯水來。』

『知道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君』接着走了出去。

這位來訪的客人立刻站起身來，用脚尖貼着地面，急急的向着一張沙發走去。沙發上面懸着些手鎗短劍，是這位醫士在俄土戰爭時用過的。他輕輕的將手鎗套子的帶子解下，把手鎗抽出來，裝在他的毛領大衣的插袋裏去：然後又由鎗套上面附着的一個彈藥盒裏面取出幾粒鎗子來，也裝在插袋裏去。三分鐘後，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段亞夏給他斟來的水飲乾，又將那張未曾寫過的信封好，回自己的家裏而去。

『這下可以收場了，』他的腦筋裏這樣想着。但是他一到家裏，並不立刻收場。先走進他自己的房裏，將門鎖上，大衣也不脫，就向一張安樂椅坐下，又胡思亂想起來，定着眼睛虛空的望着，先望着壁上懸着的像片，後又望着桌上的書，又望着牆壁上面貼着的紙上的花紋，耳朶裏聽着錶的機械嘀嗒嘀嗒的響聲。錶是他自己原先放在桌上，業已忘却了的。他這樣坐下來，連一條筋肉也未曾動一下，一直到了夜深，到了本書開始的時候。

三

那枝手鎗很不容易由那個窄狹的衣袋裏出來，等到取出來放在棹面上，他纔知道只剩下一個子彈了，其餘的全都由插袋中的一個小洞漏了下去，一起都進了大衣的夾層裏面去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將大衣脫下，正要想去拿一把小刀來，將大衣的裏子剖開，好取出那些子彈，忽然他那乾燥的嘴唇角上，現出似笑非笑的樣子，就不去取小刀了。

『何必還要這樣費力做什麼？只要有這一粒，也

就彀了。是的，只要有一顆，就可以使一切的東西永久消滅了。全世界也都一齊消歸烏有；也無所謂後悔，也無所謂不滿，也無所謂自責，也沒有可惡的人故意裝成親切直率——也沒有那種人雖然爲人所鄙棄，但是當着面前，依然還是要去敷衍他們的。這樣一來，也不會欺人，又不會自欺；只有眞理，只有眞正一無所有的永久眞理。

他又聽見他自己在那裏說話了。他早已不能說是單在想像了，他聽見很大的聲音，在那裏說所說的話都是他很不願意聽的。

『又來了，……你死到臨頭了——就連自殺也還是和引用別人說的話一般。你到底是在什麼人的面前，責備什麼人？……不是在你自己的面前嗎？算了罷，可以不必這樣了。』他用一種苦痛和失望的聲音，翻去覆來的說着，一方面伸着顫巍巍的手，去打開手鎗的彈室。好容易才打開；又將那塗滿油液的子彈，輕輕的裝進彈室裏面去，開鎗的部分也沒有一點毛病。阻礙他的死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手鎗是頂好的軍官用的手鎗；房門是已經鎖牢的，決沒有人能彀進來。

『現在是時候了，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他將手鎗的把子緊緊的握着說。

忽然腦筋一轉，想道：『但是遺書怎樣呢？我不能彀一個字也不留下，就這樣死了。爲什麼緣故呢？寫給什麼人呢？什麼都消滅了，什麼都沒有了。還和我有什麼相干？雖然這樣，我總得要寫。我能彀完全自由將我自己的事情寫得出來，不受旁的事情的累麼？最要緊的，能彀不受我自己的累麼？這是很不容易辦得到的。』

他將手鎗放下，由匣子裏取了幾張紙出來，試了好幾個筆頭，都是壞的，寫不成字，將紙弄破弄汚了好幾張，才寫成：『聖彼得堡，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八

七〇……』的幾個字。以下他的手就順着紙上東倒西歪的寫了許多的文句出來，不過祇有他自己才能够認識得出罷了。

他寫出他自己快要死了，因爲後悔一點用處也沒有，所以他死得到還安靜。人生是一個極大的虛僞。無論他實在愛的人或是他並未曾假裝過去愛的，那些人都不能彀救他的命，因爲凡可以由他們得的助力，他都全用盡了——不然，不然，不是這樣——因爲由他們無論甚麼樣的助力都得不到，因爲自從他完全了解他們之後覺得他們一點意思也沒有了。他又寫他對於他自己，真能了解了。他知道他自己除了虛僞而外，別無所有；他一生所做的事，決沒有一件是善意去做的，全都出於惡意；他一生之所以沒有做過大錯事，並不是因爲沒有做惡事的性質，實在不過是怕人指摘罷了。他又寫雖然這樣，總不至於比其餘那些臨死不悟的人還不如，所以他並不向他們求恕，他對於他們的輕蔑，和對於他自己的輕蔑完全是一樣。最後寫了一句無意識的話，作爲收尾：『請了，世上的人們！請了，你們這些兇殘的怪物！』

除了署名以外，全都寫完了。寫完了之後，他覺得很興奮；熱血一直湧到他的頭上來，好像就要由他那大汗淋漓的額上，迸出來的一般。把手鎗也忘記了，把一死即可免熱的事實也忘記了。站起身來，走到窗邊去，將玻璃的護窗打開。一陣冷風吹了進來。外面的雪已經止了，天空一片雲也沒有。街對面是一個白色的花園，全被冰柱籠着，在月光底下，顯得來異常光彩奪目。天邊有幾點星可以看見，內中有一顆比旁的覺得還要亮些，發出一種帶紅色的光來。

『這不是亞爾拉星嗎』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口裏說着。『自從我見了這顆星以來，不知道已經有

許多年了。自從我出了學校以後就沒有見着他了。

他的眼睛不肯離開那顆星。忽然有一個人，穿着一件外衣，拖着半僵的脚，順着路旁急急的跑了過去。接着又有一駕馬車，在那凝硬了的雪地上走來，一個馬夫駕着，上面載着一位，肥大的客人——但是亞歷山白特羅維奇依舊站在窗前，如像石彫的像一般。

『非死不可！』他後來這樣說着，走回桌子旁邊去。由窗子到桌子，不過只有幾步路的光景，然而在他看去，好像走了許多年的一樣。他剛把手鎗拿在手裏的時候，忽然由那開着的窗口，送進來一陣很遠但是很明瞭的鐘聲。

『鐘聲！』亞歷山白特羅維奇，驚異的叫着，把手裏拿着的手鎗，又放在桌上，身子向着沙發又倒了下來。

四

『鐘聲！』他重復的說着。何以會有鐘聲？莫非是教堂裏在做禮拜嗎？祈禱的人們……禮拜堂……悶死人的熱氣……蠟燭，衰老的教士米客爾神父，用着悲哀的怪聲音在那裏祈禱，他的助手用着很低的聲音陪着。真令人想睡。由窗口透了些曙色進來。他的父親站在他的旁邊，垂着頭，急急的畫着十字。他們的後面有許多農夫農婦，俯伏着一動也不動。……這些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太過於久遠了，幾乎如同未曾經過的一般，好像不是他親眼看見過的，也不是在書上讀過的，又不是從別人聽得來的。不然，這些都是實在的事，那個時候的情形比現在還好些。是的，不特是比較說，實在是好得多。若果現在也能彀那樣，又何至於要告助於手鎗呢？

『完結了罷！』他的耳邊聽見一個微細的聲音說着。舉眼望了手鎗一下，剛要伸手去取，忽然又縮

了轉來。

『你怕麽？』那個細微的聲音又說。

『不是的，並不怕甚麽。有什麽可怕呢？但是這個鐘聲！是什麽緣故呢？』

他又望了錶一下。

『這一定是早晨的禮拜。人們都要到教堂去。有許多的人覺得去教堂是很快活的。無論怎樣，他們口上總是這樣說的。不惟如此，就是我從前也覺得到了教堂裏面，就好過點一樣。那些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後來就沒有這種感想了，一點也不會覺得好過了。這才是真理……真理！真理真理到了這一瞬間，方纔採着！』

這一瞬間好像是不能免的了。他慢慢回過頭去。又望着手鎗。那是一枝政府許可的模範手鎗。是斯密威遜工廠造的，曾經上過一次銹，後來因爲在醫生家裏陳列了許久，光亮了許多。手鎗的後面正對

着亞歷山白特羅維奇，所以他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鎗的木柄和柄上的小鐵環，預備繫索子的。又可以看見裝子彈的部分，和正對着牆壁的鎗口。

『這就是死神了！非將他捉住不可。』

街道上面異常清靜；沒有車子經過，也沒有人行走。沉寂之中又聽見遠遠的那個鐘聲在那裏響。音波由窗口侵入房裏，達於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耳裏。鐘聲向着他好像似用一種外國語言一般，告訴他很重大很嚴重的事。一聲接着一聲，一直到了最末的一聲，纔由大空中微微的散去。鐘聲的使命就此完了。煩悶的人聽去覺得除開自己所不能堪的狹窄世界而外，還有別的地方覺得自殺是很不可避的。從前的記憶，一片不連一片的，湧現出來，好像一種不可抵抗的波浪一般。這一夜之中，他所想到的業已不少，好像將他一生的事都想遍了，將他自己已經透澈的看出來了。現在他才覺得還有一方

面遺漏，就是先前他的靈魂用着很膽怯的聲音告訴他的。

五

你還記得幼年時代和你父親住在一處很遠很遠的鄉村裏面的時候嗎？你的父親是一個很不幸的人，但是他很愛你比愛世界上什麼東西還要利害些。你還記得冬天的晚上，和他坐在一起，他一心不亂的算賬，你讀你的書，浸着油的蠟燭，發出帶紅色的火光來，漸漸的暗澹下去，後來你拿着剪燭鋏，將燭心剪下去的事情嗎？那是你的職分，你盡你的職分異常鄭重，所以每次你的父親，都由他的大賬簿抬起頭來，用着感動和慈愛的眼光望着你。你也望着他。

『父親，你看我已經讀了這許多頁了』你一定要這樣說，並且用手將你讀過的頁數拿着，去給他看。

『再讀罷，我的小朋友，』你的父親一定這樣答應，接着又埋頭去清他的賬。

他隨你愛讀甚麼就讀什麼，以爲只要於你有益就得了。一方面你讀了又讀，也不懂得讀的東西是什麼意義，完全是隨着小孩子的心性，一直讀下去。是的，那個時代，紅色就是紅色，並不知道是紅光的返射。那個時代，一切的物事，都是只有直觀的。那個時代并沒有現成的感覺和思想的容器，人們將感覺得來的一切，都收入裏面去，也不管那容器到底適當不適當，堅固不堅固，他如果愛某人，當然就只知道愛他。

他的眼前忽然湧出了一副美麗的笑容出來。

還有她呢？你不是也很愛她嗎？我可以斷言到底還是在玩弄自己的感情罷了。好像至少現在這一瞬間，我所說的所想的都是誠懇的。——真不知是

怎樣的一種苦痛，就是遇着幸福，好像一點也不似幸福的一般，若果我能彀向時間叫他停住！稍等一會！因爲這個時候很好——我還是繼續思想的好——我還是教他止住的好嗎？其後又怎樣呢？接着不得不將時間驅逐開去……但是去想這些事，又有甚麼用處。我要想事情必得要想他們的真像，決不能去想他們的外觀。

但是所能想的事情並不多，僅有幼年時代。在他的記憶裏面，只剩下一些不相連續的斷片，他此刻很熱心去搜尋這些斷片。

他想起那座小房子，他和他父親對面睡覺的那間臥房。想起他父親床頂上罩着的彫刻。每天晚上他睡着了的時候，看着那些窗帘上，現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花鳥，還有許多的面孔。他又想到每天早晨他們用來取煖的稻草的氣味。很忠實的尼古拉斯時常都由外面拖了許多的稻草進來，把過道都填滿了，又整把的塞進火爐口裏面去。在火爐裏燒起來，發出很明瞭的光，那股氣味覺得很受用，只不過略略帶得有點辣味罷了。亞勒謝（即亞歷山大）每每在那爐旁一坐就是幾點鐘，但是他的父親總是叫他去飲早茶，飲後，就教他的功課。他又記起他怎樣的不懂小數算法，他的父親怎樣的發怒，一面又想方設法的極力給他講解。

『我恐怕連他自己也未見得怎樣懂得呵，』他心裏這樣想着。

再後說是聖書的歷史。亞勒謝頂歡喜的就是這一門功課。那上面都是些可驚可駭的事件，偉大的人物。如像肯，（亞當之長子手刃其弟亞伯爾者）約瑟福的歷史，埃及的皇帝，最大的戰爭，老鴉是怎樣的送食物給預言家艾里季。接着就是一副圖畫。艾里季坐在一塊石頭上面，膝上放着一本大書，兩隻雀嘴裏啣着些圓東西，向着他飛去。

父親，你看烏鴉啣着麵包給艾里季呢，但是我們用的吳伽却從我們取一切的東西。

尼古拉斯心裏想像着一隻很馴的烏鴉，長着鮮紅的嘴殼，和紅色的脚爪，必定會從沙發的後面橫飛過來，伸長着頸子，想要將牆壁上面懸着的那個光彩的畫額，摘取下來。這個畫額上面，嵌着一個水彩畫的青年的肖像，前額極其光滑，穿着有肩章的深綠色軍服，戴着一條又高又紅的領，鈕洞上插着一個十字架。這就是二十五年前他的父親。

老鴉和這個肖像，在他腦筋裏面湧現了一下，立刻又消滅了。

『以後又怎樣呢？後來又想到一顆星，一間草房，一架馬槽。這個馬槽好像很新奇的一般，我雖然曾經在馬棚牛欄裏面見個不少。但是這種馬槽，却是有一種特別不同的去處。』

他們的習慣，研究新約不及研究舊約那樣子細，也不用那種有插畫的厚書。他的父親常常向着亞勒謝說耶穌的故事，有時還大聲的將那福音整篇的讀給他聽。

『但是無論誰要打你的右臉，你須得連左臉也送給他去。』亞勒謝，你懂得麼？』接着他的父親長篇大論的解釋給他聽，他却不肯去聽，反用話來遮斷他，說：『父親，你還記得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叔父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麼？那件事情就是這個樣子。他打了拓馬斯一個嘴巴，拓馬斯動也不動，獨米屠理伊萬諾維奇叔父又朝那邊打了他一下，拓馬斯還是不動。我看得替他真難過，竟至哭了起來。』

『是的，我那時的確哭過，』亞歷山白特羅維奇口裏念着，不由得從沙發站將起來，在房裏面踱來踱去的，口裏還說着『我那時的確哭過。』

他對於他十六歲的時候流的淚，覺得很爲感動。因爲在那個時代，看見那些沒有抵抗力的人，在他

的面前，遭人虐打，他能夠哭出眼淚來，所以異常的感動。

六

這其間帶着朝露的空氣，由窗戶外面不絕的吹入房裏來。一股水蒸汽，冲入凍極了的房裏，凝成白霧一般。一座大座燈，上面套着一個燈罩，立在桌上，點得很明亮，但是只照着桌子上面和屋頂的一部分成了一團閃搖不定的圓形光影。室內其他的部分，都是半明不暗的，由這裏面可以勉強看得出來有一個書櫥，一張大沙發，許多的家具，壁上一面著衣鏡，鏡裏反射出燈光照着的書桌，每逢他踱過鏡面前的時候，他那高大的身軀，也同時反射出來。他在房裏由這一角到那一角，來回的踱着，這邊走了八步，那邊又走八步。有時走到窗前略停一下，被那寒冷空氣，將他火熱的頭，和裸露着的頸胸吹着，只是覺得打噤，精神並不覺着清爽。他又繼續着去想從前的那些斷片的事情。他記起了無數的瑣屑事件，弄得異常糊塗，不知道究竟那一件對於他是重要的。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一直到十二歲他父親送他進學校去的時候爲止，他的生活都是完全不同的內的生活，他記得那個時代，比較上要算是很好的時代了。

『什麼東西能夠把你引到那半覺的生活上去？那種幼年時代究竟有什麼好處？一個孤獨的幼童和一個孤獨的老人——他死後你自己叫他做一個破壞了的人。你並沒有錯，他的確算得是一個破壞了的人。他幼年時代所能收積的一切好處，縱令算不得好處，至少總不會使他爲惡的那一切性質，被他的年歲很敏速而且容易的破壞完盡了。所以他過的生活，簡直無聊萬狀，只剩下一點無聊的愛情，這愛情差不多完全都用在你的身上。』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想着他的父親，這許多年來，要算是頭一次覺得他愛他的父親了。他很希望就是一分鐘也好，能够折回頭去，仍舊到他的幼年時代，到那個鄉間，到那間小房子裏，到那個「破壞了」的人的懷裏去，用手去愛撫他，和小孩子鬧脾一樣的去愛撫他。他很渴望那種純潔簡單的愛情，這種愛情只有小孩才能知道，或許就是少數成年人的那一種純潔的性質，也說不定。

「果真事實上決不能够回復他的那種幸福嗎？不能回復他那種能力，去辨別旁人的言論思想的真僞麼？有了這種經驗以前究竟已經有許多年了！」口裏雖然說得好像很熱忱很懇切，其實腦筋裏藏着有一個蛀蟲，將他的靈魂都吸收乾淨，在那裏說：「朋友，你沒有說謊嗎？你當真知道你現在說些什麼話嗎？」」還有一句外面看去更無意識的話，在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的腦裏，湧了出來。『你現在想的你當真想了嗎？』這是一句很無意識的話但是他很能了解。

是的，他想的他當真想過了。他愛他的父親，他的父親也知道他很愛他。『噯，我若果能够有眞實純正的感想潛伏着，就是只有一種也好。但是外界又是一種這樣的社會。聽見這鐘聲，就令我想起來了。只要鐘一鳴，我就想起教堂羣衆無數的老弱男女，真實的生存。這就是人人應當去的地方，人人應當像孺子愛人的愛法去愛的地方，像孺子，……恰如一般所說的……』

他走到桌子邊去，抽開一隻抽屜，在裏面到處翻尋。發見了一本深綠色的小本書，是他在一個什麼展覽會裏的廉價古董部買來的，放在抽屜裏面的一角上。他很快活的將這本書搶在手裏，將那印有兩行細字的篇頁急急的翻着那些見慣了的字句，

一一都湧上心來。他由第一頁讀起，一氣不歇。他因爲要尋一句話，才去翻這本書現在連那句話也都忘記了。那句話本來是他記得很熟的，但是已經許久就忘却了，等他讀到那裏的時候，到把他嚇了一跳，那句話是說『除非你變成一個小孩子不可……』

他現在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我能够明白這「變成一個小孩子」的話，是什麽意思嗎？就是說一個人第一不可凡百事情都去管，須從自己的心裏，將那個可怕的大腹怪物，反叛的自私，驅逐了去。這個自私如像蛀蟲一樣，吸乾了人的靈魂，還要糾纏不休的要新鮮的供給。但是叫我從什麽地方去驅逐呢？你已經將一切的享受盡了。我一生的時間，一生的筋力都完全供應了你的差使。我培養你到了現在，我還是尊敬你。我雖然是很恨你，然而還是崇拜你，又將許多的犧牲貢獻給你！並且將我所有的一切好東西都給了你，還在你的面前再三低頭膜拜……』

他一頭在房裏踱着，一頭翻來覆去的念着這些話。他的脚步漸漸的不甚穩當起來了，好像飲醉了的人一般，偏東倒西的走着，頭低在胸上，胸堂被氣湧得很高，決不停止一下去揩他那滿面的熱淚。一直走到後來，他的脚再也不肯聽他的命令了，他方才坐了下來，將身子緊緊的靠在沙發的角上。用手將身子撐着，將熱火般的頭腦伏在手心裏，哭得如同一個小孩子一樣。這種無力的狀態繼續了許久，但是他業已不覺痛苦了。狂風已過，眼淚如同潮一般的出來，他的心因此得了安慰，一點也不覺得可恥。這個時候，無論什麽人走進屋來，他也決不肯停止他的眼淚，得了這一付眼淚，才將他一切厭惡的感情消滅了去。他覺得他崇拜了這許多年的偶像，還未曾將他所有的一切呑盡。又覺得還剩得有愛情和自制。又覺得只要將這些剩下的東西傾注出

來，也還有生存的價值；但是傾注在甚麼地方，他却不知道。到了這個時候，已經無須去審問他的罪狀了。他記起來的那些悲哀和苦惱，都是命運上註定了人生所必要經歷的。——在這種純粹的人生悲哀上面看起來，他所受的一切孤獨的苦痛，毫沒有緊要；他覺悟了他應該向這種悲哀走去，將他自己名下所應負擔的擔任下來，只有走這一條路才能使他的靈魂得安。

「這真是可怕！我不能長久迷在我自己的恐怖裏面和我自己的身上。最緊要，絕對的緊要是要將我自己的身子和一般的人生密接着，或是受苦或是享樂，或愛或惡，不可專為一己，只有取進來的從不肯拿些出去，須得要為大家所共通的真理，無論我先前說些甚麼，這種真理總是存在世界上的，無論怎樣想去塞止，這種真理依然還是要在人的靈魂裏面發聲的，是的，的確是這樣的。」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異常興奮的這樣說着，又接着道：「這些事情，一切都寫在這本小綠皮書裏，是為萬世萬萬世而說的。必須要排開自己，滅却自私，才能向着大路口走——」

一個聲音細細的說道：「瘋子，這於你有甚麼益呢？」但是另外有一個聲音，先前很膽怯的，所以並未注意着，此刻發出大聲出來，如雷鳴一般的說道：「閉嘴！他儘責備他自己，又會有什麼益處呢？」

亞歷山白特羅維奇突然跳起身直立起來。這句話把他激得異常興奮起來。他在世上所經歷過的，無論是勝利也好，婦女的愛情也好，都沒有像這樣的興奮過。這種興奮是出他心裏生出來的，由心中分裂成的湧出了極熱的波瀾，潮一般的流到他的四肢裏面去。不到一刻工夫，他那痲痺了的身體，發出如火如荼的生命來，百萬的鐘聲齊奏凱歌，眩目的太陽直射出來，照遍了大地，消滅了……

終夜點着的那罩燈，漸漸黑暗下去，後來簡直熄了。然而房裏並不黑暗。天已明了安靜的灰色光線，一點一點的射進屋裏，隱隱約約照見了那枝裝彈的手鎗，和放在桌上寫滿了無意識的話語的那張遺書，又照見了屋子中間地板上橫着一個死屍，那蒼白色的面上，表現着一種平安和幸福的容色。



這位少年，正在辦事忙碌，
忽然的幻想到他的家庭，
自言自語道：
現在我一家的安樂，不是全靠我麼？我若是有個三長兩短，我家中的人又靠誰呢？咳！我的進款又不多，一年只能積蓄幾十金，若把他放在銀行裏生息，能濟甚事？總得想個別的法子，不 我生前身後，能教我家中人得 樣的安樂纔好，但不知道有這個法兒沒有？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能替你想這個法子，不用你多出錢就能保你一家的安樂，你若是每日能省下一角錢，你家中立刻就有一千元的現錢產業，每天省下五角錢，你家中就有五千元的現錢產業，你每日少吸幾枝烟，少吃幾杯酒，你的家中就安如泰山了！
本公司印有保壽小書，說明人壽保險的宗旨意義，及如何能使你家中，不論你生前身後，一樣安樂，函索卽寄．

純粹華商組織
華安合羣保壽公司
西洋專家管理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

東方363



巴黎和會中山東之戰

美國巴克爾著
何作霖

▲威爾遜鐵箱中之祕密文件
▲日英法勾結之內容
▲作繭自縛之中國
▲威氏不承認中日條約有效
▲不媿爲有世界眼光的理想政治家

（本篇原登北京晨報由譯者何君寄給本誌轉載）記者誌

二十世紀的外交史上，山東問題當然是重要的一章；然而山東問題關鍵所在的巴黎和會中之眞象，至今不曾明瞭。所聞者，不是報紙風傳之辭，就是外交界發表爲自己登廣告或爲本國外交政策辯護之文件。和會中在地位上的中樞人物是威爾遜。威氏將去年和會中之原有文件，都裝在一個鐵箱子裏，他臨卸總統任的時候，自己大病未愈，於是請了一位美國有名的新聞記者，曾到巴黎和會的人，巴克爾(Ray Stannard Baker)爲他清理，並且允許他可以作系統的發表。巴氏按照問題而著述文字，先於每星期在紐約時報發表，其中頗有許多重要可貴，爲外間不曾知道的文件。不但受此時歐美熱烈的歡迎，而且是將來歷史上第一等的材料。這是關於山東問題的一篇，極爲精澈。其引號中之文字，除申明是他個人的日記中所摘出的而外，其餘的都是鐵箱中所藏當日速記的原稿。此篇內容之重要，閱者自知，無勞重述。但是我有一句話要說的，就是中國人心目中對於威爾遜的觀念。一般無意識的而好作甚言的新聞記者，以成敗論人的眼光與不知眞象的耳食，把威氏貶到一個大錢不值。不知威氏自有威氏的價値，絕不因報紙一時之譭而貶損。他是

自來第一個抱着理想的政治家，他是把世界看在國家以上的人。他不善辦還價式的外交，有許多錯失，毋庸諱言，不過他被困於巴黎和會的狼穴之中，而一羣羊兒又不爭氣。山東問題之失敗，中國不能卸責於人。中國政府自己所負的罪惡，遠過於代他受過者。從內政的腐敗而釀成外交的大失敗，鐵案如山。至於威爾遜本人不但在美國內政上之改革事業極大，使他今日去思日增，爲他人所不及；而且在國際上是第一個能以高尚理想向實際事業上倡導的政治家。他的失敗是各國多數的人還不配領略——或者因少數個人把持而不能領略——他的理想，就是他本國的人也更是不配。但五十年後，威氏是全世界崇拜的人。

這篇稿子——多少中的一篇——是今天在美國發表的。特爲寄給晨報，請他找一位通英文的人譯出來，以公國人，並附識數語於此。

羅家倫，十一年九月三日，美洲。

日人的危機到此時可謂凶險之極了。他們在巴黎和會中第一件最大的爭執——在國際聯盟盟約中規定種族的平等——失敗之後，於是以冷酷的態度提出土地的要求，他們所提出於和會的，實際上就是一種最後通牒。

四月二十二日，日本珍田子爵，在四國會議席上宣言說：『日本代表團得有本國政府緊急命令，山東問題不得解決……則不准簽字和約。』他們不單是要求按所定計畫解決，並且力持於和約未向德人提出之前，立刻辦理。

威爾遜總統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即知此戰爭之全力，盡在他的身上。知路德喬治與克利孟梭確已受一九一七年祕密條約所束縛，其勢力將必與他相對抗的。在巴黎和會中所發生之問題，使他以全力對付者，莫此山東問題。若因爲他的和平計畫的重要的地方都在這裏面了。他以國際的協作爲基礎來解決他呢，還是以復歸於國家主義的競爭和祕密聯盟的舊基礎來解決呢？威氏深信除眞實的國際行動之外，世界上將來的和平，殊屬無望。對於中國，更無正義可言了。

吾人對於四國討論此種複雜問題，欲明白了解，須先簡單研究下面的數大原素。

近百年來西方各國，咸爭侵占中國，獲取中國土地，開發中國富源，以利本國。此種行動，以英法俄爲尤甚；就其善者而言，即輸進西方理想；就其惡者而言，即使中國人沉湎於鴉片之毒。是已。德國加入較遲，而其掠奪的手段亦較烈。她以兩教士無辜被害爲藉口，於是把控制山東省的重要孔道，攘奪去了。美國對於這種刼掠的把

戲，雖然沒有加入，但是她持着一種門戶開放的消極的政策，——就是：列強在中國有貿易均等的權利。到後來，日本看看這種形勢，就覺悟起來了；她看見歐洲列強這樣的壓迫中國，大爲驚駭，因爲她恐怕這麼一來，她的擴張領土的野心，機會要因此大減了。日本以爲要求把中國作爲她的天然的勢力範圍，實較西方各國爲合理。美國既然可以主張門羅主義，把各國驅出南美之外，難道日本就不可以在東亞方面主張同一的主義嗎？因此她於一八九四年也起首做這個掠奪的把戲，即初次的侵入高麗；及至一九一〇年就把她全部吞併了。日本自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大勝而後，自信力大爲增加，而日本的國威，也從此大振。一九〇五年復繼有俄國在旅順港的勢力範圍，而她的權力於是擴張到那里去了。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的時候，歐洲各國，方竭其全力鬪解決彼等自身之難題，無暇東顧，日本乃乘此新機會而發揮其侵略的野心。馬因大戰(The Battle of Marne)後數星期，日本即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膠州交出，但承認將來歸還中國。當是時英美兩國，曾極力敦勸日本，請她不可使中國深蒙戰禍，日本卒不之聽。及後，日本竟得英國的援助，卒把膠州攻陷了。日本佔領膠州，不復歸還中國，而歸還的時期，亦並不提及。她霸佔了山東鐵路之後，在省內大張權力，其勢力遠勝於德人。又與中國的腐敗官吏，交相結納，並容納本國商人於各地從事敗壞德性的鴉片貿易。因此種種惡行，遂激起中國人民的怨恨與懷疑，始而要求日本撤兵，後來對於一切日本的貨物，概行抵制。

一九一五年正月，日本又乘歐洲多事之秋，向中國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在這些要求裏面，有一部分是嚴守祕密，世界上沒有人知道的。這些要求如果中國完全承認，則可使中國實際上變爲日本的屬國。當時中國反對，日本乃於五月七日發出限四十八小時答覆之最後通牒，中國不得已，於是容納了一大部分，裏面有一條要求，使日本在物產豐富的滿洲內，得到了穩固的根據地。自從那時候她就已經侵入西伯利亞，到現在還駐在那裏呢。

兩種的協約

關於山東問題的處置，由中日間的兩種協約所規定，第一種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締結，第二種是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締結的。

在這些協約裏面，日本規定於大戰後，得自由處分從德國奪來的領土；依某種條件日本然後把該領土歸還中國。他的重要的條件，就是：膠州須改爲自由港，日本在該處得有租借地，其重要的山

東鐵路，由中日合辦並設置警察歸日人指揮簡單說就是日人允許交還膠州與中國但是他們所要求的權利比較德國從前所有的還要多中國人鑒於日本在高麗旅順和滿洲的處置，對於日人的言語絕不相信並且深恐將來要在日本的掌握中。

一九一七年初日本又藉歐戰之利益來保證她新得來的領有物了。她於表示以海軍協助英法抵抗和奧地中海的潛艇的蹂躪之前，乃向英法要索得重要的秘密條約(時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按照這種密約，英法承認『援助日本處置德人在山東的權利的要求』。當和平會議討論山東問題的時候，日本的外交地位因此就異常堅固了。當時不久就有五種的提議；

(一)日本的提議　日本欲實行她的預定的計畫，要在條約上關於德國條款，規定所有山東境內『德國從前的利益，特權和讓與權』，都讓與日本，俾日本得自由實施一九一五年對華條約的條款和一九一八年的協定。

(二)中國的提議　中國要求一切舊條約完全取銷，山東為中國領土，須由德國直接歸還中國，日本無權干涉。

(三)國務卿蘭辛的提議　(在四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各國總理會議提出)這種提議威爾遜總統在四強會議中主張竭力，他的性質是欲求中日兩國的和解。規定中國境內一切德國的權利……讓交協約和聯合國，將來由他們處置。這個本來是很好的辦法，但是被日人反對。

(四)路德喬治的提議　他的提議就是：山東以及德國的屬地(包括德屬太平洋群島)應讓給國際聯盟，以委任統治制度統治之。這個提議自然是路德喬治的一種計畫；想緩和日本的爭論的。這個提議所根據的思想，未免太薄弱了。因為山東完全沒有適合於委任統治的條件，而日本所提出的重要的要求——特殊的經濟特權——正是委任統治制度所欲廢棄的。

(五)最後的提議　這個提議是威爾遜總統提出來的，後來卒被採納了。他的內容是：山東依條約讓與日本但是日本須發表一種宣言，重新承認把山東歸還中國，並且更具體的規定歸還條件。依此種解決辦法，日本的要求規定於條約之內，但同時在中國租借地內之各國得保存其協作的勢力，而日本也得加入國際聯盟。

威爾遜總統的提議

四國會議中實在的爭執起始於四月二十一日，在那個時候，我們應該記住的事情就是意大利的危機正是非常緊急的。當時牧野男爵和珍田子爵在那天早上到 Place des Etats Unis 威爾遜總統的家裏開了許久的會議，會中討論的情形，威總統在那天

下午報告路德喬治和克利孟梭。日本那時候對於山東問題，和太平洋羣島堅持原來的主張，至於威總統方面則提出下面幾個修正案來：

（一）『威氏提議說，蘭辛氏在各國總理會議裏面已經說過，一切關於太平洋方面的要求，應該移交協約或聯合國保管，以期得公道和正義的處置。』

（二）『他曾提醒日本代表團說，一般人已經知道日本要在太平洋羣島得到委任統治之權，但是他對於耶普島則提出保留，因爲他以爲耶島應由國際共管的。』

（三）提議協約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不單是日本的，連英國的，法國的也一概廢除。他說：『中國內的世界的利益，是「門戶開放」的。』日代表答覆說，『日本打算是這樣辦，可是路德喬治和克利孟梭都沒有答應呢。』——這是威氏所說的話。他們自然是很願意幫助把日本驅出中國領土之外的，但是因爲使日本放棄她的地位而致取銷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那就不願意了。

以上一切提議的目的，自然是想直接把太平洋和遠東問題，根據國際行動去解決。（中國也是這樣希望的）各島嶼皆由國際聯盟管理，而山東則由列強去處置，但是依威總統說，『日代表異常強硬，他們要求完全占有各島嶼；主張將德國在膠州的利益全部讓與日本，並且力言列強應信任日本實行她與中國訂立的協定。他們是絕對的強迫中國履行契約的了。』

『路德喬治提議山東應歸國際聯盟管理。』

『威爾遜總統說日本驕傲太甚；斷不容納這種解決辦法……對於日人，公道而論，他們將把這個辦法作爲對於他們的信用的一種挑戰。威氏曾對日代表言，遠東和平，端賴中日兩國之親善。中國財源甚富，日本以恢廓大度對待中國，爲中國的良友，實爲日本之利。至於世界在中國的利益，是「門戶開放」的。日代表承認威氏之言，並表示厚意。』

第二天日代表到會議的時候，牧野男爵再提出日本的要求，說明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八年與中國所立的協定；又說，『中國對德宣戰，並未取銷此種協定，而中國按照這種協定的條款，實際上已經得到日本二千萬元的典款了。』

牧野男爵於是提出條款草案，日本代表團想把這些條款加入對德和約裏面的，後來果然沒有什麼改變，就成爲和約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百五十七條和第一百五十八條的條款了。

直到這個時候，路德喬治和克利孟梭實際上幷沒有加入討論。威總統此時卽向他們說他們已經聽見日代表所說的話，『他（威總統）已向衆人表白他自己的意見了。此時也想知道路德喬治

和克利孟梭的心中的感想。」

到這時候會議中一點也沒有說到一九一八年的秘密協定。路德喬治於是開端作以下的談話：

「路德喬治說，關於英國方面，他們對待日本和對待意大利都是以相同的態度。他們曾經和日本訂了一種契約，這是載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英國駐日大使的通牒裏面。所以關於英國方面已經有一種契約的了。……日本政府擔任幫助英國對於赤道南部的種種要求，而英國政府擔任幫助日本對於赤道以北各島嶼的要求。……

「牧野男爵說日本已表示願意贊助英國的要求。」

日本反對委任統治

路德喬治此時再提出他的提議，主張山東歸國際聯盟管治，想藉此實行他的延宕的計劃。日代表對此立即用極强硬的言辭，質問起來了。

「珍田子爵問：這是不是想延宕這個問題——把他擱置起來呢？日本人……關於此事，對中國自有一種責任，如果膠州不移歸日本，則日人不能履行對中國的責任了。他已接得本國政府的緊急訓令，苟非得有實行對華義務的地位，不得簽押和約。所以他們無權贊可這種延宕的辦法了。」

這時候威爾遜總統於是起首考究日本答允歸還中國之實際的意義。他說珍田氏所引述的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八年的通牒，意義不大明瞭。譬如所謂「合辦」山東鐵路，「教練學校」「警察」和「開發權的讓與」，這些名辭究竟是怎麼樣的意義。這時候威氏與日代表，有一段關於山東經濟上的財富的重要談話。

威總統於是發表一種宣言，表明美國對於這個全問題的態度，這是一種很重要的國際原則的言論，特完全引錄如下：

「威爾遜總統說，在場的人，以他的評判最為自由獨立，其餘都是受了種種條約上的束縛的。他可以質問英法兩國對太平洋羣島的措處，是否公正。但這不過是個人的意見罷了。……」

「他信遠東的和平，全在中日兩國；對於此點，異常注重……並盼望日本向世界及中國表明，使中國與他國同樣的獨立，不願中國受人束縛。凡不誠信的外交關係，皆足以損害遠東和平……他所深懼者，即日本堅持條約上之權利，則使人致疑，以為日本祇圖得中國的權利，而忘對中國的責任。須知各國若彼此祇知求條約上的權利，不承認相互的責任，世界和平，永無希望。於現在的情形中，進行雖屬甚徽，然甚望將來補救。最要者各國須先互相尊重彼此之責任。國際聯盟之中心觀念，即各國利益雖不相同，亦須彼此

援助。國際聯盟組織成功，則將做成一種有契約束縛的當事者所組織的機關，以解決彼此的權利。日本為遠東的先進國，有領袖的資格，有進取的精神，有遠大的政策，深望日本在遠東方面領袖各國，贊助這種的新理想。為日本計，實無有善於此者：：他想知道的是日本怎樣去援助中國，和怎樣得到投資鐵路等的機會。他希望凡在中國佔有立足地（一種損害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立足地）的各國，把他們已得的特殊地位都放棄了，使中國和他國得立於相同的地位。他深信這種辦法對於凡有關係的國家都是有利益的。中國已經藏了許多易燃燒的物質了，如果加以導火線，他的火勢是不能夠撲滅的，因為中國有四萬萬的人民。這種的情形，使威氏心中非常焦慮。山東是中國最重要神聖的省分，中國人對於山東，異常尊重，牧野男爵和珍田子爵也都知道，威氏誠恐即在那裏發生戰禍，因為這種的尊重，是由於最善的動機，與孔子相傳的習慣和智識發展的基礎。他並不是想干涉各種的條約。路德喬治從前說過，這次大戰一部分是為着鞏固各種的條約的。他雖然對於這種的意見，不後於別人，可是他覺得的確有幾樁問題不應該列入條約之內的。」

機會的均等

『牧野男爵答覆威爾遜總統的國際關係的言論，說日本一般優良的意見，亦與此宗旨相同。他們以為中國要機會均等或「門戶開放」他自己個人深信和贊成這種辦法，因為他覺得各國都有利益；但是中國內關於國際的問題，常常不依着公正的辦法去解決的。』

『（路德喬治此時插嘴說，這確是實情）他并不是要追究已往的歷史，或者去考求責任的所在，然而這都是現在形勢的根源了。不公道的方法，用過一次，則他國也會跟着去做，可是日本的優良意見，都是根據公道和正義的。他於未離日本之前，曾與國中某元老談話，那位元老對他說，日本應該要與中國合辦事業，以分享其益。他的意見也和他相同的。』

『威氏說，對於此點，已覺得滿意，但是希望牧野男爵不可以為他會有所懷疑，然而他要求以具體的方法，表明對華的原則。』

次日日本方面雖持反對論調，而中國代表亦出席四國會議，是時威總統宣布困難情形如下：

『中國代表團諸君想也知道，現在已經到了困難的地位了。路德喬治和克利孟梭兩君，都已受了束縛，要幫助日本的要求了。況且中國已經和日本互換過通牒，那些要求都是跟着來的。顧君在Quai d' Orsay 的十國會議席上曾經把那個案子提出，主張中

國對德戰爭取銷對德協約。可是那次戰爭，不能取銷中日兩國政府戰前所訂的協約的。顧君曾力請日代表照太平洋羣島的辦法，把膠州的租借地，移交五強國保管。他並沒有提議應該把條約作廢。但是主張可以在大會中成立一種修改條約的協定而已。」

顧君說完了他的案子之後，路德喬治就接着說道，「實在的問題，就是要中日條約好呢，還是把德國的權利讓給日本好。」

這確是一個很精明的問題，於是中國代表就暫時退席去討論。及至他們回來的時候，說，「這兩種辦法都是不能承認的。」他們對於日本在這兩種辦法上的意趣，都抱着懷疑；主張把山東——他們自己的領土——直接的送還給他們。這時候威總統已經遇着了窮途，不得不求之於他在巴黎常常主張的新的國際見解，求之於共同的協作了。

「威氏說，……無論用什麼方法解決，而中國和日本將來都是國際聯盟的會員，有這個聯盟就可以保證他們領土的完全和政治的獨立的。就是說，這些事情是和國際聯盟有關係的，中國將得到一種從前所沒有的保護，其他各國也將得到從前沒有的權利。比較的說起來，我們從沒有干預過這些事。但是盟約上是規定，凡影響於世界和平的都是關係於國際聯盟的事情，所以提出這層，使大家注意，乃是一種友誼的行爲，並不是懷着惡意的。他已經預備在國際聯盟理事會和代表團裏面提倡放棄各國在中國所佔有的特殊的地位。日本也曾宣言贊成這種辦法。將來要有一個裁判機關來主持這些事情。這樣一來中國的利益就不至於被漠視了。如果列強不能滿足中國現在的要求，這種辦法，就是將來保全中國的一種要素了。威氏乃請中國代表把這件事情考慮一下。」

顧氏以極誠懇的言辭答覆說，「我此時不能斷言中國國民贊成何種辦法，但中國政府的政策，卽欲與歐美及日本通力合作而已。但是，如果使他們不能得到正義，則中國要被迫在日本勢力之下了。有一部分人深信亞洲人的亞洲之說，主張極端的與日本協作。但中國政府深信西方各國主持正義，而中國的將來亦端賴於此。如果不能得到正義，則將來的反動是很大的呵。」

舊條約的糾纏

威總統回答說，各國都感覺得舊條約的糾纏的困難，從前的義務，是不能夠不盡的，想免除困難，只有各國合攏起來去求正義而已。「顧氏說他深信防患於未然，實較勝於事後的補救。一切危害將來永久和平的不幸的契約，最好都把他取銷。」

「路德喬治說，大戰的目的不是那樣的。這次大戰是爲東方而戰也是爲西方而戰。中國也是因爲勝利才得着保護；如果德國打

勝了，她要得山東或北京也是可以的。武力主義之於中國，早已萌芽了。那些日本加入的契約，都是在需要日本幫助的時候才訂定的。他雖然不敢說沒有這種幫助這次大戰就不能勝利，但是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的援助，膠州斷不能奪得回來。那條約是很嚴重的，英國不能夠轉過來向日本說「好了，謝謝你的厚意。我們需要你的援助，你已經給我們了，但是現在我們覺得我們所立的條約是不好的，我們不必去實行他了。」路德氏又說他於各種條約裏面，都極力求保護中國的地位。在國際聯盟中若中國受壓迫，他將預備協助中國，使不致受壓迫之害。中國民族有偉大的歷史，而前程更未可量。然而中國不能像荷惠格（Von Bethmann Hollweg）一樣，把那些條約當着不需要的時候就看作被人投棄的廢紙一般的。」

「克利孟梭說，路德喬治說的話與他的意見相同。」

「當此千鈞一髮之時，威爾遜總統遇着了最大的困難了。因為此時意大利的戰爭正在激烈的時候。四月二十三日威氏把處置阜姆問題的勇敢的通牒發出，次日意國代表團由巴黎返國，欲擊肘或破壞會議。當此形勢非常危急的時候，而比國代表團力爭求決的賠款要求，態度至是愈形強硬。他們於高等會議中既無位置，又恐英法朋分德國，置比國於不顧，所以憤激起來。當時這個會議眼見得就要破裂了。日代表正當着這個危急的時候（四月二十四日）發出一封由日代表西園寺署名的專橫的函件，要求這個問題之確實的解決……不能再事遷延。」

這時還有什麼辦法呢？

威氏自知此時如果要極力為中國求正義，則須迫英法兩國取銷與日本締結的協約，可是即使這件事能夠成功，日本一定要退出和會的。

他對於日代表所說的話和已得到政府的命令，都覺得可信了。威氏曾對我說，「他們不是恐嚇我們的啊，如果我們不答應給他們所要求的東西，他們一定要退去的。」

日本退出和會的危險

日本退出大會，不單是使他脫離了國際聯盟，而且實際上要使和會破裂。因為此時意大利已經退出，比國態度異常強硬，和會已經有動搖之勢了。這麼一來，和會與列強聯盟的勢力頓形薄弱，使德國得即時乘機拒絕簽字條約；而蔓延全歐之工業恐慌的勢力，將壓迫法國或意大利，而且激動了歐洲的鮑爾希維克黨的分子，意外事情愈益增加，無政府的狀況更蔓延各地了。

四月二十五日出席者祇有威爾遜總統，路德喬治及克利孟梭

三氏，於是此問題又復提起。克利孟梭提出三件公文：第一件就是日代表西園寺要求速予解決此問題的；第二件是專門家委員會（美國代表為威廉氏 (E. T. Williams) 法國代表為葛德氏 (Jean Gout) 英國代表為麥克雷氏 (Ronald Maclay) 的報告，略謂『日本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對於中國較之按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八年的中日協約的基礎為有利，因為兩者都於中國有很大的妨害的；』第三件就是中國提出的新要求，這裏面有以下四個提議：

一，德國的權利，由五國歸還中國；

二，日本於一年之內離去山東；

三，中國允償還日本於攻擊青島時所用之軍費；

四，中國開放膠州灣全部為商港，設立居留外人之特別區域。

威爾遜總統說，『這個問題差不多和意大利的問題一樣的難解決了。』於是又問『英法兩國是否不能不贊成把膠州山東讓與日本。』

『路德喬治說遲早都是這樣辦的了。』

『克利孟梭也表示同意。』

但是此時路德喬治說貝爾福 (Balfour 英代表) 已曾依威爾遜氏所提出之辦法建議『當我們不能不將德國的權利讓與日本的時候……應討論日本交還此項權利與中國的條件。這種的建議卽足以對付日本的驕氣了。』

威總統於是又重提他的舊建議，主張各國取銷在中國所得的權利。他說『日本願與列強討論這個問題。』如果各國都取銷，日本也一樣取銷。他說『他的目的是想除去中國的束縛而已。』路德喬治當時表示反對，說『這種辦法英國政府是不能贊同的。』

路德喬治又說『我們不能允許他國在揚子江流域共同協作，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充足的資本去發展的緣故。我們所以不能這樣辦，是因為我們要允許日本加入。』

威氏乃請貝爾福與日本代表團磋商；同時向各方運動，希望得解決困難的辦法。威氏乃於四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委員團會議，請國務卿蘭辛氏往見日代表。是日，蘭辛氏與美國遠東事務顧問威廉氏訪珍田子爵。據當時談話的記載，珍田子爵仍堅持完全實行對華協約，態度較在四國會議時愈形強硬，珍田子爵並毅然對蘭辛氏說『日本代表團已得政府的訓令，德國的權利，倘非讓給日本，則日本代表團是不簽字和約的。』

最後決定的三天

四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這三天是山東問題戰爭之決鬭的時

期了。

貝爾福氏會與牧野男爵會商,通告三國說明『關於日本態度之決定』。

『威爾遜總統說,他會對美國代表團,自述他的意見如下:倘日本將來把山東膠州,歸還中國,而放棄一切主權,祇要求經濟上的權利,放棄一切軍事上的權利,則余以爲此種還歸條件,較勝於被德國所領有。』

直至四月二十九日最後決定的時候,威總統極希望得較寬大自由的解決辦法,著者(巴克爾自稱)當時常在威氏左右,深知威氏留心此問題。他會囑我向中國專門家及美國專門家威廉氏洪貝氏(S. K. Hornbeck)搜集某種之報告,於四月二十九日之嚴重的三國會議前交出,威氏即將材料及地圖等,小心的去考察。

按照那天我的日記,上面寫的是:『威總統的同情心在那方面,可以無疑義的了。他是爲中國人的……威總統歷述全部問題如何受舊條約所束縛,英國如何自己覺得受了日本的約束,比利士如何以意大利退出和會而態度強硬,日本的決裂不獨推翻和會,而且破壞了國際聯盟。』

威總統深知美國輿論,對於日本這種的退讓,必定反對,而威氏的委員及專門家亦皆堅持不可。博鯉士(Bliss)將軍的評判,素爲威爾遜總統所崇信,博氏那一天,亦致函威氏,反對那種『放棄中國的民主政治而代以日本普魯士化之軍閥主義的勢力』的計畫。

威總統知道大概美國的輿論,一定是反對他的了。所以他在三國會議中和日本代表前說:『他很難漠視美國的輿論,而允許任何部分的解決辦法。他欲求一使他贊同之適當辦法,美國輿論,對於租借地的讓與,是絕不贊成的,他不能不向日代表據實具告,他欲探取各種意見,以期得一解決之道。目下情形如此,苟日本力持行使非常的權力,更進而言之,苟讓與日本的權利,超過德國從前所有者,則更加困難了。』

日本所承認的辦法

日本乃於四月三十日晨,發表他的確實的和最後的宣言,此項宣言乃一種附帶的聲明,並非屬於條約之一部,三國會議關於此事的祕密記載殊屬重要,茲將其全文引錄於後:

『日本代表團爲答覆威爾遜總統的各問題起見,特宣言如下:日本的政策是:將山東半島全部主權歸還中國,惟保存以前讓與德國的經濟特權,及其在青島依普通條件設立租界的權利。

路主祇用特別警察保護運輸上的安全並不用作其他目的。此項警察用中國人組織，至於日本教練官則由鐵路董事會選派中國政府任命之。』

『珍田子爵更明白解釋末節說，如果中國不實行此種協定，——譬如中國如果不贊助日本組織警察，或任用日本教練官，則日本政府得保留追訴一九一八年協定之權。』威總統謂到那時候，日本與中國同在國際聯盟制度下辦事，而日本可派代表出席國際聯盟理事會，若遇此種事情，何不請國際聯盟理事會出而調停。

『珍田子爵謂此案即使送到國際聯盟會去，然而日本必須保留有根據對華特別協約所得利益之權。中國政府若能忠信篤行，則此問題自然不會發生。但是中國如果拒絕這樣做，則日本不能不求之於協約了。』

『威爾遜總統說他所注意的就是此事。他並不使一種引起困難的形勢發生。美國政府大受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所困迫，日代表亦已知之，此種磋議，以一九一五年五月的通牒爲根據，而此項通牒之交換，其根本則在二十一條要求的磋議中，於政府方面的意見，以爲目下的種種交涉務宜與此事少發生關係爲妙。甚願日本不必援引近數年來之通牒。並望日本政府不以戰爭的恐嚇提出此事於國際聯盟理事會，而求友誼的協商，則理事會可對中國爲必要的提議。』

『牧野男爵說，此爲可能之結果，惟中國國民以善意共同協作，則必無發生之理。至於日本，固然有所希求於對華協約，但仍望不至發生困難。』

『珍田子爵說，所困難者就是：在威爾遜總統方面不承認此種協約爲有效，而日本則承認之。他並希望將來中國不致拒絕履行協約。』

『威爾遜總統說，切不可以他所說的話，解釋作承認中日間所交換的通牒。』

調停辦法於是議定。即將山東問題的解決，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載在和約內第一百五十六第一百五十七和第一百五十八款，規定從前德國在膠州和山東省內的權利，依日本代表團的要求，讓與日本。這種辦法大概是按着各種條約的，幷將日本所視爲她的全權者，完全讓與。其次，日本代表團爲政府訂定自由的協約，規定歸還山東與中國的方法，和繼續保有日本在山東的權利。

假使威總統不顧一切冒險祖助中國的要求，使之即時完全實現，而日本則退出和會，或拒絕簽字和約，亦不能因之使日本於政治上或經濟上脫離中國之外。而我國國民（指美國）與英國亦不致僅因使日本退出山東，遂至與日人宜戰。中國將來唯一的希

望，——威氏不僅注重完全撤消中國內一切的外國勢力範圍——卽在有一堅固的世界組織有一種國際聯盟使此種問題得以和平解決而已。

威總統草就山東問題解決文，親自簽字，卽送了一份給我，我就依威氏的訓令將該文的內容通告美國報界。是晚，復往訪威氏。當時日記（日記第六頁）關於此事之記載如下：

『余照常於六時三十分謁見威氏，彼爲余述山東問題日本解決辦法之全部根據甚詳。彼云事前爲思考此事故至徹夜不能寐。彼所應作之事已盡錯誤，又謂以過去的糾紛觀之此種解決已屬萬幸。現在唯一的希望卽使世界相團結，使日本加入國際聯盟，然後設法爲中國向日本乃至英法俄與夫一切在中國得有租借地之各國求伸張正義。苟日本果悻悻而去，誠恐將發生日俄德三國聯盟之危險，而復歸於從前之均勢主義。彼固知彼之決議在爭國勢必難孚衆望，且將使華人沮喪，日本驕橫，更受違反自定原則之譴責；雖然彼爲謀世界之秩序與組織計，爲使世界免陷於無政府，復歸於從前之軍閥主義計，不得不如是也。』

是晚（四月三十日），我得威總統之請求，往訪中國代表團於呂泰提旅館（Hotel Dutetia）中國代表團本部，從各方面解釋此事。我覺得他們異常失望。他們希望於和會內得完全實現他們的要求，其所以終於失敗的，就是因爲於世界的問題，和其他重要的事情裏還有許多偉大的勢力的緣故。

好了，這個問題的解決於是引起很大的紛擾來；而中國代表於是要通告退出會議了。五月的時候，他們曾訪英國代表貝爾福，要求四國所討論的問題的紀錄，當時貝爾福氏祇給了他們曾經出席會議的紀錄，至於其他祕密的紀錄，則拒絕不與。五月三日之後，中國代表發出許多抗議和批評的文件，要求正義，并請一般有思想的人對於這個偉大而衰弱的中國表示同情；後來因四國拒絕他們以保留條件而簽字和約（時在六月二十八日）他們遂決定不簽字，并發出宣言『把他們的問題提出世界公判』。

這次的解決自然是一種和解的辦法。日本所提出的兩種重要的要求：第一種——於盟約中承認種族的平等——已經完全退讓，並且承認國際聯盟及委任統治的制度，如此則將來可以和各國共同協作。威爾遜總統最大的爭論也就是在這一點了。其次日本最大的要求——中國內從前德國的利益於和約內規定無保留的讓與日本——可謂已經完全勝利了，雖然於四月三十日曾發表過一種解釋和限制這些權利的宣言。

一九二二、十、二五。

修理

〔自來水鋼筆〕〔自來水毛筆〕

■化些須修費

「可變無用爲有用」

本館特聘專門技師修理各種　自來水鋼筆　自來水毛筆　以及鐘表　照相器　留聲機　風琴等不論購自何處均可修理取價低廉修理迅速

諸君如有損壞之件交來「棋盤街發行所」修理定能滿意而去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湖南宋鶴庚指揮葉開鑫唐生智賀耀祖三旅克復武岡，陳嘉祐部要求改編。

●廣東陳炯明復任粵軍總司令。

●特派黃郛籌辦財政會議事宜。

同　十七日

●江西護理省長何爾德受迫離職，蔡成勳因一部分人之要求委李廷玉繼任，南昌九江鎮處因推李相繼罷市罷學。

●京兆人民組織改省期成會，本日成立。

●關稅研究會電各省商會，請將本年擬定在漢口開會之聯合會移京開會，以便共同協議改變中國稅則問題。

●武昌漢口等處颶風突至，江水汎溢，損失頗巨。

同　十八日

●國會二屆常會宣告閉會。

●廣東粵軍總指揮處經總指揮葉舉通電撤銷，陳炯明即任葉舉為總司令部參謀長。

同　十九日

●免署國務總理唐紹儀兼代國務總理，署教育總長王寵惠，署外交總長顧維鈞，署內務總長田文烈，署財政總長高凌霨，署陸軍總長張紹曾，署海軍總長李鼎新，署司法總長張耀曾，署農商總長盧信，署交通總長高恩洪職。特任王寵惠署國務總理，顧維鈞署外交總長，孫丹林署內務總長，羅文幹署財政總長，張紹曾署陸軍總長，李鼎新署海軍總長，徐謙署司法總長，湯爾和署教育總長，高凌霨署農商總長，高恩洪署交通總長。董康為大理院院長，未到任以前，余棨昌代理。派穆湘玥前往檀香山參與太平洋商務會議。

●接收威海衛委員會委員梁如浩等抵威海衛。

●外交總長顧維鈞呈准大總統，用指令

發表俄國部分庚子賠款，擬俟展緩期滿，一律停付。

同　二十日

●免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長顧維鈞兼職，特派張英華充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委員長，任令嚴璩爲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稽核總所總辦。

●以司法次長石志泉暫行代理部務。

●湖南宋鶴庚因收編陳部事宜已了，通電班師回省。

●北京教育部所召集之學制會議於本日開幕。

●京兆，熱河，察哈爾，綏遠等特別區域爲改省問題組織省制促進會發表宣言。

同　二十一日

●閣議通過徐州開闢商埠案。

●廣州各小學教職員因索薪無效，與中等以上各校教職員聯合罷課。

●特任財政總長羅文幹兼鹽務署幣制局督辦。孫堉爲內務次長。

●任李鴻程爲江西陸軍第三旅旅長，鄧如琢爲陸軍第九混成旅旅長。

●勞農俄羅斯代表對於指令停付俄國庚子賠款及中東路將在京開股東會等事向外部抗議。

同　二十二日

●蒙古問題自曹錕電請政府以高在田擔任規復庫倫後，近蒙各特區亦相繼來電請籌備收復蒙古陸軍部特組織蒙疆善後委員會，由總長張紹曾自兼會長。

●山東匪勢猖獗，鉅野縣於本日失陷。

●以蔣廷梓爲鞏縣兵工廠總辦。

同　二十三日

●廣東黃業興軍克復欽州，黃明堂因廉州已被黃強占領，率部敗逃海防。

●張作霖代表袁金鎧在京活動，對奉天交還鹽稅車輛及取消保安司令等均提出條件。

●廣東財政廳向中英法等銀行進行市政借款二百萬。

同　二十四日

●公府顧問諮議等人員，因徐世昌前在任內挪用彼等薪水，擬向法庭控訴。

●日外務省照會我國駐日代辦公使，宣言日政府決定十月以前將沿海洲軍隊全部撤去至保護僑民當另籌措置，再北滿日軍之撤退日期，當俟中國軍隊能擔任保護僑民爲斷。參陸處已電三省軍事當局籌獲，

同　二十五日

●發行十一年八釐短期公債，以一千萬元爲額，利率週年八釐，每年付息兩次，分五年還淸，委託總稅務司保管，按照七年短期公債同樣辦理，所有還本付息基金，指定由庚子賠款展緩期滿之停付俄國部分賠款項下按期撥付。此項公債按照票面每百元實收現洋九十元。

●粵漢鐵路工人罷工風潮，自本月八日

爆發後久未解決，京漢南段工人及武漢各工團皆將繼之罷工，以爲粵漢後援，由粵漢局長王世堉邀京漢南段辦事處處長馮澐向工人調停，得交通部發電許可，依從工人要求，並釋放被拘工人，革除監工員張恩榮苗鳳鳴二人，工人允次日上工，風潮全平。

●任命馬鄰倫爲教育次長，未到任以前着鄧萃英暫行代理。

●長春日俄會議破裂。

●外交部函致俄代表團，催撤外蒙俄軍。

同　二十六日

●廣東黃明堂完全失敗，高雷欽廉軍事結束，黃強回省。

●政府向比國銀行舉小借款二十萬，即付國會經費。

●任李根源爲航空署督辦，農商次長羅家衡辭職，仍就議員，以楊熊祥繼任。

同　二十七日

●王永泉電致李厚基，勸交出軍民兩政，即日離閩。

●上海各省律師及法政學校所組織之全國司法會議於本日開幕。

●特派王寵惠兼充政治善後討論會會長。

同　二十八日

●上海修改稅則委員會開末次大會，所有審定進口物價事宜完全終了。

●四川省憲籌備會開會，議決自十月二十日起開始起草四川省憲法。

同　二十九日

●許崇智黃大偉等進兵閩邊，通電聲討李厚基。

●交通部與吳佩孚協議撤消京漢南段監收處，以後該路收入統歸交部，直軍餉項，由部負責撥付。

●楊森所部自川戰失敗，退入鄂境後，原議改編成師，駐鄂西歸孫傳芳節制；近以楊部有不願改編者，決分批繳械資遣回川。

同　三十日

●國際聯盟三次會議終了，中國以二十七票繼續被選爲行政會非常任會員。

●逃匿北京使館界日本兵營之安福禍首王郅隆，曾毓雋，梁鴻志等三人潛行出京赴津。

●交通部布告增加郵電費。

●閩南自治軍本日克同安，擬向省垣進攻，福州震動。

●北京教育部所召集之學制會議閉會，計議決學制系統改革及省縣市行政機關組織等案。

●山東省長王瑚辭職，以熊炳琦繼任。

十月　一日

●湖南省長選舉總事務所通告趙恒惕當選湖南省長。

●全國商會代表所組織之全國商約研究會於本日在京開成立會，當推張維鏞爲會長，王文典，王觀彤爲副會長，此會將爲國

內務人對內對外之永久機關。
●由湘南退出之滇軍朱培德奮進占桂林，自治軍渠事堂退出。

同　二日

●徐樹錚在福建延平結合旅長王永泉，與許崇智聯絡通告設立建國軍政制置府，不日移駐福州，限李厚基二十四小時內退出。
●接收威海衛中英會議在威海衛開會。
●任董康兼司法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未到以前胡詒穀代理。

同　三日

●四川軍事善後會議開預備會。
●外交部咨駐京各國公使新修稅則定本年十二月一日起施行。總稅務司亦佈告十二月一日起照新稅則徵收。
●派孫丹林為揚子江水道討論會會長。趙錫恩參與太平洋商務會議。

同　四日

●李廷玉因江西人反對甚烈，本日離省長職，以印花交督署，蔡成勳卽宣布自行兼理省長事宜。
●外交部俄事委員會開會，議定：(1)庫恰撤兵俟越飛病愈卽開談判；(2)承認勞農須俟庫恰撤兵問題解後決再議；(3)俄國侵犯松黑兩江航權，我預備要求五項，計：甲，賠償損失；乙，歸還扣留軍械；丙，中國軍艦及商船航行，不許制限；丁，免負責艦長職；戊，向我國道歉。

同　五日

●內閣總理王寵惠外交總長顧維鈞，財政總長羅文幹教育總長湯爾和辭職未准。

同　六日

●沈鴻英在贛南發出通電，卽日班師回桂。
●廣東陳炯明因許崇智退入福建後，頗為活動，特派洪兆麟為總司令，尹驥為總指揮，出兵援閩。

同　七日

●裁撤安徽督軍；以張文生為定威將軍，入京供職，派馬聯甲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
●令褫奪陸軍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王永泉官職勳章，通緝嚴懲。
●隴秦豫海鐵路督辦施肇曾辭職，以張祖廉署督辦。

同　八日

●四川劉成勳向軍事善後會議辭職。
●廣西劉鎮寰自四日誓師出征後，大河一帶相繼收復，本日由白沙進佔籐縣。
●川鄂和議除繼續劉湘前約外，加入劃界清匪諸條，卽由劉成勳派員與孫傳芳共同簽字。

同　九日

●派陸徵祥為國際保工會委員，段書雲兼辦徐州商埠事宜。
●內務部總長孫丹林以該部警政司長

王揚濱經手販款無弊拘送警廳轉送法庭嚴辦。

●湘南陳嘉祐部譚蒙一團因不願改編遣散。

同 十日

●北京蔡元培等乘國慶紀念舉行國民裁兵運動大會計到天安門會場者七萬餘人，列隊游行者三萬餘人，黎大總統自西苑舉行閱兵典禮後，亦到場演說。

同 十一日

●六年國會舉行三屆會議開幕禮，大總統，國務總理國務員全體出席，護法派議員略有爭執，即散會。

●浙江盧永祥通電自辨對徐樹錚在閩起事，毫無關係。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濟南開會。

同 十二日

●粵軍黃大偉李福林乘李厚基部在水口拒王永泉，省城空虛之時，入占福州，李厚基逃入日本台灣銀行轉至軍艦，即被海軍監視。

●張作霖派員與日本人簽定天圖鐵路約。

●山海關京奉路工人自四日起罷工，今日因路局已承認工人要求，議決全體上工。

同 十三日

●福建李厚基部史廷颺反攻福州失敗，所部由海軍收容，運回原籍遣散。

●特派薩鎮冰會辦福建軍務。

●外交部因海參崴日本軍官私將所存軍火售與張作霖，向駐京日使提出抗議。

●內閣因受國會方面非難，向總統上總辭職書，經即由總統退回。

同 十四日

●勞農俄羅斯代表答覆外交部請撤庫倫俄兵之照會，表示不能即行將駐庫俄兵撤去，且拒絕單獨解決外蒙問題，責中國政府袒護白黨。

●北京七十二團體聯合請廢除治安警察條例。

●德國哲學家杜里舒來華講學。

同 十五日

●特任薩鎮冰為福建省長。

●江西撫州南城常德盛所部兵變。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斯密那人民遭火刼，慘殺異常惶恐。

●英國政府大增君士坦丁堡之軍力，並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希臘共同擔任中立區域之防務。今日又發表宣言向殖民地乞助。

同 十八日

●英國輿論不贊同政府用兵近東。

●法國撤退在恰那克中立區域之駐兵，不願與土開釁，意國態度亦同。

●國際聯盟會議允許匈牙利加入聯盟。

同　十九日

●英政府派外交大臣寇仁赴巴黎會商近東時局，謀和平解決之方法。

●英殖民對於政府乞助派兵近東之態度，除印度外大都允從，惟責任僅限於保護中立區域。

同　二十日

●英國輿論反對政府近東政策，愈形激烈，內閣有搖動之象。

●日俄長春會議雙方意見不一，暫停進行。

●美國發表宣言不加入近東漩渦。

同　二十一日

●君士坦丁堡附近及瑪爾馬拉海兩岸之中立區域現由英將哈林頓獨力防守。

●巴黎近東時局會議已有結果。

●中立區域地帶土軍時有侵犯，形勢甚危。

同　二十三日

●俄國通牒謂俄國不能承認開放他大尼里海峽任各國戰艦通過，且不承認英國管理海峽。凡未商諸俄國所施行之任何新制，俄國決不承認。

●巴黎會議已決定請土國參加和會之請書，允土國回復東答臘斯之主權，且先定期在末達尼亞舉行軍事協定之會議。

同　二十五日

●日俄長春會議業已決裂。

●君士坦丁政府告知凱末爾，豫備辭職讓賢。

●國際聯盟議會通過議案將理事會非常任委員增加二人，合為四人。

●波蘭與奧國訂立經濟條約，在華沙簽字。

同　二十六日

●英國請土軍退出中立區域，凱末爾已有覆文不認有中立區域。

同　二十七日

●希臘海陸軍全體要求希皇讓位太子，國內起革命風潮，政府辭職。

●俄國又有牒文要求近東和會加入俄國烏克蘭喬治亞三國。

同　二十八日

●希臘各處駐軍相繼加入革命方面，希皇讓位於太子。

●土軍騎兵尚在中立區域繼續進行，哈林頓又以措詞和緩之信函送交凱末爾。

同　二十九日

●凱末爾致哈林頓覆書願與哈林頓會晤。

●法使波益龍已將近東和會請書賚交凱末爾。

同　三十日

●聯盟會已舉定理事會非常駐委員六人，巴西西班牙烏拉圭比利時瑞典中國當選。

●希臘新內閣成立，以克羅基達斯氏為

首相。

十月 一日

●奧國已得有借款六千五百萬金克朗，由英法意捷克斯洛伐克四國擔任其百分之八十。

同 二日

●俄國通牒英法意三國，抗議英國艦隊封鎖海峽。

●敍利亞高等委員今日與安哥拉代表簽定復開敍利亞與安那多利亞間各種關係之合同。

●安哥拉議會准發停戰之令。近東方面已實行休戰。

同 三日

●協約國司令與土國代表伊斯梅將軍在末達尼亞舉行休戰會議。

同 四日

●萬國職工會聯合會自稱代表勞工二千萬人定十二月十日開世界和平會議。

同 五日

●土國發出答覆協約國請書之文：允參加和會，惟要求俄國喬治亞烏克蘭亦須列席。

同 六日

●英外交大臣寇仁因末達尼亞會議未能順遂進行，復赴巴黎磋商辦法。

●希臘威祿瑞祿由英國至巴黎，期再邀協約國間之眷顧希臘。

●捷克斯洛伐克總理皮恩士已卸職與史維拉氏，已則仍任外交。

同 七日

●寇仁與法意代表商妥恢復末達尼亞之辦法，故末達尼亞會議復開。

●美國哈定總統命財政總長實行對外船之禁酒律。

同 八日

●希臘政府決計讓出東答臘斯。

●俄國政府決議不批准烏奮赫特與克拉斯新訂之約，因英國不承認俄國在近東平等之故。

同 九日

●萬國航務委員會會長會今日在倫敦開會，有十三國代表與席。

同 十日

●末達尼亞會議今日議定休戰條約，即行簽字。

●波羅的海各國外交總長將對外政策問題完全商妥。

●賠償委員會舉巴爾都氏為會長。

●英國與阿拉伯東部之伊拉克國（Irak）簽定聯盟條約。

同 十一日

●愛爾蘭臨時國會通過自由邦憲法。

●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開議商約。

●波羅的海各國會商裁減軍備會議，未有結果，將於明年一月再在里加開會。

同 十三日

◉土軍已開始退出中立區域。

◉賠償委員會開議，繼續討論英國白拉保爵士所提准德國五年內暫不付現之議案。

◉阿根廷亞爾維亞當選就總統職。

◉英國政潮漸烈，各黨黨魁近日俱有演說。張伯倫演說為政府辯護。

同　十五日

◉希臘撤退東答臘斯之駐兵。

華安合羣保壽有限公司

純粹華商組織西洋專家管理

(一)看！
個個人的兒女，
都似這般的可愛模樣：
那女孩是天賜安琪，
這男孩是石麟天降。

(二)天賜天降，
令那些為父母的靈心撫養；
須知道他們似姣花嫩蕊柔苗脆葉
經不起一點兒雨雪風霜，
缺不得一天培養，

(三)缺不得一天培養，
這是愛子女者應有的思想；



他們的前途在你們肩上
為母的時操着保抱的心腸，
為父的擱着這「家担」要挑來穩當。

(四)家担要挑來穩當！
不但衣食住教育婚嫁，
必須要一樁樁籌劃周詳，
并且要防備着為父者有意外的當兒，
免了空手的將「家担」兒候擱在孩子們母親肩上。

(五)「家担」到了孩子們母親肩上，
試料是何等的悽楚時光！
鵠衣菜色啼飢號冷，
懊悔着男子一時大意，
未想到思患早提防。

(六)思患早提防，
請想一個十分的可靠良方！
置產麼？必要有盈虧；
儲蓄麼？萬一竟遭不測，
有不及集成鉅款的恐慌；
再三思想，再三思想，
保壽乃唯一良方。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
分公司全國各大城鎮

THE CHINA UNITED ASSURANCE SOCIETY, LTD.
The only purely Chinese Assurance Company under up-to-date, Western expert, management